

十月號

夏潮論壇 9

探討的、批判的、進步的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十月出刊 第一卷・第九期



加強黨外團結 堅持民主理想

—訪「聯誼會」幹部

論國民黨的選舉陽謀

台大學生運動三十年回顧

在愛荷華訪陳映真

誰殺了艾奎諾？



迫害學術自由的又一例證

——評黃爾璇解聘事件

自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黃爾璇解聘事件經報紙揭露後，各界咸以為，這又是國民黨迫害學術自由的又一例証。經多日來各方的查証，果然這又是一政治迫害事件。

歸納起來黃爾璇解聘的真正最基本原因，乃是黃爾璇在課堂上所持政治學觀點與當權派不合，經「校園間諜」的密報，為情治單位復悉。所以，在「高雄事件」後，在「疾風集團」所掀起的法西斯白色恐怖中，黃爾璇就成為在東吳大學被攻擊的目標。只是在各方壓力下，「高雄事件」沒有進一步株連，黃爾璇也和其他學校被攻擊的開明教授一樣，暫時保住了教席。可是，自此黃爾璇的名字並未能從法西斯的黑名單上抹去，而種下了今日解聘的禍根。

基於對黃爾璇的「成見」，有關方面又將三件東吳政治系學生的「思想問題」栽到黃爾璇的頭上。

一是認為政治系學生出版的班刊「蓄艾」是黃爾璇幕後策動，而在「蓄艾」中學生發表了對選舉、憲法、獨裁等問題的看法，有關單位認為「不妥」，而導致訓導處下令禁止全校各系各班之班刊。

二是政治系學生發行之「東吳政治月刊」，出現黨外雜誌「深耕」的廣告，在法西斯的字典裏，民主就是黨外，黨外就是台獨，台獨就是共匪，因此引起了訓導長、總教官（後面還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向文學院長兼政治系主任的杜銜之要求處分學生，然所求不遂。於是，在黑暗中的那隻「看不見的手」四處黑函，攻擊月刊的主編同學，並殃及黃爾璇。

三是政治系學會為二年級同學見習民主政治，而安排台北市議會旁聽活動，由系會學藝組向市議會交涉，因旁聽需議員引介，而找到謝長廷議員作引介人。不意有學生在議員質詢時，情不自禁的在旁聽席上鼓掌，更不幸的是鼓掌當時的質詢議員屬黨外。於是，市議會和東吳校方不問黃爾璇是否在場，即指控該年級導師黃爾璇領導學生為黨外議員鼓掌。

根據我們所知，黃爾璇屬國民黨籍，且前三項「指控」全屬子虛烏有。真正的原因只是黃爾璇不願曲學阿世以逢當權派之惡而已，或言其為國民黨內的開明黨員。

再者，即使三項「指控」屬實，也不能構解聘的「罪狀」。因為在一個法治社會中，人民的言論思想有憲法明文的保障，政治系學生的班刊完全合法，主張民主，維護憲法，反對獨裁，是民主國家的常識，

也是中華民國的國策，又何罪之有？「深耕」既是合法登記而發行的刊物，「東吳政治月刊」願意接受其廣告，亦完全是合法行為，難道今天政治系的教育必須要求謝長廷引介旁聽質詢，謝長廷也有權引介東吳學生，也是人民合法選舉出來的民意代表，東吳學生有權要求謝長廷引介旁聽質詢，謝長廷也有權引介東吳學生。或言鼓掌，在立法院中向孫運璿院長的答詢鼓掌者多矣，為何在市議會不可為黨外議員的質詢鼓掌？

不准登黨外廣告，不准鼓黨外掌，我們要請教法學界前輩解聘黃爾璇的東吳前校長端木愷先生，這又是根據中華民國法律的那一條？難道先生所學所事不在為天下之平，而只是為那隻「看不見的手」作工具嗎？以先生之德高望重，以先生頤養天年之際，竟以老邁之軀扶同為惡而負天下之耻笑，雖然其中可能有委屈，但我們還是為先生不值。

歐洲學術不能自由獨立其來有自，因為在教廷獨霸歐洲之下，大學本是傳教士的培養所，一切的學術教育必須為教廷服務。希臘時代燦爛一時的哲學至中世紀亦成「宗教的婢女」。所以，西方學術自由的觀念發展較遲，至十九世紀才漸發達。

但中國不同，除了秦代的焚書坑儒和指鹿為馬外，即使在專制時代，對學術與教育也不能不維持一定的尊重；即使獨夫之心再專橫自肆，明知讀書人奉孔子為「素王」，也就是在現實政治的權勢之外樹立一獨立的道德規範，但也不能不維持對至聖先師孔子的祭祀。

中國的學術教育，從設五經博士起，都是與中國的歷史文化相聯繫的，富有強烈的人文思想，甚至所謂修、齊、治、平更與政治有密切的關係，因此，學校成為清議之所，而議論朝政，月旦人物，是為近代西方所謂之「大學是社會的良心」。有明一代，嚴嵩可以權傾朝廷，但是天下之是非在東林！

在專制統治下，中國也不是沒有迫害學術的事實，然多為末代王朝速求敗亡之道。

中國對學術獨立和自由的尊重，直至民國初年的軍閥，猶不敢輕言對讀書人任意迫害，在軍閥治下的北京，猶有蔡元培當校長的北大。至中華民國憲法公佈，講學之自由為憲法第十一條明文保障。

唯自國民黨控制一切以後，自以為「權力即真理」，肆意迫害學術，在他們不能完全控制的大學裏，對不能解聘的學者教授，竟出自暗殺的手段，如楊杏佛、聞一多；甚至學生就寢之時，會有「暴徒」潛入宿舍槍殺學生領袖。

國民黨遷台後，憲法公佈了，但却被視為「牛毛」、「雨傘」之類，所以雖未聞再公然暗殺學者教授，然「失蹤」之事仍不乏，如台大文學院長林茂生「失蹤」至今，下落不明；「解聘」之事更是頻傳，以台大為例，歷年來為人所周知的遭政治迫害或解聘的教授就有：鄭學稼、殷海光、陳鼓應、趙天儀、王曉波、蔡式淵，其中「台大哲學系事件」林連最廣，遭解聘之教員竟達八人。台大還是台灣最自由的學府，其他學校更可想而知。

學術教育實國家民族命脈之所繫，一時之政治腐敗、社會黑暗，如有獨立之學術自由，國家民族仍留有下一代之生機，倘學術之獨立與自由亦遭現實政治破壞，此即「黑暗時期」之來臨也。

在專制統治下，我們也許一時無可奈何於國民黨對學術的迫害，黃爾璇事件只是迫害學術自由的又一例証而已，但無論如何，任何迫害學術的政權都難逃將來史家的千古罵名！

目錄

政治經濟

19	16	13	12	6
遺臭晚年	脫黨·爲了做更好的民意代表	北縣黨外後援會艱苦推動記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各地選情：
訪前省議員張貴木先生			訪費·希平委員	第一選區後援會的暴風暴雨
				第二選區黨外形勢巨變
				第三選區許榮淑將有驚無險
				高雄選區黨外推出四龍一鳳
				第五選區余陳月瑛餘威不減

社論

4	4
評黃爾璇解聘事件	迫害學術自由的又一例證
天理何在？	
國民黨向陳映真統戰乎？	
李崇道是否因母獲罪？	
可怕的建議	

／孟絕子
／黃沙城
／何文振
／本刊編輯部

／本刊編輯部

發行人／柯水源
社長／黃溪南
總編輯／蘇逸凡
執行編輯／楊 榮·康 雄
採訪編輯／洪 鯤·陳莫愁
業務經理／唐 樣

法律顧問／江騰堅·湯金全
廣告顧問／進步廣告小組
編輯部／台北郵政第29-247號信箱
電話：(02)9151887·9142941

對撥帳號／555202 黃溪南
零售／國內每册新台幣50元 國外每册美金2元
長期訂閱／國內：全年12期500元 半年6期280元
國外：航郵全年歐美地區美金30元
亞太地區美金26元
港澳地區美金20元

印刷所／翹豪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萬大路640巷30號

發行所／台北市泰順街59巷10弄12號4樓
北美洲代表／MR. JAMES NING
106 ROOSEVELT BLVD.
FLORHAM PARK, N.J. 07932
U.S.A.

美西聯絡處／MRS. San San Chen
2627 Hillegass # 104
Berkeley Ca. 94704
U.S.A.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誌第3474號
中華郵政台字第0791號執照登記爲新聞紙類

台北總經銷：
百全書報社 電話：(02)9245210
各地經銷處：
宏恩書報社 電話：(032)280212
國華書報社 電話：(034)559853
大華文化服務社 電話：(035)228054
英華書局 電話：(037)320810
台中書報社 電話：(042)333363
嘉聯圖書社 電話：(052)324581
永茂書報社 電話：(062)234339
天和書報社 電話：(07)3829975
環球書局 電話：(087)323071
民生書局 電話：(039)323765
國民書局 電話：(039)543743
花蓮文具店 電話：(088)322941
紐約書局 電話：(089)322267

本刊文章歡迎轉載，但請註明出處。

海外訂戶請注意！
美金支票抬頭請寫
夏潮論壇社

夏潮論壇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十月出刊

第一卷・第九期

藝文

76

暖溫流過我欲泣的心

——在愛荷華訪陳映真

／蘇維濟

歷史與思潮

74

日據下台灣史年表

／葉榮鐘 編・李南衡 編註

72

徘徊大陸知識界的「怪影」(三)

——對馬克思的「手稿」的爭論

／鄭學稼

67

國共兩黨與學生運動

／John Israel 著・魏 銘譯

世界之窗

62

誰殺了艾奎諾

／美 玲譯

環境與公害

60

公害短訊

／本刊編輯部

53

國民黨的選舉陽謀

——我們對選舉的批判

／座談・劉一德整理

49

官員是皇帝，人民是罪犯？

——談台南市政府對付攤販的手段

／張 明

44

論台灣黨外民主運動的策略問題(下)

／林一平

40

「大右派」林希翎的故事

／丁冬聲

34

台大學生運動三十年回顧

——訪賀兆雄談東沙游島海難事件

／李 綠

31

誰來為漁民補破網？

／本刊編輯部

30

警總與流氓

／胡秋原

- 林濁水：我們需要黨外全面結合
- 邱義仁：新生代應往下紮根
- 周伯倫：聯誼會應把矛頭朝向國民黨
- 謝長廷：聯誼會可以扮演文工的角色
- 劉守成：在「民主」的前提下進行團結
- 鄭南榕：我們不要當跟屁蟲
- 林正杰：除了壓力，還要使人信服
- 蘇逸凡：透過聯誼會學習民主生活

20

加強黨外團結・堅持民主理想

——「黨外作家編輯聯誼會」幹部談聯誼會的目標與功能

／本刊編輯部

文季

第3期
已經出刊!!

陳映真最新小說「山路」

李南衡小說連作 · MADE IN TAIWAN, R.O.C.

《評 論》 王曉波 · 台灣文學裡的中國意識

《評 論》 莫靈平 · 木石前盟 · 林黛玉的身世之謎

《散 文》 何欣 · 胡風的霸氣與骨氣

《散 文》 郭風 · 尋求一窗燈火

《傳 記》 葉榮鐘 · 葉榮鐘先生回憶錄

文季雜誌社 · 社址：台北市木柵一支一五五號信箱 ·
劃撥帳號：五七〇〇〇文季雜誌社帳戶 · 零售每本九〇元 · 訂閱全年四五〇元

鄭余鎮考孫內閣

台北縣唯一黨外立法委員鄭余鎮
請大家來檢驗他的問政成績單!!

台北縣唯一的黨外立法委員鄭余鎮，將他二年半的問政成績，正式向大家報告。精心編輯他立法院的質詢紀錄，出版「問政實錄」三集：

- ① 鄭余鎮考孫運璿
- ② 鄭余鎮考林洋港
- ③ 鄭余鎮考趙耀東

問政實錄第一集「鄭余鎮考孫運璿」，以鄭余鎮五次會期中之口頭總質詢為主，並另輯其他整體性之質詢，合為一書。例如省縣自治通則、行政缺失、中央銀行、整體經建等等問題，收編在第一集。

問政實錄第二集「鄭余鎮考林洋港」，以內政部施政和地方問題之質詢，以及各項有關內政的法律案之審查發言紀錄為主，以環境保護為輔，合為一書。例如：「緊急逮捕權」立法、「槍砲彈藥刀械管制」立法、「選罷法修正」以及「國民住宅」政策等精彩法案發言紀錄，都編在第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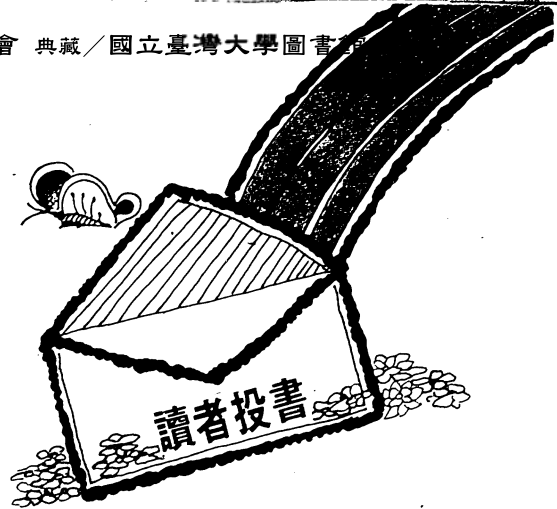
問政實錄第三集「鄭余鎮考趙耀東」，以財政、經濟兩部施政質詢，以及各國營事業預算審查、政府總預算審查等為主。其他不屬第一、二兩集之部會的施政質詢或法案審查發言，也編在第三集。



訂購辦法

總經銷：聯宏書報社
電話：(02) 5620282
直接購買請利用郵政劃撥
595728 鄭余鎮
一次購買三冊以上用掛號寄書
不另加價

全套三書在九月底出版
每冊定價新台幣壹佰元
請向各地書局報攤購買



天理何在？

編輯先生：

近年來接連不斷發生了好幾件偽造護照、身份証，改名變姓，偷渡、潛赴他邦的案子。有經濟犯、有婦女出國賣春、有警官棄保潛逃等，不一而足。

非常令人訝異的是有些人是被限制出境，但却能以假護照舉家出境，有的是正被通緝的罪犯，竟也能以化名潛逃出境，甚至連「王迎先命案」的涉嫌犯——前「高級警官」——詹俊榮也能夠逃之夭夭逍遙法外。爲什麼這些「台灣真正的罪人」能輕易出境？而名小說家陳映真受邀訪美却處處碰壁，而終得拜託國民黨各路人士到處關說，三保六認才得成行。

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是個名符其實的

警察國家。國民黨在對付反對人士有的是辦法：監聽、跟蹤、迫害，無所不來，即使你寫封信給朋友，也有人會非看不可，就是在公開場合約三、五好友小聚敘談，也常有人陪侍在側。但是對這些真正的罪犯，國民黨就變得無能了，真叫人難以相信。不！我決不相信在毫無包庇下他們能公然搭機出境去當外國人，在國民黨龐大的軍、警、特務的控制下，什麼人真有能耐說走就走呢？

爲什麼「林宅血案」一家三口被殺的林義雄在交保期間連到台中去的自由都沒有。而「王迎先命案」中把活人刑求至死的詹俊榮卻能離開台灣呢？告訴我，請告訴我天理何在？

憤恨者

李崇道是否因母獲罪？

編輯先生：

據報載中興大學校長李崇道先生突然宣佈辭職，而且馬上搬離公館。李校長如此不尋常的舉動引起許多猜測，其中一項據說是因爲其母的過世，其兄李政道將骨灰送回大陸，高階層爲此非常不高興，因而獲罪。

我們希望這個因素只是記者的猜測而已，以一個堂堂政黨，怎可以爲「骨灰」的落葉歸根而怪罪？這種事傳到國外，豈不是要被當笑話談？國土分裂，多少家破人亡，國民黨要負多大責任？多少人抱著相忍爲國，不願苛責，如今國民黨居然要計較起死人的事，這是什麼樣的體統？死人能當「共匪」

嗎？如果不能，「骨灰」回大陸應不算「投共」，因此奉勸當局也就不必計較了！何況李老太太因有傑出的兒子，才有幸得以「落葉歸根」，像我等小民，不要說回去見爹娘，連神遊歸鄉的夢都不敢做，怕戴紅帽子啊！

希望當局盡快對李校長的去職有所說明以正視聽，否則外間以訛傳訛，受害的將是誰？

外省郎啟

國民黨向陳映真統戰乎？

編輯先生大人鈞鑒：

十月二日中國時報文學獎揭曉，小說家陳映真以「山路」獲得小說推薦獎、獲獎金十六萬元。這個消息頗令喜好文學的我們訝異。因爲陳映真對此間文工單位敏感度極高，他的小說不斷的寫出台灣人民在政治壓力下掙扎的情境，間接對政治暴力和資本主義有所控訴。在過去各種文學秀中倍嘗「封殺」命運。而今却獲得國民黨中常委大報的「青睞」，國民黨這種「陰晴圓缺」式的大轉變，相信自有它「老謀深算」的道理在。我們意外高興之餘，也不必反過頭來讚美國民黨的寬宏大量的！

陳映真八月獲准赴美參加文學研討會，令人懷疑老K利用他作統戰工具，因爲陳映真在前一陣子「前進」「生根」等「台灣——台灣人意識」論戰中，提倡民族主義「表現優良」，老K內部開明派才對他有「門戶

開放的態度產生，選對於陳映真出國前發表的敏感小說——「山路」，表現出「朝向更廣廣的視野」的胸襟與氣魄。

我們認為國民黨目前對文藝政策的放寬固然有它政策上的考慮，但是群眾意願和時代潮流是國民黨等任何一個專制政權所無法抵禦的，它也曉得在有利的時刻去「疏通」這些被迫害情緒。

因此，我們有二點必須說明：第一、大家不要以為現在「禁忌」消除了，其實主動權還是在老K手上，一旦它忍無可忍，「美麗島恐懼症」隨時會發作。第二、老K們應當睜大眼睛去看一看時代潮流已經走到什麼地方了，不要故意與民衆意願作對，更應適當調適自己法西斯式的「狼來了」情結，否則後果會很悽慘的。

可怕的建議

鄭應舉敬筆

編輯先生：

日前立法委員武誓彭在立法院會上，以大陸選出的中央民意代表日漸減少為由，要求籌謀產生代表大陸各省市的民意代表，以充實民意機關、遵行憲政、維護法統。

當老立委在大談「憲政」、「法統」時，國民黨籍立委黃志達却在向行政院的質詢文書上寫着：「第一屆或第？屆立法委員黃志達向行政院長質詢書」。

國民黨籍的立委自己都不知道屬於第幾

屆了，且第一屆立委的選舉在民國卅六年，當時最年輕的選民今年也已經五十六歲了，當年的選民目前還活着的大概不會超過10%，所以站在立法院說話的老立委的合法性、代表性已經大有問題了。而這位「問題」代表竟然選提出在台灣選大陸各省市代表的提議，真是不可思議，真是噁心。

讀者

謝添時敬上

本刊啓事：

由於年底立委選戰將至，本刊為服務讀者，特加強各地選情報導，提供最新的選情發展。然由於篇幅有限，故自本期起，暫停「華人世界」、「滑望鏡」和「議會走廊」三個專欄，俟明年元月份起恢復。祈請愛好此三專欄的讀者尚諒！

夏潮編輯部啓

夏潮徵求贊助性榮譽會員

夏潮愛大家

大家愛夏潮

“夏潮”又出刊了，開始了再一次的漫長新征，在這坎坷艱辛的征途上，夏潮需要您——需要您的精神鼓勵與財務支持。

只要您一
 捐贈五千元(海外朋友美金二百元)，
 您就成為夏潮的榮譽會員，
 您就可以成為夏潮的永久性訂戶，
 更是夏潮的永恒之友。

榮譽會員郵撥帳號：555202黃溪南 帳戶 郵政信箱：台北郵政29~247號信箱



第一選區

後援會的

暴風暴雨

黨外地區後援會的第一步，在風暴疊起的氣氛裏，終於從台北縣、基隆市、宜蘭縣構成的第一選區順利的踏出這珍貴的一步。

基隆中立·宜蘭團結

第一選區黨外後援會的風潮是和立委的選局息息相關——宜蘭縣黨內、外的對抗是成一對一的局勢，地區後援會便全心全意支持可能唯一的候選人黃煌雄。基隆市的黨外，因本屆暫時無法推出理想的候選人，遂採取中立的立場轉而支持其他二縣的候選人。台北縣是三縣市裏人口最多，候選人最多，選

情最複雜的地區，現任立委鄭余鎮、新人蔡憲崇、康義雄三人的競爭本已非常激烈，臨時又加上一位新人蘇克福，使得地區後援會的重頭大戲，差不多都是由台北縣的成員大唱大吵！

九月二十五日，台北縣、宜蘭縣的黨外後援會分別在板橋市、宜蘭市成立。

宜蘭的氣氛是一片祥和，省議員游錫堃主持下的會議，沒有爭爭吵吵，一致通過由游耀長提案的支持現任立法委員黃煌雄繼續競選連任。並順利選出二十八名代表——宜蘭市的游耀長、高鈴鴻、江仁壽、郭啟榮、田秋董、羅東鎮的游玉麟、簡文亮、李武良、陳富盛、林鴻志，冬山鄉的曾文乾、劉春田、游振亮、謝漢祥，三星鄉的劉煥亮、黃啟儀，蘇澳鎮的陳朝輝、陳瑞選、林茂全、莊金億，五結鄉的林芳雄、賴錦祿、蔡文慶，壯圍鄉的李茂全、尤金地，礁溪鄉的林和國、楊淇川、張川田。

台北縣則是一片混亂吵雜，公推的主席陳金德、到半途就生氣出走，可說是一場候選人鬥智鬥力的大戲。

北縣四路人馬大混戰

現任立委鄭余鎮在會議場上，是堅持黨外的立場，但是平常和地方黨外人士卻很少接近，因此許多地方黨外人士只認定他是60%的黨外。會場上有許多的發言便針對黨外的性質，咄咄逼人鄭余鎮的資格，使得鄭余鎮只在會場上露了幾次面，和支持人馬做了一些協商便走了。

坐過牢也參選過幾次選舉的代書蘇克福，在別人經營選舉幾個月後，突然在籌備會開會前夕，於會場上分發參選意願書，臨時要參上一腿。

康寧祥的弟弟康義雄在會場上，是一付胸有成竹的撲克臉、眼向那邊轉，便見有許多大嘴吧猛向大會吼吼叫叫，他們一會兒大吵黨外資格的認定，一會兒大吵地區後援會應有自主權，參選名額不應受中央後援會限制等等問題。

蔡憲崇的立場最為尷尬，在許多人的心目中，他可能是中央後援會理想推薦的新人，倘若地區後援會的紛爭，導致台北縣後援會無法成立，他豈不是成了千古罪人？因此他盡力和各方人馬協商，一下子和陳金德、鄭余鎮討論，一下子和康義雄協商，讓情勢雖然有爭吵，卻不致造成決裂的局面。

繼陳金德主持大會的何文振，借着主席的機會，帶頭大罵起中央後援會的獨裁，要修改中央後援會對地區後援會組織章程的規定。此時，許多黨外人士因為吵雜不堪，以為一定沒有結果，一下子走了三分之一的人馬。何文振見機要求立即表決，當時由康義雄帶頭的人馬有三十八票全力支持，蔡憲崇的人馬卻只剩下二十五人反對。終於通過否決了「黨外中央後援會」所擬訂的組織章程。

新規定的台北縣後援會，對候選人只願採取「公告」的形式，公告參選人員名單，任由地區黨外人士自行決定支持的人選。對台北縣產生的五十名後援會成員，也採不合

理的分配態度，由四位出馬的準候選人各自提名十名人選，再加十位籌備委員共同組成。

台北縣的後援會總算在多方協調下，痛苦地產生。不過有關康義雄的風雨卻是不斷。台北縣後援會尚在討論、成立的時刻，剛出爐的自立晚報卻登載康義雄親口說要退出後援會自行參選。第二天各大報又登載康義雄要參加立委蘇秋鎮主持的「中國民意諮商委員會」，要代表諮商會出馬，康義雄的政治動向可以說是撲朔迷離。

壁壘分明·針鋒相對

九月二十八日第一選區三縣市一百多位黨外人士，在立法院第五會議室舉行第一個全國黨外地區後援會。由第一選區黨外後援會召集人游錫堃主持，市議員謝長廷指導，監委尤清，國大周清玉、王兆釗及陳庭茂，黨外雜誌代表數人參加。大會公推游錫堃、周滄淵（李信志代理）、鄭余鎮、蔡憲崇、康義雄為主席團成員。

會上，宜蘭、基隆的代表都能協同一致，很少爭論，台北縣的代表卻是壁壘分明，發言的內容可說針鋒相對，爭論不休。康義雄的人馬與蘇克福、何文振等人好像是受委屈者，一再挑戰中央後援會的組織、章程。蔡憲崇、鄭余鎮則步調一致，為維護中央後援會的尊嚴奮鬥。

蔡憲崇推派的周伯倫代表，是中央後援會的核心幹部，一再強調中央後援會基本母法的位階性，並批評台北縣推派代表不夠民

主，卻像秀才遇到兵，不斷遭受反擊，康義雄不願主席團成員的身份台上下理論一番，何文振拍桌叫陣，蘇克福則爭執準候選人的權益。

康義雄、蘇克福怕中央後援會限制推薦人選，會使他們落空，一再強迫要求修改條文。經過一陣協商把原列第一選區黨外人士競選立委後援會施行細則草案上第二條第三款「投票推舉候選人」修正為「投票推舉後選人，認為有需要則徵召候選人」，第五條第三款、第八條第一款也都是在「投票」下加「得徵召候選人」。

執委提名魏益明令人疑懼

最後推舉七位執行委員，又再度激起高潮，宜蘭、基隆都能順利協調出來，台北縣則又是吵吵鬧鬧，使得主席叫停，請台北縣私下協調，最後妥協為四位準候選人各得推舉一名。

七位第一選區執行委員是：宜蘭高鈴鴻、游振亮，基隆周滄淵，台北縣周伯倫（蔡憲崇推）、何文振（蘇克福）、林哥滿（鄭余鎮）、魏益民（康義雄）。

當康義雄提出魏益民為執行委員時，全場熟悉黨外歷史的人物都大吃一驚，魏益民十幾年來，在黨外陣容裏攪起的風浪是一波波，讓黨外前輩們吃足了苦頭，上次林正杰出來選市議員，魏益民的攪局，黨外人士大都記憶猶新。事實上在黨外內部，魏已被視為國民黨的綫民，大家都避之唯恐不及。現在康義雄什麼人不提，竟提了這一號人物，

第一選區後援會以後恐怕要更不得安寧了！第一選區黨外後援會是全國第一個成立的地區後援會，籌組的過程中，候選人為權益興起的大風大浪，不曾斷過，但是最後都能在民主的程序下，順利進行，表現出黨外異中求同的民主精神，顯現了黨外紀律化最尊貴的一面。

第一選區黨外形勢巨變

第二選區應選六名，國民黨提名五人：桃園縣：呂學儀、劉興善。新竹市：黃榮秋。新竹縣：溫錦蘭。苗栗縣：劉碧良。另外桃園縣准許二人報備競選：北區黃正文，南區謝孝德。黨外人：在九月廿五日以前正式表明參選意願的有三人：桃園縣陳一光、張德銘、苗栗縣耿榮水。

由於苗栗的劉碧良和新竹縣的溫錦蘭在上屆立委選舉裏分別獲得十一萬及十萬張選票，在競爭熱烈的選舉裏，他們以地域作號召，仍有當選可能。新竹市的黃榮秋為清大數學教授，三十四歲，是年輕的知識分子，在政治上像白紙一張，容易打扮，輔選容易，只要組織運作得宜應可安全上壘。桃園縣的呂學儀是連任三屆的老立委，有桃農系統、呂氏宗親會及廣大的農民支持，當選已成定局。劉興善是知識份子：政大副教授，在劉家的競選部隊大量金錢的配合下，加上黨

部在桃園縣的十萬軍眷鐵票，他的當選也是意料之中。

由此可見二選區六個名額，國民黨提名五名已篤定當選，剩下一席應該分給黨外了。其實不然，國民黨志在消滅黨外，特准北區黃主文、南區謝孝德報備競選，另外，九月廿五日以前還是國民黨籍的桃園政壇強人張貴木參選意願十分強烈。黨外的張德銘面臨了五馬分屍的命運：桃南同宗張貴木、桃南觀音海綫謝孝德，桃北黨外黑馬陳一光，桃北自由派人士黃主文，加上國民黨提名人：北區呂學儀，南區劉興善。

由於張德銘三年來，疏於和地方基層及桃園黨外巨頭往來，加上康寧祥色彩太重，在黨外的路綫鬥爭裏被劃為康派，甚至有人稱他是「小康寧祥」，而以許國泰為首的桃園幫，當然是走當年許信良的美麗島雜誌路綫。基於這兩點，要桃園幫像民國六十七年及六十九年選舉時，傾其所有的為張德銘抬轎已不可能，所以桃園黨外面臨分裂。

桃園幫巨頭吳仁輔等人權衡局勢，做出了結論：在張德銘缺乏群眾基礎，張貴木堅持不退而桃園幫不情願抬轎的情形下，張德銘一定落選，為了防止國民黨在二選區六席全吃的局面，他們決定「徵召」桃園幫「教父」許國泰出馬上陣。他們的判斷是：(一)接收張貴木的勢力，張德銘知難而退。(二)桃園的大小黨外大團結支持許國泰。

在九月十七日晚上，一個技巧上不怎麼成熟的座談會裏，初步決定由許國泰出馬，在其後驚驚扭扭的一個禮拜裏說服了張貴木

「脫黨」加入黨外陣營擔任許國泰的競選總幹事，而在九月廿五日舉行了「許國泰、張貴木聯合聲明茶會」，「熱烈歡迎張貴木加入黨外陣營」。

事情並沒有擺平：首先，張廖簡宗國會對身為宗親會理事長的張貴木為「外姓」人助選表示意見並轉而扶持張德銘。而張德銘在九月廿七日「桃竹苗黨外後援會代表推選大會」上堅決表示，若被「欺負」，將戰至「一兵一卒」。其次，桃園幫龍潭的大將黃俊民表示了他個人支持張德銘的決心。桃園幫的散兵游勇如梁與堡之流也紛紛散佈對「幫主」許國泰的不滿言論。

目前坊間不利許國泰的傳言是「出爾反爾」：(一)在九·八黨外新生代紫藤廬的聚會裏公開表明支持耿榮水的話還「言猶在耳」。(二)九·一七座談會的前二天還對外表示由簡銘益擔任張德銘競選總幹事。其他如「自毀形象」、「雖勝猶敗」、「叫好不叫座」……等不一而足。

曾經是66年許信良競選縣長執行秘書、67年立委候選人陳婉真、國大代表候選人陳鼓應競選總幹事、69年立法委員許榮淑競選總幹事、70年省議員簡錦益競選總策劃、70年台北市議員林正杰助選員的桃園幫「教父」許國泰，真的是那麼「不智」，那麼「私心自用」嗎？

如果許國泰真的是「私心自用」，那麼他大可按兵不動作壁上觀，任由桃南二張纏鬥，選舉結果，兩張當選，許國泰的聲望水漲船高，二張當選一人聲名無損，也沒有人

會怪他。兩張都落選，正是他出山整頓接收兩張勢力的時機。許國泰捨此不圖，卻在這「非常時期」接受「徵召」加入選戰，明顯的理由是：不忍坐看黨外的「耶路薩冷」桃園的失守。」

國民黨提名五席，准報備二名，已準備在二選區桃竹苗大小通吃，許國泰的參選打破了這個局面：向北斥退了黃主文，在觀音踩平了謝孝德，在中壢市和劉興善互別苗頭。如果施性忠在新竹市參選而江聰仁在苗栗作戰，國民黨各地方黨部為求「自保」，根本不可能有多餘的票配給外縣市的黨提名候選人，而張德銘、許國泰各以不同層次的競選言論配合桃北陳一光、苗栗海綫耿榮水二位文宣高手的呼應，很可能衝出一個新的局面：黨外和國民黨當選比率是三比三。在黨外聖地——桃園，當選四人：國民黨：呂學儀、劉興善。黨外：許國泰、張德銘。在竹苗當選二人：黨內黃榮秋或劉碧良。黨外：施性忠（如參選），否則江聰仁或耿榮水二取一。

國民黨在這次的選舉裏採取了「冷卻」的戰術，早在三年前就通過「動員戡亂時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右手握有政、軍、警、特，左手抓住財、經、文、宣的中國國民黨可以束縛黨外人士的選舉活動，卻無法阻止歷史的腳步。時代的潮流沖過來了，黨外的群雄併起只是新時代來臨的前奏，這次立委二選區傳出的呼聲只是新時代開始的預言。

● 各地選情 ●

第二選區 許榮淑將 有驚無險

這次在第三選區表面上看來雖然也是羣雄並起，但恐怕還是選情最單純的地區了。這次選舉，張春男在牢裏，而黃順興據聞將參加農民團體，因此被一般人認可的純正黨外人士將只剩許榮淑一人。因此一般均認為許榮淑的當選應該沒有多大問題。雖然如此，許榮淑仍不能掉以輕心。

這次在第三選區打着無黨籍旗號出馬的將還有台中市的謝介銘、彰化市的吳天富、台中縣的張哲源，以及彰化縣的洪木村。

吳天富和謝介銘都是所謂蘇秋鎮推薦的人選。吳天富曾任黃石城的縣長競選總幹事，但這次吳的服務處成立時，黃縣長並沒到場，許多地方人士均猜測黃可能不支持吳某的出馬，也因此對於吳某年底的形勢不太看好。謝介銘是「名人」雜誌的發行人，是國民黨籍立委謝生富的堂兄弟，謝生富又是謝介銘的母親養育大的，所以二人關係更為親密。而二人也均出身調查局，所以謝介銘雖然以「名人」雜誌高尺寸的言論而名噪一時，但一般黨外仍難以認同他。不過以其口才，一般預料將可接收另一無黨籍人士劉文雄部份的票源，在台中市也可能挖掉部份黨外

鐵票。他對許榮淑的威脅，主要是他為人手腕，許榮淑台中服務處在台中地方所造成的矛盾，在謝的處心運用下，有部份黨外老輩顯然對許產生離心現象。謝拔了一些許的樁子，但對選票影響不會太大。

台中縣的張哲源經歷多次選舉均告落選，一般對其實力估計不高，所以對許榮淑的影響也很小。

在彰化地區最受矚目的是派系中人洪木村的出馬。洪到目前為止動向還未完全明朗化，但以其財力，再加上派系的支持，如果他出馬勢必大大影響吳天富。

另一個可能威脅黨外人士的候選人，則是國民黨籍商業團體選出的黃志達。黃因為在立法院發言非常積極，有時連黨外人士都為其喝采，導致這次國民黨不予提名。最近地方上謠傳他可能回台中參加區域選舉。如果他真的回去，那麼以其過去幾年在立法院深得民心的言論，再加上其父——前台中市議員黃秋源的實力，黃可能會挖走不少理性的不滿票，果真如此，對許榮淑也將造成威脅。

對於許榮淑來說，上述諸人力量總合起來，仍足以造成相當部份票源的損失，不過一般估計，因為張春男、黃順興不在第三選區，第三選區的黨外鐵票將相當部份轉而支持她，所以結果還是有驚無險。

第三選區的黃順興到目前還未正式宣布出馬，不過以目前他的動靜，再加上他過去所透露的意願，權威人士猜測他應是競爭農民團體席位。黃老前輩曾經一再表示他已不

屑搶國民黨丟出來的雞骨頭，如果這次選舉他出馬，將是為運動而出馬，不是為席位而競選，所以將不重視當選與否。不過黨外人士均認為，以黃老的長期從事農業和其對農業的深刻了解，他應是名符其實的農民代表，所以還是期待他老人家當選，貢獻其智慧熱誠為數百萬日陷困境的農民服務。

高雄市黨外 推出四龍一鳳

八月卅一日國民黨的立委競選名單揭曉——提名軍區外省籍的孫禮光、高雄縣市在地派的吳春雄、由工業團體登記人選中征調王清連代表台南派、征召在地派朱家媳婦暨澎湖女兒的吳德美（現任市議員）。針對著這份名單，黨外大致上也可排出個四龍一鳳的應戰架勢——開除國民黨籍的張榮顯、反對黨外有主流的蘇秋鎮、黨外主流派的張俊雄、黨外溫和派的王義雄及蘇秋鎮助選大將郭繩麟的千金郭麗莉。澎湖同鄉會理事長許嘉生在遭狙擊受傷之後，仍十分熱衷于年底選戰，他堅決排斥吳德美，也不排除自身代表澎湖派出馬的可能性。以許氏乃屬黨外身份言之，如其真要出馬，真是會攪亂了黨外的大局。

迄今為止，除了郭麗莉單挑吳德美之外，前述黨外四位較具實力人士之聲勢依序為蘇秋鎮、張俊雄、張榮顯、王義雄；在四席

男性立委名額，有坐一望二之可能。

先說郭麗莉，其本身資歷雖嫌單薄了一些，但是其父郭緝麟曾為多位黨外人士助陣，群眾關係甚佳。在某次支持王清連的餐會中，前市長楊金虎要求各位台南鄉親支持兩位台南縣候選人——王清連和郭麗莉。以如此情況來判斷，諸如此類「滲沙子、挖牆腳」的伎倆，將是郭女打天下的最大本錢。而對著金牛級的朱門豪客吳德美，郭麗莉將發覺對方有著太多可供攻擊的罩門，有時候所憑持優勢也正是劣勢之所在。吳德美在「征召」的大帽子之下，又不能不贏，這種負荷的結果勢必造成即使打贏也只是「慘勝」罷了。

在吳德美必勝的壓力之下，其他三位男性黨籍候選人就要慘了。蓋黨部可調配之票源就是那麼多，此長則彼少，想！在這種情況之下，有人以為四位黨外男性候選人似嫌過多，才有一些人想勸退王義雄，因而造成王義雄不滿張俊雄的事件發生。但是此四人之參選皆已成定局，其中以蘇秋鎮的號召力最大。蘇秋鎮近日猛搞「黨外副流運動」，頗有「天下二流入吾彀中」之豪氣。外界傳言他的手伸得很長，拿了很多不該拿的。但是他二年多集會前的發言及出席記錄、他的「絕不妥協」表面功夫，作得實在太棒了，這是蘇氏最寶貴的政治資產。尤其是他特別擅長宣傳戰，在十天的公開競選活動，政見發表會的成敗將是其蟬聯與否之關鍵。

張俊雄律師擁有著最龐大、設計的助選團——據云包括現任市議員高信雄、許昆龍

及美麗島嫡系黃昭輝等，却也因而扛上了最沈重的黨外歷史包袱——包括內部自身之鬥爭及主流派之外其他派系的攻訐挑戰。九月中旬余登發過生日，張俊雄曾前往祝賀兼請教，諒必與高雄縣黑派已建立起某種形式的關係。不過原來傳言要為其助選的尤清，反倒被發表為余陳月瑛的助選人員。政治之為物，怪哉！張俊雄以美麗島事件辯護律師出身，其支持者主要來自基督長老教會與政治犯家屬。他在各大社團十分活躍，有著某種程度的中上階層之支持。嘉義同鄉會的助力則未可依賴。倒是澎湖的張英傑律師和他共同使用一間事務所，多少可提供一些選戰經驗及選票關係。

王義雄律師所在基層間行走甚力，用功甚勤。但是他佈下的一些痞却與國民黨的路數相近。易言之，選戰一開始，這些票源都是可以以用某種物質影響力吸收的。因此王義雄之努力實有事倍功半之虞。其創辦之「海潮雜誌」雖于九月復刊，惟由于內容範疇所限，根本無法有助於選戰。上屆選舉時多少幫上點忙的高雄縣同鄉會此次將傾向于現任總幹事的吳春雄。如何尋求突破，是王義雄今年數月用心之重點。

張榮顯真有如豬八戒照鏡子——黨內黨外都不是人。姑且不論第五席是否國民黨安排留給他的，事實上他在立法院的表現實在不夠積極、有失黨外性。這番再度出馬，除了失却黨部方面組織化的支助（諸如後備軍人系統），其他如客家人的全力團結、前市長王玉雲暨多家財團的幫助，却一點也未少。

因此，一般對於他的評語還是不差的。黨外人士除了自求多福外，另外可企盼的是國民黨內部的擺不平。比如說，如果台南派的高登得、外省縣的龍鳳鳴都違紀出馬的話，一定十分有趣。可惜國民黨的懷柔軟功世之無雙，想看其之內閣，難矣哉！

第五選區

余陳月瑛

餘威不減

面對著派系傾軋下的不按牌理提名法——第五選區提名了五個名額的情況之下，此地的黨外人假如能集中力量在高、屏地區各推出一名候選人，雙雙上壘之勝算極大。可堪欣慰的是，目下本選區之黨外活動拾足循此軌跡進展中。

在高雄縣，黑派余家班的大將余陳月瑛將取代現任的黃余秀鸞出馬，對抗國民黨提名的三名男性候選人——白派的王金平、半白派的鍾榮吉、紅派的黃河清。此三人雖同屬提名人選，惟其中之待遇將有霄壤之別。鍾榮吉為國民黨全力栽培之新生代「樣板」，除了其老「鐵票」區澎湖縣之外，國民黨勢必將可資掌握的票源優先配與，以彌補他所喪失的屏東客家票（包括邱連輝縣長的支持）及因替蔡明耀助選所產生的「賭爛」反對票。一般言之，在國民黨的重點輔選及聯

合報系的大力助陣下，基本條件不差的鍾榮吉之上榜希望甚濃。紅派的黃河清此次因國民黨要安撫住紅派十分勉強地予以提名。但是國民黨部勢必不會給予任何支援，任其自生自滅。況且紅派目前已是群龍無首（水利會長郭永安已不過問派務）、支離破碎（三名紅派省議員陳義秋、林源山、林仙保，只剩林仙保還有出力助黃河清），黃河清駕著如此一葉扁舟，在汪洋中恐將難抵彼岸。白派的王金平，基層工作一直作得不差，據云靠其關係也著實為一票友朋攢了不少銀元。在遭到鄭文彬風波的影響之後，經濟能力有極為顯著的衰退現象。但是每至選舉時分，競選經費還是不知如何地冒了出來，蓋立法如不當，恐怕真要拆穿紙面具啦。縣長蔡明耀及國民黨的支持程度，將決定王金平之勝負。

余陳月瑛挾著七十年縣長選戰的餘威，其高票當選自不在話下。縣長選舉之微敗，至今仍有許多民衆為之不平，此正是余陳月瑛最大的政治資本。余登發領頭的余家雖然與不少黑派人士——如沈義、林景元子林應專父子交惡，但是外傳有另一位黑派人士吳大清之出馬，恐怕不會成真的。

屏東縣在省議員蘇貞昌日前正式聲明不參與年底選戰之後，剩下的唯一人選只有黨外作家潘立夫了。面對著兩大派系——張派的陳進興、林派的張河川——的壓力，這場仗不太好打。陳進興曾任縣議會議長，本屆在與同屆張派的郭廷才爭奪議長職位敗北，雙方因而有了仇隙。據一般相信在張派龍頭張

豐緒的全力彌補下，張派將有一次真正的大團結出現。

張河川則曾在屏東市長任內因涉及「逢甲商場弊案」，遭到停職處分，其後雖獲平反。但是內心之冤屈，多少會影響及其政治人格及處世態度。張河川出身政治世家，為台大政治系科班，在林石城派之全力支持下，其實力不可忽視。在兩大派系的火擊之下，外圍的好手如簡太郎等人皆難有出頭機會，是可知屏東的地方派系已在抬頭之中。

潘立夫有一度遭人批評其作人態度，今已從善如流，此外聞過則喜之風範值得尊敬。屏東縣的黨外人士之胸襟一向容不得任何與國民黨有交往的任何人士，這或者不能說

是心胸狹窄，說是態度較激烈或較恰當。在這種情況之下，潘立夫之出馬理應要比蘇貞昌合適多了。當然邱連輝縣長雖曾公開表示要支持黨外候選人，但是將會支持到何種程度，將是潘立夫勝敗之關鍵。

九月下旬，另一名蘇秋鎮的「民意諮詢協會」提名的屏東縣立委候選人葉學義返回屏東，並展開拜會活動。葉氏曾在七十年競選國代慘敗，一般以為其如出馬純屬攪局而已，難成大事。又有傳言道，葉學義可與潘立夫搭配，與陳進興、張河川二人捉對廝殺。此不懂「滿多力分」之原理，真是痴人夢語也。

腐敗的美國

(二冊)

Michael Harrington
Fred J. Cook
合著
卜如維 / 翻譯

定價：二五〇元

美國學者透露：
美國墮落、靡爛與犯罪手法之內幕專書
爲什麼美國
金玉其表、敗絮其中？

本書正是一把解剖刀，旨在手術與醫治美國的瘡疤，同時亦在使世人認清血淋淋的美國人！！

漢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訪費希平談他的新雜誌

■本刊編輯部

問：聽說費老要辦一個「前瞻」雜誌，能不能請您談一下「前瞻」的宗旨與特色？

答：目前黨外雜誌很多，但大多缺乏理論的文章，「前瞻」希望走的路線是偏重理論的研究與介紹，透過這個努力，為黨外民主運動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與指出明確的目標。

問：近來黨外新生代對黨外民主運動的路線與目標提出很多看法，請問您的意見如何？

答：對於這個問題，我有兩個意見：(一) 新生代偏重的是行動理論，我們希望請自由學者來撰稿，介紹民主政治真諦的理論。(二) 黨外要走民主政治、議會政治的路線：目前台灣並沒有革命的條件——革命並不是一兩個人搞得起來的而是要有成熟的大環境。平心而論台灣目前的政治、經濟政策大致恰當，老百姓恐怕不會歡迎革命。再則，歐洲的民主政治也是經過幾百年方發展成熟的，所以我們對民主政治的追求不要太急躁，個人對民主政治有不可救藥的樂觀。

問：目前以作家編輯為主的新生代與後援會似乎存在著矛盾，請問你的看法如何？

答：後援會的目的是要建立黨外選舉的

制度——建立候選舉人推荐的秩序及透過推荐，分清真黨外與黨友。另外在活動過程中，藉著執行政黨實質的功能，把黨外向政黨的方向推動。

我覺得新生代並不是反後援會而是反康的論調——保障現任的民意代表，他們認為這是違反民主政治程序的。基本上，我同情新生代的說法，不過康並不是沒有一點道理的。因為，我們如果推選以編輯作家為主要的新生代，雖然他們可以打宣傳戰；但畢竟沒有地方基礎；如果他們落選了，黨外的力量就會減少一分。所以，以目前的情勢而言，我們要偏重考慮參選人所擁有的政治實力。

問：目前黨外的主流似乎是在台北，而蘇秋鎮委員以高雄為中心隱然另成一個集團，請問你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答：我認為從事民主政治運動，要能與別人協調妥協，不能太自我中心，否則就沒有合作的可能，所以我不贊成蘇委員的做法。

問：目前黨外參選的情形很混亂，你認年底選舉樂不樂觀？

答：對年底選舉，我不敢樂觀。因為國民黨推選的候選人個人條件都很突出，而黨

外由於參選的人過多將會分散票源。我認為想參選的人要在地方上長期的耕耘先從基層的民意代表、公職人員幹起，條件夠了，再問鼎中央級的民意代表。

問：日前桃園地區許國泰表明參選，新生代則全力支持許國泰，把與張德銘委員的矛盾完全暴露出來，您認為有沒有補救的方法？

答：據省議員林清松告訴我的，張委員與地方聯繫不夠，就是許國泰不出馬的話，張委員當選的可能性也不大。不過我們不能否認張委員對民主政治運動也有他階段性的貢獻，能想辦法讓他光榮下台的話是最好的。

問：今年台北地區，傳聞田秋堇、楊琿瑋甚至周清玉都有可能參選，請問您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答：周清玉假如參選的話，情勢會很混亂，但我認為她識得大體，應該不會這樣做。至於田秋堇她與其他黨外候選人票源重疊的程度比楊琿瑋大，所以就整個黨外的利益而言，楊琿瑋出馬會比田秋堇恰當。

北縣黨外後援會

艱苦推動記

何文振

在美麗島大一統，龐大的黨外政團浩劫後的第四年，黨外再度做政團重建的嘗試，這一次重整，是以今年立委選舉為背景的「黨外後援會」。

但這次黨外政團創建的環境，已經沒有當年美麗島所擁有的良好條件。當初有兩位魅力領袖如黃信介及許信良，具有各方向心的權威性，領導中心相當堅固。而且尚未有國民黨的「選霸法」拘束越區助選，當時可以越區助選，對於被推荐人相當有實質上的幫助，因此能匯集各方熱烈的參與，形成全省聲勢浩大的、大一統的政團。

而這次政團重建，一無魅力領袖足以各方景從，一致的向心，二無實質上對候選人的幫助。因此在整合各山頭各地方勢力派系，起步就很難。更由於沒有政治資源可以分

配，欲求協調退出、集中選票，建立黨紀制裁，有如紙上談兵。

黨外後援團在這種惡劣環境下，為其催生本不容易。但如果能以全民共同理想色彩為號召，減少政治利益取向，雖然還做不到集中選票，但至少可以整合，把大家聚集在相同的旗幟下，為理想而奮鬥，席位當選則無所計較。

不幸的，中央後援會在九月籌組之初，一開始便以政治利益的分配做掛帥，代表理想色彩的黨外理論作家被排除於成員之外，使得它在各選區後援會的籌組，立即面臨各地各山頭勢力對於政治利益是否被剝奪，或既得利益是否被挑戰的疑懼。除了我們第一選區率先一試之外，其他各地，不知何時組成？其根本的原因，仍在以選舉利益為掛帥

，而缺少理想色彩的運動路線。

但畢竟這是重建黨外政團的嘗試，所以我及北縣黨外同道，願意來推動看看。如果失敗，也可以知道政團建立困難真正的原因。否則將來黨外永遠沒有組黨的經驗。

在這次北縣後援會實務推動的過程，充滿著火爆激烈的爭吵，暗地裏的疑神疑鬼，勾心鬥角，忽然又高潮迭起，的確是政治理論設計的實務教本，將來黨外政團設計也可以從中吸取寶貴的經驗和教訓。

難道只有利益鬥爭嗎？

當九月十日黨外中央後援大會成立後的九月十五日，我邀約鄭余鎮立委及黨外同道一些人，在台大校友會館見面，商討北縣後援會是否要成立。

當時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也宣佈成立，在黨外新生代普遍指責中央成員不能開大門，包容理論作家之際，我們都非常支持這種黨外理想，決心在北縣的草案，把中央這方面的重大漏失糾正過來。而且也堅持現任立委沒有優先推荐權！

很幸運地，在這方面得到鄭余鎮沒有私心的支持。他雖然出身於黨內外及財團混雜不清的新莊聯合派這個派系，也自認黨外色彩淡薄，但在國民黨提名謝美惠，意欲將他剷除之後，他終於沒有顧忌地參加一切的黨外活動。對他過去常在地方派系與黨外之間徘徊瞻顧，是很不容易的抉擇。

在台大校友會館，那天我們決定先召開

黨外各「山頭」的籌備會。並聯絡被中央派為北縣籌備人的陳金德省議員，及中央派為第一選區的輔導人謝長廷，以及在構想中想要納入重要成員的黨外編輯作家及政治犧牲者代表。

九月二十日，北縣後援會終於跨出第一步的籌組。

當天主持會議的是陳金德、謝長廷列席。主要出席者有鄭余鎮、蔡憲崇、康義雄、我及北縣黨外支持者。「生根」及「民主主人」雜誌，也派鄭南榕與會。鄭南榕首先表示支持，認為我們的草案精神，與當初黨外雜誌所訂的精神已經很接近。

但長久以來互不信任的陰影仍然瀰漫著。蔡憲崇開始攻擊籌組人員是否為某人「抬轎」？以及對民主程序的懷疑。我起來說明，保證以民主程序做成決議。而且我們主張以公告所有黨外候選人，正表示我們的公正無私，絕不為任何人「抬轎」。

於是當天便推出十個籌備委員，之後再經籌備委員推我為北縣後援會籌備會召集人。

我便在二十三日召開籌備會討論施行細則，其中最主要的部份是派去第一選區五十位北縣代表如何產生問題。

那時候通過的成員產生標準是(一)現任民代。(二)歷屆參選者，即落選者。(三)自願參加者。

我們便計劃以此議向大會建議。

但問題來了，所謂現任民代，在黨外勢力根深蒂固的宜蘭、桃園等地，無黨籍現任

民代幾乎可被公認為黨外的當然代表，但北縣所謂無黨籍民代，大多數是依違在國民黨身邊，並不認同黨外。因此這種以現任民代為成員，不以實際獻身黨外的支持者為成員之辦法，在北縣黨外毫無地方基礎情況下，遭到來自康義雄方面的不滿，才有康義雄「即將退出後援會」的風聲與誤傳。

因為對他來說，他投入北縣的時間太短，地方政界關係很陌生，如此產生成員來投票推荐的方法，無異宣告他絕無可能被推荐。

因此二十五日北縣籌備大會板橋的會前，一場暴風雨已經在瀰漫著。

果然，二十五日板橋新陶芳大會，康義雄及其支持者便在會場四圍，佈置好猛烈交叉火網，密集砲轟。對於中央草案票選一條，主張刪除。但外傳全盤推翻中央母法，並不正確。

這種猛烈轟擊，使得身為主席的陳金德招架不住，他煩躁不安，終於把主席交給我代理，一走了之，丟下難以收拾的爛攤子。

我面對這些來自各鄉鎮，各種黨外勢力，利益完全不同的六、七十人，(所謂現任代表，除了樹林鎮代表楊照雄是真正黨外熱心參與之外，縣議員無一人參加。)應該怎麼辦？唯一能使大家沒話說的，只有用表決。

於是二十五日當天，就「投票推荐候選人」與「一律公告」兩案做成表決，結果以三十八票對二十五票，壓倒性通過一律公告。這裏要說明的是自立晚報的報導有些錯誤

，這場表決，並非針對推翻中央母法。但是地方自治權的精神一再被強調，甚至於他們要求我，如果到第一選區開會，反對投票推荐不被尊重，他們要求做成「集體退席抗議」的決議。

另外對於五十位代表出席第一選區的成員，由於實際上無黨籍現任民代大多不來，他們根本不認同黨外，於是籌備會對五十位成員製訂標準立即被大會否決，而以四位參選人及籌備委員代之。即由我鄭余鎮、蔡憲崇、康義雄、蘇克福各帶十人參加。(蘇克福當天臨時決定參選。)

會議到此，在即將圓滿結束之時，我希望大家樂捐，不足之數由籌委負擔，否則當天兩萬七的餐會沒有著落。但在大會上，樂捐的行動卻一再受到阻撓，有的人乘機一哄而散，有的人則喊「要當召集人則要有擔當！要名也要有錢！」

我頓時覺得很難過很委曲，如此多日奔走，目的是要凝聚黨外，但一旦大會的決議不符合部份人的利益，我反而成為攻擊目標。而且為黨外奉獻，如果貧窮就沒有資格，那麼黨外豈非金權財閥政治？想起多日的辛勞，極力維持公正，還要遭受這種攻擊，我的心情壞透了，於是不再多說，丟下麥克風，宣佈辭去主席不幹了。

於是這場籌備大會，在大家一片騷動驚愕的高潮下不歡而散。餐會最後由楊代表、李坤隆、新莊兩位朋友以及蔡憲崇(開出一張五千元支票)共同代墊，在這裏要感謝這些默默地為黨外奉獻的同道。

火爆場面下第一選區成立

由於北縣籌備大會，是在這種由歡樂的高峰，忽然跌落深淵，變化迅速而突然之下結束，因此在二十八日第一選區大會之前，到處盛傳第一選區可能組不起來。

我在心緒低潮之際，向謝長廷表示將向籌備會辭去召集人一職，但謝長廷鏗而不捨地向各方遊說，而且他與我達成中央與地方互相尊重的共識，於是我便在二十八日下午到立法院參加第一選區的成立大會，北縣五十人也都到齊了。

由於第一選區是台灣區第一個成立，加上會前北縣的複雜爭鬥，種種揣測，因此備受各方注目。當天由游錫堃省議員主持，尤清、周清玉列席。黨外雜誌有「生根」、「民主人」代表。

基隆代表二十二人，宜蘭代表二十八人。這種成員人數，是周滄淵、游錫堃、陳金德製定的。是以七十年省議員選舉，在三縣市黨外參選人得票數的比例求得。

基隆此次無黨外參選，比較輕鬆。宜蘭只有黃煌雄參選，情況單純。但北縣有四人參選，情況複雜而火藥味濃厚。

當天的大會，自然集中在北縣的爭執。想不到周伯倫居然以我為攻擊目標。他首先引述中央母法，以現任公職才有資格當籌備召集人，我無公職，召集人資格有問題。然後抨擊二十五日北縣的決議，是在「作弊」情形下產生的，而且二十五日當天參加人的

代表性值得懷疑，因此決議無效。

我本來抱定只出席不說話的態度，我既無法擺平參選者之間的鬥爭，就不願再多管了。但是矛頭居然對著我，而且講了二、三次，逼得我不得不起來答辯。

(1) 中央規定籌備召集人為現任公職，這是「政治實力論」下的產物，這種選舉席位掛帥論，早已受到黨外刊物的攻擊，我不再重述。但我是經籌備委員才當召集人，資格怎麼會有問題？

(2) 二十五日的決議是在民主程序下的表決，大庭廣眾之下如何做弊？決議已經存在，不能抹除。

(3) 與會者的代表性絕對足夠，因為在北縣真正獻身黨外的，無黨籍民代太多了，除了這些人還能找誰呢？

除了提出答辯之外，我進一步說明為什麼北縣多數人主張以公告代替投票推荐？

因為後援會在中央籌組之際，黨外刊物爭執半天，只是顧問而已，一切都是政治實力者的運作。選舉席位利益的取向，太過黨外運動的理想色彩。因此從中央到了地方，便是赤裸裸的，以取得推荐權為利益而爭鬥，為了不讓這種爭鬥演變成公開決裂攻擊，也為了不把黨外的爭鬥過多地暴露在公眾之前，不如捨棄投票推荐，代以公告之法。

而且以黨外實際上資源有限，後援會對於投票推荐出來的人選，真能有實質上的幫助嗎？因此欲求集中選票是不可能的。不如將後援會的任務有限化，如果能在四分五裂的北縣，先求初步的整合，有政團雕塑，就

相當不易。因此用公告，才有可能尋求初步整合的有限任務。若以投票推荐，必然分裂，連初步整合的有限任務都做不到。

因此關於這一點，你來我往爭執甚久，最後宜蘭的郭啟榮提出折衷之議，在投票推荐下另加「徵召」，如此與公告在實質上無異，終於使大家接受。

於是游錫堃宣佈第一選區大會正式成立，獲得全場一致熱烈的掌聲。然後他要三縣市自行協商出執行委員，台北縣四席，宜蘭二席，基隆一席。

北縣在會外協商的結果，四席由參選人推舉，以保障他們的利益。於是執委產生了我，魏益民、林哥滿、周伯倫、加上宜基的高鈴鴻、游振亮縣議員、周滄淵。

周滄淵雖未出席，但被執委公推為召集人，另一名召集人推高鈴鴻擔任。

於是各方鬆了一口氣，終於使第一選區產生執委及召集人，並訂出十月五日前三縣市接受黨外參選人登記。

這次大會，是在雙方讓步下，及游錫堃、謝長廷來回兩方之間折衝協調，功勞最大，否則在「投票推荐」及「公告」之間，唇槍舌劍，若不相讓，必然情緒更加激動，引起北縣三、四十人的退席，必然流產。

怪不得「生根」的Pic說：「這是一場很成功的大會。」

但是，黨外地方政團首次的實驗，透露出黨外路線、利益分配、民主及組織化很多的問題，是探討黨外運動很值得參考的一份樣板。

脫黨

爲了做更好的 民意代表

訪前省議員張貴木先生

張貴木先生在「許國泰張貴木聯合聲明茶會」上演講。



張貴木先生在「許國泰張貴木聯合聲明茶會」上演講。

許國泰張貴木震撼

最近黨外立委選局真是波濤詭譎，一日數驚。但是最震撼黨內、外的莫如桃園許國泰的宣佈出馬，以及國民黨籍前省議員張貴木的脫黨、退出競選並爲許國泰助選。桃園黨外爲此特於九月廿五日在民主聖地——中壢舉辦了一場「許國泰張貴木聯合聲明茶會」

■黃沙成

這場自始至終瀰漫著亢奮之情的盛大茶會，不但預示了年底選局的重大變化，以及桃園黨外歷史性的再出發，對於未來桃園地方政治所造成的深遠影響更不容忽視。

在這個變局裏的二個要角，許國泰——前桃園縣長許信良的胞弟、「生根」雜誌的發行人，早已是全國知名人物，而張貴木先生在桃園雖然早已是家喻戶曉的實力人物，但是在桃園以外地區的民衆也許對他較爲陌生，無法了解爲何他的加盟桃園黨外，對於年底選局以及桃園政壇必然有重大影響，爲此我們特別到中壢走訪張貴木先生。本文除了向讀者介紹張先生的經歷及政治抱負外，還特別分析了張先生脫黨的遠因及近因。

窮鄉僻壤的傑出黨員

出生桃園縣龍潭鄉，今年四十八歲的張貴木先生，至今已有一廿二年的黨齡；自從回到母校龍潭國小執教不久，張先生便積極參

與國民黨的組織活動，從鄉公所的政令宣導、小組長、龍潭鄉區黨部委員（三屆）、到桃園縣黨部委員（二屆），張先生在國民黨組織內的地位逐漸受到重視，而其優異的表現更受到組織的一再表揚；以其流利雄辯的口才，張先生曾榮獲全縣教師演講比賽第一名，以及「後備軍人最優秀宣講教官」的表揚，此外還曾榮膺全國優秀青年（民國五十九年，由當時救國團主任蔣經國表揚），以及軍管區的「全國後備軍人楷模」（六十三年）。

張先生除了活躍於黨組織的活動，也熱心社會公益，而受到地方民衆的愛戴。民國六十二年縣議員選舉前夕，龍潭鄉政壇元老，卸任縣長詹煌順先生便認爲，以張貴木的熱心服務、廣結人緣，應是最適當的縣議員候選人，而極力推薦張先生出馬，而張先生也在組織的提名下以最高票順利當選。當選縣議員之後，張先生便辭去教職，專心爲選民服務，從此其服務層面更爲擴大，而不再只是以龍潭鄉里爲主要範圍。當選縣議員之後，張貴木便與當時任職於中央黨部的許信良共同籌備中壢第一屆國際青年商會，創會後許爲第一任會長，張爲秘書長，而不久，許信良也進入省議會。

人窮志不窮

談到許信良，記者向張先生求証外傳他和許家有親戚關係一事，張先生表示的確有。原來許信良的外祖母和張貴木的父親是親姊弟關係。但是許信良的外祖母，也就是張

貴木的姑媽，對張先生來說並不只是一般的親戚，而且是他一生的大恩人。

由此，張貴木先生順便談到他的出身。龍潭鄉在桃園乃屬於地瘠人窮的小鄉里，而張先生的父母均是目不識丁的窮困的農村工人。民國廿五年張先生出生時，台灣正值日本佔領末期，也就是祖國正在進行八年抗戰的時期。在日本進行大規模軍事行動的同時，也加強了對台灣這塊殖民地地剝削，因此當時台灣經濟凋弊，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像龍潭這種窮鄉僻壤就更不用說了。由於極端的貧窮——據張先生說，他家既沒田地



，也沒有房子，可說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自幼他便得跟隨父母到處幫人撿地瓜、拾稻穗、砍柴、或採茶，由於這些工作大都有季節性，農忙時他便得輟學。不過雖然經常輟學，幸好由於張先生的聰穎和勤奮，乃能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唸完小學，張家無論如何是沒有能力再供其繼續讀書了，這時遠嫁到基隆的姑媽，便將張貴木帶到基隆，不但供其唸書，而且負擔其生活。張先生回憶到，他是在這一段時間和許信良相熟的。許偶而到基隆外祖母家渡假，二人因年齡相近，很自然便玩在一起。雖然在就讀省立基隆中學初中部後，張先生便因為不願再增加姑媽的負擔，放棄直升高中部的機會，而就讀台北師範，但他仍然視姑媽為大恩人，終生感激她的栽培。

張家貧窮的境況，終張先生的童年以至少年時代結束都沒有改善。張家二男一女，女孩在幼年時便因養不起而送人，張先生的幼弟也緊接著他之後投靠基隆姑媽習藝。「貧窮」對張先生的性格和人生觀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在總結他的童年生涯時，張先生說道，「我的童年是毫無歡樂可言的，小時跟隨父母去做工時，雖然在頭家和地主那兒可以有一碗乾飯吃（在家只能吃稀飯），但是總得看頭家和地主的臉色；投靠姑媽時，姑媽雖然疼愛外甥，到底還是寄人籬下，所以我的心情總是沈重的，而生活態度也一向嚴肅，既使到現在還是這樣。」貧窮在塑造張先生的性格時，也同時培養了他的人生觀。他的

一再強調「服務」，並不是因為從政的關係，由於出身貧窮，他最了解貧窮不幸的人們多麼需要別人的幫助，「所以我在當民意代表時，最理解的是窮人的問題。當那些窮人來找我幫忙時，他們還沒把話說完，我就知道問題可能出在那裏。」張先生說道。同時因為來自貧窮的農村，他不但知道農業的重要性，更知道農民所遭遇的困境，所以不管在縣議會、省議會，只要有機會，他便為農民講話，呼籲政府改善農業政策。

脫黨，是爲了做更好的民意代表

談到最近桃園地區民衆所津津樂道的「脫黨」事件，張先生表示，脫黨雖然是最近做的決定，但是脫黨的意念却是長期醞釀出來的。「事實上，是民衆引導我脫黨的。」張先生說，「七十年省議員選舉落選後，我並沒有放棄對民衆的服務，反而因爲不必到省議會開會，而有更多的時間留在地方、深入基层。」「在這一時間我不斷反省落選的原因，也拿這個問題請教許多選民。結果一般反映都指出，雖然我服務熱誠，但是因爲是黨員，在議事堂上發言有保留，如果想當標準的民意代表，就應該走黨外路線。」

事實上，張先生七十年的落選和國民黨的不予提名、不給支持也有很大的關係。關於提名問題，張先生表示，由於他出身寒微，又是來自只有六萬左右人口的龍潭鄉，本來就不是黨組織會優先考慮的人選。六十六年那次省議員選舉，他的被提名，乃是一種

政策性提名。原來當時許信良宣佈脫黨競選之後，李煥曾找到許加以勸導，當時李煥曾開出許多條件，許都一一加以拒絕，只說，張貴木熱心服務地方，理應提名他。於是第六屆省議員競選時，桃園縣黨部特意將也是實力人物的葉國光擺開（後安排他當省府委員），而提名張貴木。

七十年省議員選舉他之所以未獲提名，據張先生的分析有三點原因：①由於許信良不在，上次提名因素消失；②由於龍潭人口少，中壢、楊梅等大鎮的人基於市鎮的優越感，反對提名來自鄉村的人；③由於地方派系的傾軋而產生的惡意中傷。

關於謠言的中傷，對張貴木先生為害最烈的是翁鈴監委落選事件。翁鈴的落選，不只震撼地方，也為全省關心政治人士所津津樂道。翁鈴落選之後，許多謠言都指向張貴木，說是因為張的背叛導致翁的落選。這項謠言從中央到地方不斷地到處傳播，遂造成張貴木「黨途」上的致命傷。雖然事過境遷，張先生談到此事，仍難掩憤懣之情。

據張先生表示，那次選舉黨的政策是由候選人自由拉票，當時翁鈴和林榮三均向他拉票，後者是在青商會結交的好友也是他的恩人，而翁鈴和他雖然談不上交情，但翁也是龍潭鄉人，理應支持，當時他的確感到左右為難。後來他拉到花蓮選出的莊金生一票給翁鈴，他自己的一票仍然給林榮三，本以為已經解決這個問題，沒想到原來答應翁鈴的台東高崇熙一票却跑了，使得翁鈴因一票之差落選，翁鈴落選不但黨部不高興，桃

園政壇上也有不少認爲是地方上的損失，於是謠言紛起。

張先生表示，事實真像黨部和翁鈴的競選總幹事——吳姓地方名人——最清楚；但黨部爲了表示沒有查票而不願公開澄清，於是任憑謠言傷人。但更嚴重的打擊則是吳姓名人在七十年省議員選舉爲報復張貴木，刻意推出鄧姓縣議員挖張貴木的牆腳，而造成張極大的困擾。緊接著的縣市議員選舉，鄧某居然獲縣黨部提名，張先生表示，鄧某打擊他在先，黨部不但沒有阻止，後來還予以提名，顯示黨部對這種黨員的支持，不但已沒有是非原則，而且更顯示縣黨部已受到某派系的操縱了。身爲資深的黨員，而且自認其表現無愧於社會、黨和國家的張先生，至此對黨已由悲憤轉爲失望，「黨員之間如沒有革命情感，如何能完成大專業？」對於這個黨他已不再寄以任何希望了。顯然地，翁監委落選事件已埋伏下張貴木脫黨的因子，而七十年省議員的落選則讓他充份領教國民黨的兩面作風，至此脫黨已勢所難免。

據張先生表示，他積極部署立委競選已有半年，而且也已向支持他的地方父老承諾脫黨競選，如今他退出選局轉而支持黨外人士許國泰，相信必能獲得支持者的理解。張先生目前是桃園張廖簡宗親會理事長，而宗親會雖然必需支持張德銘，但日前宗親會對他支持許國泰的立場已表示充份諒解，因爲事實上他的退出選局對減輕張德銘的壓力還是有幫助的。

張先生「寧爲黨外」的決心可以說是非

常堅決的，在他宣佈脫黨的第二天，他便辭去桃園工業會總幹事一職。據張先生表示，工業會是資本家的團體，雖然許多資本家都不是黨員，但國民黨仍然牢牢地控制這個團體，他了解到國民黨絕不會有足夠胸襟容許非黨員留在這個團體，所以他也不留戀地離開。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雖然離開組織的生活，張先生仍然是忙碌的。除了積極爲許國泰助選以外，身爲桃園家庭扶助中心的主任委員，他正在積極推動「家扶中心」興建兒童館的構想。目前「家扶中心」已爲兒童館在中壢後車站附近購得一百五十坪的土地，但興建樓房的經費還在籌募當中。談到桃園家扶中心，張先生很以爲榮地表示目前他們不但擁有來自大專院校社會系、心理系和哲學系畢業的幹部，專門從事對兒童、寡母的輔導，而且所做的調查也非常實際，很能夠掌握狀況，對於真正需要關懷的家庭做到充份的協助。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正體現了張先生「人生以服務爲目的」的理想，這個理想會是他據以入黨的理由，如今脫黨不但沒有放棄這個理想，反之，他認爲更足以「擴大個人服務的層面，和提升服務的境界」。

在黨外熱烈歡迎張貴木先生加入黨外陣營的同時，記者也請張先生爲黨外說幾句共勉的話，張先生謙虛地表示，他現在是新兵，應該少說多做，他只期待黨外朋友們今後能夠對內加強團結，對外多做服務。

遺臭萬年

孟絕子

錢思亮死了。李敖最近寫的「從胡老太秘錄看錢大頭忘恩負義」一文可以說是對錢思亮為人的蓋棺論定。

但是，如果錢思亮當台大校長只當到兩三年的時候就死掉，少了一個「臭晚年」，他的一生就會是香的，台大同學對他的懷念也就會僅次於懷念傅斯年校長。

錢思亮的問題是多活了三十年，而又不曾有骨氣有操守地當校長當院長，結果多餘的臭晚年把一生弄臭了。

錢思亮是這樣，國民黨的大員們更是這樣。

「英國民族英雄海軍大將納爾遜在英法海上決戰之際受了重傷，聽完部下向他報告一句『我們勝了』就溘然長逝。

「納爾遜傳的作者馬漢說：『人最好在快到聲譽的頂峯以前死去，這樣，他就永遠會受人懷念。』」

「英國的納爾遜是這樣。美國的林肯總統和甘奈地總統是這樣。印度的甘地是這樣。孫中山先生是這樣。袁世凱在推翻清朝後和決定稱帝前死掉，他在中國現代史上的地位會高得多。李承晚在南韓獨立後不久就死掉，他在韓國歷史上會被尊為完人。」

反觀台灣的國民黨大員，個個儘量把命拖得很長，把權抓得很緊，把晚年弄得很臭。

五年前夏，我把這些人寫照在「大人物

的畫像」裡：

大人物，頂天立地。

大人物很高，人間的空間太小，容納不下，所以大人物的兩腿是站在地獄裡，一直站在十八層下面秦檜住的那一層，上嘴唇以上的部份是伸在天國裡，只有他的嘴、雙手、胸腹是在人間。

大人物的眼睛所看到的是天國的美景，耳朵所聽到的是天國的頌詞，鼻子所聞到的是天國的芳香，因此，他嘴裡說出來的全是天國的道德和天國的理想。因此，他以為自己不是人間的人，而是天國的神。

大人物的胃很大，所以把心胸擠得很狹窄，狹窄得害起疑心症。他的胃口奇佳，而且消化系統良好，所以他的嘴除了講天國的道德和天國的理想外，就是忙着吃，他的雙手就忙着為嘴拿東西，撈東西，抓東西，搶東西。

大人物吃得，拉得多，大便小便全拉在人間。

他隨時隨地吃，就隨時隨地拉。

大人物走路，走的是地獄的脚步。

結果，人間凡人眼中的大人物乃是：天口吐天國的道德和天國的理想，腳邁地獄的步伐，把大小便拉在人間。

大人物，頂天立地，遺味無窮。

一九八三、九、二十八 凌晨一點

加強黨外團結、 堅持民主理想

黨外作家編輯聯誼會幹部 談聯誼會的目標與功能

本刊編輯部

編按：

九月九日，也就是黨外中央後援會大會成立的前夕，一百多位黨外作家和編輯宣佈正式成立「黨外作家編輯人聯誼會」。「聯誼會」的成立雖然是經過發起人士在充分討論、深思熟慮之後所完成的構想，但是就其組織和功能而言，均只具備雛形，還待各方群策群力加以充實。因此本刊特別訪問聯誼會正、副會長、總幹事，以及五位紀律委員會委員，希望透過他們傳達「聯誼會」的理想和基本態度，也希望支持民主理想的各方人士惠予指正和支持。

訪會長 林濁水



我們需要黨外

全面結合

問：聯誼會將要扮演壓力團體的角色，幾乎是大家一致的看法，但是聯誼會應如何做才能發揮壓力團體的功能？

答：壓力的行使可分主動和被動兩個角度來探討。譬如說黨外的發展與民主理想相背離時，聯誼會應予嚴正的批判，這是屬於被動的方式；至於主動行使壓力，即是從事一些研究，對黨外的發展提供一些方向。

問：聯誼會的幹部已經產生了，這些幹部的安排與將來會務發展，定有主導作用，請你談一下會務發展的具體的方向，並介紹你的內閣和會務發展關係。

答：聯誼會的宗旨，在章程裡表達的很清楚，即學術性、聯誼性、批評性。會務的發展應是依照這三個宗旨來推動。至於內閣成員，要依據各個職務性質和功能來遴選適合的人。總幹事周伯倫的活動力很強，人很幹練，而且各方面關係非常活絡，同時他是

學法律的，對實際事務的掌握，比較精確，很適合總幹事的繁重職務。

公關召集人史非非，在新生代中是從事黨外活動資歷最深之一，由她擔任這個職務，我認為是最佳人選。學術方面，聯誼會的學術活動或許不似日據時代的文化協會，或戰後的文星時代，由啟蒙運動者來推動學術研究；而客觀來講，聯誼會也沒有這樣的條件和野心。因此，我們著重的是怎樣運用學術來推動政治運動。台灣目前由於政治上的禁忌，使部份學術研究存在著許多盲點，學術組就是要針對這些盲點去努力。而學術組召集人周瑜，他在黨外新生代中，應是最熟悉學術文化活動的，尤其是大眾文化方面，周瑜是聯誼會與學術界溝通的好角色。

另外康樂組要活潑生動，于良騏在這方面很熱心，又很活躍。財務組最首要的考慮是穩當，余岳叔擔任前進周刊的發行職務，足以證明他的能力。

同時，聯誼會還有一項計劃，即設立「人權中心」。我們覺得人權牽涉非常廣泛，尤其在台灣，只要積極從事民主運動的人，可能都會在政治人權上出問題。因此「人權中心」的設立十分必要。現在我們考慮請陳水扁、謝長廷、郭吉仁三位律師，擔任長期顧問。

問：年底選舉，是否以聯誼會的整體名義，從事「輔選」計劃？

答：基本上計劃大致完成，譬如聯誼會希望邀請全省各地有興趣參選的人士，發表其參選的目的，並接受聯誼會會員的質詢。這

對瞭解候選人會有很大的幫助。

另外學術組可盡量收集一些資料，提供予候選人，做為年底選舉時的政見參考。

問：就目前而言，聯誼會的經費非常有限，而未來尚有許多工作要去，不知聯誼會有沒有比較具體的計劃去增加經費。

答：目前有幾家黨外雜誌願意每月提供固定資金。但這對聯誼會還不是非常充裕，我們仍在設計其他的做法，等成熟之後，就會提出來。

問：選舉後有沒有預計要做什麼事情？

答：我們計劃做一次對選舉完整的檢討

問：這是對黨外內部的，還有沒有其他計劃，周瑜曾提到要對黨外過去幾十年發展做一回顧與檢討。

答：這個也會做。以後如果政局有變化，我們還可以增加研究的題目。

問：對於可預知的即將來臨的幾項重大發展是否準備進行探討？

答：未來三年到五年可能是台灣政治轉型的關鍵時刻——國民黨整個人事會有重大調整；國民黨與黨外的關係也會有重大的轉變，這是整個國民黨憲政結構面臨檢討的時候。類似黨外去年提出基本法的試探，我們會陸續的做下去。除了外交關係的思考，一些內政問題、法統問題、戒嚴令、臨時條款的詳細內容還沒有觸及到，有待我們進一步的研究。國民黨人事的調整轉變，不僅是政權的改朝換代而已，它還象徵著國民黨內部觀念的轉變，這些問題都是黨外三、五年內必

須嚴肅面對的問題。

問：聯誼會匆匆成立於後援會召開大會的前夕，在組織的過程中，黨外原有隱含的矛盾——如意識形態、派系、和個人恩怨等似乎暴露得更明顯。身為會長，你準備採取什麼態度來面對？

答：我覺得矛盾可分二種，一是實際利益的矛盾，二是意識形態的矛盾。前者，聯誼會並沒有分配利益的權利，所以沒有辦法處理。後者，以目前整個黨外陣容包括聯誼會來說，唯一堅持的意識形態應祇有一個——「民主」。至於經濟上的各種思考，我覺得不應該要求一致的意見。曾有人說：聯誼會章程規定只有一個共識，會不會使整個聯誼會思想一致化、平板化。我們認為祇要堅持一個「民主」的意識形態，並不會產生這種情形。我們認為聯誼會應提供一個公開民主的討論場所，避免情緒性爭論及唯我獨尊的敵視心態。

問：就任會長以來，請問你有沒有遭遇到什麼困難？

答：我覺得目前最主要的問題是外界對聯誼會功能與目標的誤解。作為一個「壓力團體」，壓力二字雖然很刺眼，但就政治學而言，它的目標是有限的，姿態是很低的，它不會爭奪執政權。聯誼會自稱是黨外內部的壓力團體，這表示聯誼會不爭奪黨外領導權，不爭取黨外內部政治權利的分配權。它的姿態是很低的。關於這一點，希望所有的黨外人士要了解，而去除對聯誼會的顧慮。



訪副會長 邱義仁

新生代 應往下紮根

問：對於作家編輯聯誼會扮演黨外內部壓力團體的角色，你有何期望？它能否發揮正面的制衡功能？

答：就性質而言，後援會是指對選舉的臨時性組織，而聯誼會則是長遠性的團體，應有長遠的目標。從第一次開會的情形來看，聯誼會顯得很急躁，一心只想成爲後援會的壓力團體；但重要的是，我們需要的壓力團體應該是針對國民黨的黨外全面結合。如果只想壓倒不同意見的人，則選舉過後，黨

外勢力重新整合時，聯誼會可能將面臨分裂。問：依你看聯誼會要發揮壓力團體全面功能的話，會務應該如何推展？

答：從學術方面來講，台灣經濟應該走的方向及勞動基準法等這類問題，可以由聯誼會來研究，透過開會可帶來進一步的認識和協調，這樣的討論成果可突破過去黨外對這些問題模糊的認知面貌。

問：聯誼會章程指出聯誼會是學術性、批評性、聯誼性，請問您在討論章程時特別提議增加批評性一項是基於什麼動機？

答：批評性是整個聯誼會對外的活動，譬如可組成一個寫作小組，透過開會討論，擬出對台灣經濟的看法，再把意見對外發表，這就能產生批評的效果。

問：當初籌備時，有人認爲聯誼會應強調內部的活動，不要輕易以團體的名義對外發表言論；你的看法如何？

答：在聯誼會尚未健全時，這種對外批評應儘量少。等以後大家習慣了內部討論以後，再多做對外的批評，並且對外的批評都要先經內部的妥協和整合。

問：你認爲目前黨外內部，有那些事情需要以聯誼會的名義提出最強烈的意見？

答：在後援會已把四條二刪除後，我認爲我們應對後援會積極的支援，對後援會產生負面作用的言行，我們要批判。

問：你認爲選舉以後，聯誼會應積極做些什麼事？

答：選舉過後，黨外勢力會重新整合。

可以把黨外從自由中國時代迄今所呈現的精神風貌作一評估，提出對未來規範性的意見。至於整個存在於台灣社會中的諸多問題也要作一完整的研究整理。

問：你認爲，聯誼會在選舉前主要應從事那些工作？

答：後援會的文宣小組成員大多也是聯誼會成員。因此聯誼會可藉這個橋樑達成二個目的。一擬定類似黨外政綱的共同政見。二彌補後援會和聯誼會過去產生的隔閡。

問：選舉過後，我們該注意的將是什麼呢？

答：選舉後第一件大事就是國民大會的召開，國民黨爲了解決法統危機，必然會有遞補的議案提出來。聯誼會成員最適合充當批判的角色，因爲他們對這些問題最清楚。

問：有沒有其他需要補充？

答：過去黨外政見雖然探索面都相當廣，但未免太模糊。現在我們通過一套不錯的程序，凝聚黨外知識份子菁英，應該可以產生一套完整的政見。

問：長期以來，黨外或基於意識形態、政治立場、派系鬥爭而不斷有摩擦。你認爲有什麼具體作法能化解這種矛盾或使此種矛盾淡化？

答：很難。我想還是透過充分討論、了解對方、建立合作基礎的意願。

問：你還沒有其他感想？

答：我對聯誼會第一次開會的感想是個樣子：衝突並不是壞事，衝突是活力的表徵。它比後援會的政治實力鬥爭具有較強的

訪總幹事 周伯倫



純潔度，在性質上是不同的。藉著這種衝突，每個人都可以冷靜思考他以前忽略的問題，反而可以達到內部整合的功能。對外也可以藉聯誼會釐清並不具有黨外理想的魚目混珠者。

聯誼會是三十年來水準較高的政論作者群組成的團體，國民黨的作家聯誼會根本無法與之相比擬的，在這麼好的前景之下，大家應該好好珍惜，不能讓它成爲曇花一現的歷史過客。

聯誼會現在面臨的一個考驗是如何獨立於黨外政治權利鬥爭風暴之外，純潔的選擇一條獨立的發展法則，這樣才有長遠性的貢獻。



問：身爲作家編輯聯誼會總幹事，請問對未來會務推展有什麼構想？

答：依據聯誼會章程及施行細則看來，秘書處總幹事的任務不在於推動實際會務，那是學術、財務、康樂、公關四部的職責。我的任務應該是配合的樞紐，並且尊重四組召集人的構想。

目前四組所預定設計的活動有①學術部配合年底選舉，舉辦選罷法座談會。在後援會正式推出候選人後，對他們的助選員舉辦法律講習。比較長程的計劃則作一些社會力調查，民意測驗等。②康樂組也爲了配合年底選舉，計劃舉辦海報、口號與歌謠比賽，有專人評審，並且發給獎金。也擬舉辦徵文比賽，要大家把國民黨最差的地方寫出來，當做年底選舉時的政見。另外也籌組一些聯誼活動、放映電影，達到同樂的效果。③財務組的首要工作是募款，雖然有會費的收入，但狀況仍艱難。目前朝二方向努力，一是向較賺錢的雜誌社請求每月三千元的捐款，二是向關心黨外的企業家、律師、學者尋求樂捐。④公關組的工作主要是對批評和疑慮有所澄清。

問：聯誼會對外長期性的作法將是如何的呢？

答：我同意會長林濁水接受「民主人」訪問時的看法。

根據聯誼會章程規定，本會是學術性、批評性、聯誼性的組織。批評性在此應作較爲擴充的解釋，不僅批評國民黨，也對黨外背離理想的施加壓力。此外，我對組織章程中第三條非常注重：我們需要一個基本共識，以和平方式促進台灣民主政治並確保人權，台灣前途應由台灣全體人民共同決定。因此我內心也時常保持警惕，在活動進行之時，我也希望能扮演衝突調停的角色，促進黨外團結。

問：你身兼後援會和聯誼會的雙重職務，對於二者之間或多或少的矛盾，你如何有較具體克服的方法？

答：徘徊在年輕朋友理想主義式想法和現任民代政治實力論之間，我一度有慌了手脚的感覺。檢討之後，我決定幫忙謝律師和林文郎直到籌備完成，然後離開。林濁水後來跑來找我時，我心意已決，畢竟就階段性功能而言，聯誼會對我的需要性比後援會迫切。

有一次在立法院碰見康寧祥，他勸我不要丟這趙混水，否則以後我會很淒慘。我知道他是出自善意，當時我回答說，因爲我從後援會到聯誼會的過渡性角色，可以讓大家都感到這二個團體基本上不是對立的。在年底這次選舉，二個會的目標是一致而不是分裂的。當時康委員祇是笑了笑。

問：身爲第一任總幹事，很多事都是百

廢待舉，在執行會務之時，你有沒有碰到什麼困難，需不需要幫忙？

答：目前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年底選舉；後援會也設有四組——文宣、聯絡、總務與政見。我想雙方的工作不應重疊，以免浪費人力。假如他們需要支援，我們可以把每月會及其他座談會集思廣益的成果提供給他們。這二個會是平行的，沒有說誰屬於誰的問題，應該互相支援才好。目前後援會秘書長也是聯誼會會員游錫堃，我也曾告訴他，我們樂意幫忙。

問：你覺得聯誼會應該是什麼性質的團體？

答：先從目前的功能來講，聯誼會章程指出本會是學術性、批評性、聯誼性的。這種界定是比較抽象。我希望聯誼會是協助性的團體，不是跟人家爭權奪利的黨外想站在台前的，我們編輯作家可藉幕後工作充分協助他們。當然，協助是有選擇性的，選擇的過程就寓有批評的功能。我們當然要考察該候選人是否背離黨外的理想；亂七八糟的，我們不可能去為他扛轎。另外我希望黨外所有團體、所有雜誌不要尖銳對立，要把槍口一致朝向國民黨炮轟。



訪 紀律委員 謝長廷

聯誼會可以扮演 文工的角色

問：在目前的黨外情勢下，你期待黨外作家編輯聯誼會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答：不論從精神上或實質上來說，黨外作家編輯聯誼會的成立都有很大的意義。至於將來是否能發揮它的功能就要看以後的做法了。在談到對作家編輯聯誼會的期待以前，我先交待一下聯誼會成立的背景，個人認為，聯誼會的成立多少是因不滿後援會而激起的。另外，作家與編輯想集體對選舉表達意見也是動機之一。

我認為聯誼會長期的目標，可分對外跟

對內來講。聯誼會對外應該扮演文工的角色；黨外目前沒有正式組織，聯誼會可以是「實質政黨」或是「軟性政黨」的路線。也就是說我們雖然沒有政黨，但可以讓許多其他組織實質執行政黨的各種功能。

譬如後援會可以扮演政黨推選的功能。將來成立的議員服務處或民意代表聯誼會則可以執行監督、議會政黨或是政黨服務的功能。而黨外作家、編輯聯誼會可以扮演文工的角色；第一要研究黨外的目標與路線。第二對外要宣傳黨外民主運動的目標。第三要教育選民民主法治的觀念。第四要研究公共政策；譬如研究政治以外的經濟、社會、文化、教育等問題，再就黨外的觀點提出公共政策。

至於對內，聯誼會應該執行內部壓力團體的功能；第一批判、反省黨外的路線與方向。第二監督黨外民意代表。至於實際做法，如果將來，編輯作家對黨外的路線與目標意見很一致的話，選舉時，可將候選人都請來聯誼會，聽取他們的政見之後，表示支持不支持，這樣內部壓力團體的功能就可以顯現出來，而扮演類似美國利益團體的角色。就如同在美國，律師可以詢問總統候選人司法制度如何做，聽取不同候選人的意見後，律師公會就可以開會決定支持何人。

問：聯誼會成立時似乎跟後援會存在著矛盾，你認為聯誼會與後援會應如何互相對待，才能求得黨外的最大利益？

答：從長期來講，選舉時聯誼會應停止對內的批判，聯誼會與後援會並沒有衝突。

不過，由於年底選舉將屆，黨外對外要先求一致。就是說選舉時，要偏重對外的功能，選舉後再加強對內的功能。因為選舉中間，對內批判繼續的話，黨外的支持者會對黨外的形象混淆不清。因為黨外雜誌不是很普遍，並不是每個人都能熟悉雜誌內容，弄清楚內部批判的來龍去脈，光看表面他們會覺得黨外很亂。選舉過後還有兩年的時間，這時可以再來慢慢的批判。所以一旦後援會提名好了，就要暫時停止內部批判，在外部的壓力下先要團結起來。

問：請你就聯誼會的章程，談一下在實踐方面應有的具體方法。

答：按照章程的規定，聯誼會的宗旨是聯誼性的、批判性的、學術性的。至於具體的做法，我認為：第一聯誼要跟活動結合，聯誼不是幾個人私下時常聚頭；聯誼會應該不斷的活動如辦學術演講，座談會等，透過活動可以溝通觀念，認識每一個人。第二是學術要跟實踐結合：台灣的政治現象很特殊，我們的政治理念是從外國來的。這些政治理念可以利用，但是黨外的路線跟策略，外國的那一套並不一定適用；因為路線必須受歷史、社會、條件的制約，絕對不是主觀的。不是那一條路線好，就拿來用，路線必須先考慮客觀環境。現代的政治學者及既存政治著作無法完全提供黨外適當的路線。黨外必須研究如何結合台灣社會其他的政治資源及力量，如文化工作者、商人、學生、農民、工人等，路線要用實踐不斷來檢驗，用歷史來批判。學術要與實踐結合，不能用唯

心論一直灌輸。另外理想與實踐要保留距離，但距離不能太遠，理想一定要在黨外的政治資源射程之內。這樣理想與實踐有一個緊張的關係，實踐可以達成多少，理想就加高一點，這一種緊張的關係能保持下去，黨外的運動才有希望。

第三批評要與服務結合：批判與服務結合的意義是聯誼會對黨外政治運動要先奉獻，先提出服務再來批判，這樣聯誼會的權利義務才能平衡。批判才能為人接受。而且要站在一千八百萬人的福利上來批判，避免個人的恩怨，這個理念很抽象，但是定要成為大家的共識。另外批判要反映全體人民的利益，這樣批判比較不會與民衆脫節。



訪 紀律委員 劉守成

在「民主」的前提下進行團結

問：就長期和短期來看，聯誼會對黨外內部能扮演什麼角色？

答：短期上，聯誼會大概有二種功能，一是扮演壓力團體角色；一是繼續陳述理念，讓黨外支持者有些理念上的溝通。為什麼只能做到這兩點？這牽涉所謂的實力問題。目前黨外主要的活動方式是選舉，而依我的角度來看，我們應該把選舉看成是一種群眾運動，而不是取得席位的手段和工具；但是群眾運動仍然需要實力，即是聚集政治資源和動員人力，然而目前新生代，這兩方面都很缺乏。

就長遠來看，我比較希望的是，聯誼會的成員經過觀念的溝通和共識，能夠往基層——不論是地方群眾或工農階級，去做一些紮根的工作。我認為任何個人和任何道德訴求都沒有保證，也無法得到民主果實，最重要的是制度，制度的建立在於制衡，而制衡需要力量，沒有力量，制衡只是停留在理念層次上的，而只有新生代往基層群眾去努力打拚，才有獲得制衡力量的可能。

問：那麼透過聯誼會這樣的團體，應該如何往下紮根？譬如說辦些什麼樣的活動？

答：我想從事這種群眾運動，是最遭忌諱的，因此必須顧慮技術上的問題。以目前

聯誼會來說，可辦一些有關各階層本身利益問題的演講活動，讓群眾瞭解與他們切身有關的權益問題，並做理念上的溝通。而聯誼會的成員可依個人的專長，從事醫療上、法律上、或日常生活等等的實際工作服務，去深入群眾。在這方面，聯誼會還可做一些協調、溝通的工作，譬如人力的調配，及彼此的心得交換和溝通等。

問：我們預計明年台灣的情勢會有些異動，如國民黨召開二中全會，台海兩邊的問題壓力會增大、臨時條款問題、其它重大法案如勞基法等，在內外壓力之下，經濟可能更形悲觀……黨外在年底選舉結束後，要面對這樣一個新的局面，在此情況下，您認為聯誼會可以做什麼樣的工作？

答：臨時條款問題，我認為應提前在這次選舉，訴之群眾，並成為黨外候選人的重要政見，關於這個問題聯誼會應該可以發揮一些作用。至於對台灣社經結構內外的瞭解，學術組可以從事意見報告或專題討論，當然這之前應做深入的瞭解。然後我們也可以聯誼會的名義簽署將這些意見對外公開。雖然我們的看法，對國民黨的決策不能發生重大的衝擊，但可視為一種人民意見。聯誼會可以做類似這樣的研究和瞭解。

問：關於「壓力團體」的角色，有人認為聯誼會應著重於黨外內部，有人認為對外更重要，你的看法如何？

答：關於這一點，我的感覺是這樣，這幾年黨外快要變得和國民黨差不多了，對我而言，認同的不是「黨外」或「國民黨」這

個標幟，而是民主原則和理想，以此衡量，我認為兩者是一樣重要的。

問：黨外目前存在很大的分歧和紛爭，聯誼會在化解這些問題上，你認為是否會有正面的功能？

答：基本上個人恩怨牽涉非理性的因素，誰都很難插手，至於牽涉到意識型態和立場問題時，我想聯誼會可以扮演一些小小功能。當然，意識型態問題比較敏感，牽涉到安全考慮等。而聯誼會可透過比較中性的立場，舉辦小型的座談會，大家提出比較具體的問題，互相溝通、討論，增進彼此的瞭解。

問：許多人對聯誼會能否長期存在及能否發揮功用，都抱著懷疑態度，但是，這也不是完全不能努力的，可否請教你，為使聯誼會長期維持下去並發揮功能，你認為應照顧到那些原則上和技巧上的問題？

答：基本上，章程的遵守是非常重要的，在這方面，紀律委員會可能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而較實際的說，一個團體在長期工作及發揮作用上，不管理念，原則如何規範，利益的分配還是維持一個團體存在的重要因素。今天我們和「黨外主流」衝突的因素，將來也可能在聯誼會裏面發生；因此，聯誼會能不能成長，培養實力，真正成為有實力的團體，就變得很重要了。

問：聯誼會的存在與否，和黨外內部成員的努力有密切關係，但是我們還要面對國民黨的統治……

答：談到這個，應該是策略做法的問題

，這需要對國民黨政權本質有深刻的認識，在政治、外交、世局變化中，國民黨會有什麼反應……，我想聯誼會的主要行政人員和紀律委員，可能要做些評估，然後做些策略，因應時空客觀形勢的變化，儘量避免重複以往的錯誤。



訪 紀律委員 鄭南榕

**我們不要做
跟屁蟲**

問：你身為聯誼會的紀律委員，加上長期在黨外活動及對黨外的瞭解，對於現今黨外的情勢，以及目前所擁有的條件，你對聯誼會未來的發展有什麼期待？

答：我想，聯誼會已經有了章程，我們

每個會員的活動，應儘量不要違反章程規定，把整體的力量凝聚起來，發揮壓力團體的影響力。

問：聯誼會的成立，基本上與後援會違反民主原則，有相當大的關係，那麼以編輯作家爲主的聯誼會，是不是能消除後援會與新生代間的矛盾性，甚而在年底選舉上，能做有效的合作？

答：這裏面牽涉後援會章程違反民主原則的問題，但是後來後援會在章程上做了修改，算是與新生代間的妥協讓步。不過，這仍要看將來事情如何發展。基本上，聯誼會本身成員的背景範圍比較大，要動員會員來投入選舉工作，必須要有些策略上的技術經營。譬如說如果與後援會採取合作態度，如何合作法，當由全體會員參與討論，並進行決議。但是有一點很重要，要讓聯誼會發揮它的影響力，我們不要做跟屁蟲！

問：聯誼會的幹部已經由紀律委員會審核通過，你是紀律委員，對這些人事任命，你有何看法？將來聯誼會的活動，你認爲應如何做？

答：根據章程規定，紀律委員只核定內閣人事任命，至於活動計劃並不須要經紀律委員審核的。至於對聯誼會的期待，我只說對內活動方面，希望聯誼會能提供較多的活動，讓會員有較多的交流機會，互相合作做些事情；至於說因意識型態和立場關係，而致意見不同，那並沒有什麼關係，我們可以努力建立一種民主規範和民主制度。



訪 紀律委員 林正杰

除了壓力， 還要使人信服

問：以黨外新生代爲主的聯誼會，如何才能使它有正面的發展？你認爲應注意那些問題？

答：第一，聯誼會要塑造較好的形象，對內而言，民主討論的制度一定要建立起來，議案應充份討論溝通，不要輕率表決，因爲表決經常是兩種極端的選擇，在尚未充分討論的基礎上，表決不是最好的解決之道。

對外參與整個政治活動，我認爲應在重要事情上有分量的表達意見，進而發揮它的影響力。聯誼會既然是由新生代組織起來的

，希望能成爲代表台灣社會中一股進步力量的團體；同時近年來台灣社會中發展出來的一些開明進步形象，能在聯誼會中充分顯現出來。

同時，一個進步的團體，它的活動應該更豐富、更多元性、更有深度。我更期望聯誼會能變成一個持不同意見的人面對面討論的場所！過去在黨外的派系裡，有種「兩極端互不依賴」的現象，甚至老死不相往來。事實上，在經過溝通之後，也許會發覺彼此的差距並不是那麼大，經由彼此的瞭解後，在理性思考台灣前途問題時，應該會有些「公分母」的。

問：有人認爲，聯誼會的組成會對黨外中央後援會的「政治實力擁有者」，產生制衡作用，所以有人期待它成爲黨外內部的壓力團體，但也有部份人認爲，它應針對國民黨扮演壓力團體的角色，你的看法如何？

答：「政治實力擁有者」這個名詞有待商榷。至於行使壓力，像聯誼會這樣的團體，不管對國民黨或黨外人士，必然會產生壓力的。然而，我認爲除了予人壓力外，還應使人信服。譬如說，選舉時我們能給別人多少幫助？如果我們認爲民意代表不是唯一的政治實力擁有者，那就証明了我們的影響力；選舉時，沒有聯誼會的支援，他們就不行，或沒有我們提供資料，民意代表的質詢就不精彩、不突出。總之，我們要讓他們信服，讓他們了解一百多個人組成的智囊團，對他們是有幫助的，唯有這樣，才有影響力和壓力可言。

另外，聯誼會的「安全性」必須顧慮，它的活動應該儘量避免產生危險，否則因而造成雜誌編輯、作家被逮捕，或使將來類似性質的團體不能組成，這對民主運動將是很大的灼傷，說不定又使黨外發展面臨另一次危機。

問：你剛剛提到，透過幫助、服務的形式，對黨外既得利益的一群人來行使壓力，那麼對國民黨而言，聯誼會是不是可以變成一個有效的壓力團體？

答：我們不必擺明着說要施壓力，事實上像「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這樣的團體存在，對國民黨就是很大的壓力了。我相信這個團體如果能平安存在幾年，絕對能成爲主導未來台灣民主政治運動的團體，不須要任何口號，自然就會有影響力。

問：聯誼會投入年底選舉，應該是必然的，而選舉後，不管是黨外或是整個台灣政治結構，應該都會有所變化，那麼聯誼會面對新局面，應該有那些作爲？

答：要做的事是做不完的。我認爲較急迫、較具體的是成立一個資料中心，把目前的成果先累積起來，譬如所有公職人員診斷這個體制時，所得到的心得、資料，將它累積起來，從中發掘問題，進行分析。對社會問題、政治體制有深入的瞭解後，政治實力也相對的累積起來。因此，資料中心的設立對黨外是有絕對幫助的，現在的「戰爭」不是靠槍桿子，而是靠知識、頭腦，我們講道理勝過國民黨，我們就贏了。聯誼會最重要的是建立知識力量，而知識不是憑空想像的。



訪 紀律委員 蘇慶黎

透過聯誼會 學習民主生活

問：據報導聯誼會會長林濁水先生的「內閣」人選已獲紀律委員會會議通過，您認爲他們都能勝任未來會務的發展嗎？

答：林濁水所挑選的各組召集人可以說是目前黨外的一時之選，而且適才適用。林濁水一向以公正和正直著稱，和他們之間的配合應該是沒問題的。至於是否勝任，還要看來會務發展的範圍。據我私下從各組召集人得知目前的會務以支援年底選舉爲主，這幾位召集人都是助選大將，必然是能勝任

的。至於選舉之外的長期會務構想，不久即將召開第一次月會，各組召集人一定向大會報告，屆時才可能有正確的評估。

問：林濁水先生在接受「民主人」訪問時曾談到聯誼會做爲「壓力團體」的構想，您是否同意他的說法？

答：基本上我同意他的說法，不過有幾點意見想補充。

首先，做爲一個「壓力團體」，並不因爲人多就必然發揮影響力，能夠提出更深入、更明晰、更有系統的意見（或批評）才可能發揮影響力。其次一定要選擇適當的問題和適當的時機發揮，才有助於這個團體的成長，否則徒生紛擾。到目前爲止，台灣最成功的壓力團體可能是「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在它的發展過程中有它失敗的地方，也有許多值得我們效法的地方。我建議聯誼會的幹部們不妨把「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的發展，做爲個案研究研究。

其次，我個人認爲要成就一個成功的「壓力團體」，需要這個組織內部先健全。目前雖然會長、副會長，還有各組召集人均是理想的人選，但是決定這個會能否發揮影響力還有其它條件。如寬裕基金，尋覓適當的會址，建立豐富的資料室，發揮公關和學術界、文化界建立合作的管道等都是必要的條件。因此，我認爲在這個草創期，各組的工作都是同等重要、同等艱辛。黨外的朋友一般來說均富理想而且有活動力，但因爲黨外只是一群人的概稱，並不是一個有組織的團體，因此爲了絕大多數的黨外朋友都沒有

從事組織的經驗，聯誼會能夠順利發展，我們有必要聘請一些有組織經驗的朋友來做顧問。聯誼會如果不能建立正式的顧問制度，我也希望聯誼會的幹部們能夠找到適當人選虛心求教。顧問不只針對整個組織，在各組當中，我個人便認為學術組織極有必要組織一個強有力的顧問團。

問：不少支持黨外的朋友擔心，以目前黨外陣營所展現的分裂現象，聯誼會是否可能前途，您的看法呢？

答：正因為有分裂的現象，所以對團結的需求也特別高，所以我反而認為聯誼會的出現是一個適當的時機。我認為所有的人，只要是愛這塊土地，這裏的人民，便應該盡量團結在一起工作，就這一點來說，我對年青的一代有更大的信心。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黨外目前的分裂現象固然有許多因素，其中之一，我認為是因為沒有組織，沒有好的領導，更談不上紀律。「聯誼會」的成員絕大多數是較富理想色彩，較少現實利益包袱的，雖然意識型態有些分歧，但並沒有兩極化的發展存在，所以結合的基礎還相當理想。

只要有人的地方，必有矛盾存在，問題是我們怎麼看待矛盾，怎麼處理矛盾。共產黨把矛盾分為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依我看，黨外朋友之間的矛盾基本上是人民內部矛盾，所以在此我要呼籲黨外的朋友們，不要用處理敵我矛盾的方法來處理彼此的矛盾。這一陣子某些黨外朋友在處理矛盾時可能有些偏差，依我的觀察，主要還是缺乏經驗所致，「聯誼會」的存在正好提供機會讓黨外朋友學習「民主生活」，相信一定有助於黨外的團結。

問：據說有某位黨外前輩曾警告年青人不要參加聯誼會，也許他認為黨外組織一向遭忌，容易發生安全問題，依您的看法，「聯誼會」可能克服「安全」的問題嗎？

答：從某個角度來看，這是最沒有把握的問題，因為執政黨對於「安全」的態度隨著內外局勢的發展而有所變化。依目前台灣資訊封閉的情況，黨外人士很難對整個局勢的發展有正確的評估，要發展更安全的策略自然困難重重。因此我們只能以最謹慎和稍嫌保守的作法踏出這一步。我相信只要聯誼會內部能建立民主的程序，在共識的基礎上遵守組織的宗旨，「聯誼會」這一小步，也許將是整個黨外的一大步。

侯立朝 / 著

哲學經濟學

四〇〇頁 / 二〇〇元

這本書寫作的方法與中外經濟學家都不相同，它以簡單的五個模型，解釋了古典經濟學、馬克斯經濟學、暴力經濟學、現代經濟學、民生經濟學，和第三種經濟學的新思考，是散文式的不是數學式的，所以很容易懂，而且充滿了道德的感性，章章令你感動！

出版：楓城出版社 郵撥：104063號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13號

誰說癌是絕症？

十四年前，年輕的李豐醫師得了癌症，她不但勇敢、堅強地活了過來，而且活得有聲有色。遇到癌症，她往往以白帶為例，鼓勵他們。在日，並以自己的經驗為經，以專業醫學知識為緯，陸續寫了數篇防癌、抗癌的文章，結集成書，共分「癌是什麼？」、「癌不是突然發生的」、「癌也是小病」三大部份，深刻感人，值得所有關心癌症的人一讀。

著者 李豐醫師 序價 八十元
出版 健康世界雜誌社 郵撥 106474號

誰來為漁民補破網

本刊編輯部
■ 高雄專訪

賀兆雄談東沙羣島海難問題



政法令的問題，針對這次不幸事件的發生，賀兆雄認為唯有組成自由的漁船工會，才是解決漁民困境的最佳途徑。當然，相對於賀先生力組工會的滄桑奮鬥，執政當局的有關單位，事實上一直扮演著暗中阻撓的角色，執政當局種種非法鎮壓的行動，適時的暴露了官僚與船主沆瀣一氣，藉以剝削船員權益，視漁人生命如蔽履的事實。

據側面消息傳出，不久前尚且有人打電話給願為賀兆雄出面發言的高雄市黨外市議員蘇玉柱，恐嚇蘇議員說：「賀兆雄隨時會入獄，你不要自惹麻煩，為他說話，否則……」。

編按：
賀兆雄籌組「高雄市漁船船員職業工會」一事，本刊七月號曾予披載。賀先生為籌組船員工會，這些年來不惜放下糊口的工作，奔波於全國的大、小行政機構，他的精神值得敬佩！
最近，東沙群島發生海難，國內的新聞媒體，皆以相當大的篇幅，檢討並探析現存漁

有關單位藉威脅，恐嚇企圖破壞憲法賦予人民籌組自由工會的權益，高雄市社會局長白秀雄更與漁會理事長蔡定邦聯手，在漁會會員大會的公開場合中，罔顧會員的意願，僞稱會員同意不宜另組漁船員工會。執政單位明、暗兼施，傾全力意圖剝奪民意的行為，實已觸犯法令，賀兆雄先生已決定將針對此點，到法院按鈴控告白、蔡等人偽造文書。

本刊有感於海難事件所遺留下來的諸多問題，唯待自由工會的組成，方有較佳解決途徑，特於東沙海難事件發生不久之際，訪問賀兆雄先生，請他談談漁民生活，海難事件賠償與籌組工會等種種問題。賀先生在接受訪問之餘，特囑咐筆者，希望透過本刊的訪問，讓社會大眾充份瞭解漁民生活的辛酸，並施予經濟上的支援，有心支助不幸受難家屬者，請將救助金寄交「夏潮雜誌 523980 帳號」。

最後，在開始訪問之前，讓我們共同來為怒海下喪生的漁民同胞，表示由衷、肯切的祝禱，願家屬們也節哀！

海難頻傳誰來負政治責任

圖：東沙群島海難發生之後，各大報章、雜誌爭相報導此一不幸事件，請問賀先生，海難事件通常發生的狀況是如何？

圖：海難事件的發生，大抵可區分為自然災害與人為因素兩方面。自然災害舉凡遇上颶風，觸礁擱淺皆是，這次東沙群島的不幸罹難，即是遇上強勁的艾倫颱風

。雖然這是自然災害，却並不意味不可防止，譬如這次船隻所以會遇上強力颱風，氣象台要負相當大的責任，如果不是氣象的誤報，船隻當不致於盲然失航，誤入風暴中。事後，氣象台的職員在電視中辯稱，他們預報氣象的範圍僅限於台灣近海一百哩海面，船隻遇難地點不在此限之內，這是極為不負責任的推辭，充份暴露了漁業當局罔顧漁民性命，視船員生命如草芥的心態。理由很簡單，如果氣象台不能預播超出一百哩之外的海面狀況，為何還允許漁民到此限是經濟成長的一大來源，難道漁民在海上為政府打拚，有關單位竟湊不出些許錢，增設氣象設施嗎？這是說不過去的，針對這點，我們應該追究氣象台的政治責任，可能的話，政府也應該以「國家賠償法」來償付不幸受難家屬，以服民心！

問：氣象誤報是這次海難發生的主要因素，據聞通訊設備不全也是每次海難的重要原因。

答：沒錯。這就該追究到船主身上了，我們的漁船每次出海時，大都草草成行，船東有時為了省下裝備通訊設施的錢，竟然在毫不經過檢查的狀況下，隨便裝上一台破舊的機器，便讓漁船漂流茫茫大海中。而且，許多船上都不雇用發報員，因為這樣也可省下萬把元的薪水，船東只顧自身利益，蔑視船員生命，由此

可見一斑。另外，救生設備也是一大問題，去年七月間，我國漁船金春號，在南非外海遇難，十七名船員失蹤，據南非當局指出，導致失事的原因是逃生設備破舊無法使用，才讓大難臨頭。消息傳出後，先進國家交相指責我國有關單位罔顧漁船員生命安全，紛紛規定我國漁船需在作業當地檢驗合格後，才准出海作業，自己國家的漁船需受別人檢驗才能作業，這實在丟大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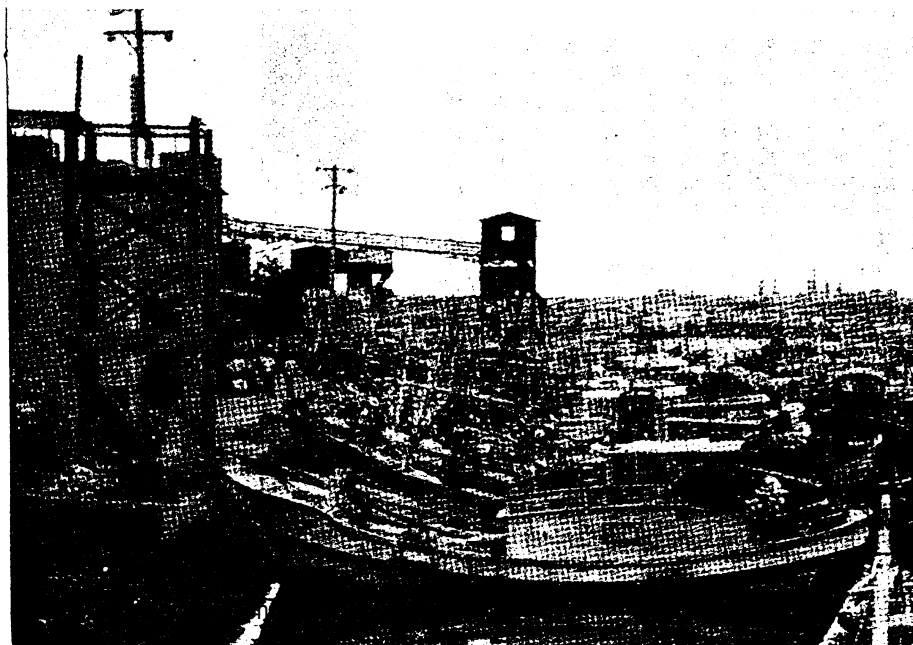
再多的保險都保不住船員的命

問：船上的設備既然如此差，發生海難自然不可免，問題是海難發生後，船主的態度如何？聽說所謂的保險制度，也是漏洞百出，請賀先生談談保險、撫卹的問題，好嗎？

答：好的。這個問題得牽聯到工會是否能組成這個問題上面。由於目前船員沒有工會作保障，既有的漁會又只是資方的傳聲筒，在發生勞、資糾紛時，船員只有備受欺壓，聽命船東的恣意安排。

目前，漁船員可能接受的保險有兩項，其一是勞保，另有平安保險。而勞保就法令規定是採強制投保的辦法，也就是船主應該出面主動幫船員辦理，然而，就拿這回東沙遇難者的例子來看罷！由漁會的檔案透露，大多數就未投保，這都是船主一手遮天的結果。而且，有關單位對漁民的勞保，所訂的規章也

相當嚴苛，漁民的收入一般每個月只有七、八千元左右，所繳付的保險費，卻可比於工廠廠長投保十萬元薪資每月的保險費，然而，一旦發生不幸事故時，他們的償付費又如何呢？說來令人扼腕，像這次澎湖籍的十名失蹤船員，勞保費最高只能領得七萬元，一條人命只值七萬元，換算起來，他們的償付費竟比童工所得還少，有關單位也未免太會榨取漁民了。



保險金豈可充當撫恤金

圖：再談談平安保險罷！

圖：對，我正打算要講！

平安保險因為是未強制投保，因此，船主有時便來個「惡意的缺席」，故意不幫船員辦理，像這次遇難的三十人當中便有六人未投保，等於平白失去六十萬元保險償付，其他生還者之中也還有五十四人未辦平安保險，這就漁船員的生命保障而言，實在是一大打擊。

平安保險過去也曾發生一些問題，由於船員一般知識水準較低，船東視其為欺負的對象，通常都不將保險單交由船員保管，發生海難時，船員若不懂得追究的話，船主便聲稱未辦平安保險，然後私下受難船員的保險金，較惡劣的便就此讓家屬含冤莫白，好一點的，便假慈悲地拿出保險金的一小部份，充當撫卹金，發給家屬以示公司的大恩大德，這也是船主為顧全既得利益而瞞騙，欺壓船員的事例之一。

圖：聽說有些更惡劣的船東，一旦在知道捕不到魚時，便故意將船炸沈，一方面私領產物保險，更搜刮了船員的保險費，有這樣的事嗎？

圖：確有這樣的例子，這也就為什麼許多船員只要上一次船，便即早想脫身的原因。生命、財產沒有保障，自然視捕魚如畏途

組成自由工會才能真正保障漁民

圖：賀先生，既然船員生命毫無保障，若欲解決諸多問題，不是難如登天嗎？

圖：也不見得，譬如組織工會便能解決這些問題了！

如果工會成了，非但能改善勞、資關係，提高船員的待遇和福利，而且能保障船員生命的安全，對不幸罹難的家屬也能做到盡量發給賠償、撫卹金額。畢竟，目前我國漁業最大的難題，便是船主與少數行政人員沆瀣一氣，私飽既得利益，才會形成「打爛仗」的局面。有了工會，便能站在勞方的角度，看對問題，與船主相互抗衡了！

舉一個例子罷！見諸報章，我國的漁船和船員常有不幸遭菲律賓或印尼扣留的現象，按規定扣留期間，政府應與船主共同救助家屬每月四千元，但是，大多數船主非但不依法定程序辦理此事，且尚有在船員被釋歸國之後，船主竟然要求船員共同償付出航費用及交涉費者，如果船員借不到錢給船主的話，便予以解雇，並通令不讓他上其它漁船工作，船員在討海為生，無法依陸謀生的狀況下，通常只有任其宰割了！這樣令人傷痛的事，除非組成自由工會，否則，根本毫無解決辦法。

圖：那麼，組成工會在法律效用，上也一定也扮演極重要的角色了！

圖：當然。例如，目前如果船主未依規定行

事，而與船員發生勞、資糾紛時，通常協調單位都護著船主，對船員的懲罰則相當嚴厲，不是吊銷船員證，便是不准讓他上其它船工作，這分明是宣判船員一家就此斷炊，如此，更加深了船員與船主或漁會幹部的裂痕了！

目前，漁業法並未明訂船主未履行政義務時，得科以刑法或罰款，而船員為了謀生求飽暖，根本也沒有時間和金錢請律師打官司，在忍氣吞聲的情形下，船主囂張，無法無天在欺榨漁民血汗，已經是既成事實了！面對這樣不公平的情形，我想只有組成工會，才能壓制船主繼續迫害漁民。組成工會，才能讓漁民在法律上獲得保障。

圖：不過聽說有關單位一直暗中阻撓你組成工會。

圖：沒有錯，貴刊七月號曾提及有關單位如何暗中阻撓我組工會的事，那些都是事實。

蔣彥士說：「組工會違反黨中央政策！」

我認為：「蔣彥士才違反黨中央政策，因為憲法明訂人民有組工會的權利」

王昇說：「組工會易造成勞資糾紛！」

我認為：「剛好相反，組工會正為了平息勞、資問題，上面提到的都是最好的例證！」某情治單位慷慨激昂的說：「賀兆雄有政治上的不法企圖」

我認為：「我絕對依法行事，毫無政治企圖！」

台大學生運動 卅年回顧

李綠



一、從台灣光復 到二二八

亞細亞孤兒回了家

一九四五年，縣延多年的戰火終於在太平洋區平息。對日抗戰了八年的國民政府，從戰敗的日本軍閥手裏，收回了台灣。成立於一九二八年三月，由日人爲研究東南亞資源及便利在台日本青年升學，所創設的「台北帝國大學」，也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五日爲國府接收，改組後更名爲「國立台灣大學」。

大戰之後的和平，並未在海峽對岸那片廣闊的土地上維持很久。戰後疲憊的軍士似乎連氣都還沒喘定，就又被迫拾起槍枝，推出大砲，重新玩起戰爭的遊戲，只不過，這一次槍眼瞄準的對象不再是入侵的異族，而是自己的同胞。而自己人打自己人的結果，則是國民政府的垮台。由點、線的棄守到全面的潰敗，由南京轉進重慶而到台北，戰場上失利的當權者，倉皇移動它巨人般臃腫龐大的身軀，游過海峽，窘迫地縮身在空間狹窄的海島上。

國共內戰下的經濟大恐慌

一九四五年八月，台北市食米零售價一斤值台幣兩毛錢，到同年十一月，台北市一斤食米漲為台幣十二元。物價指數隨著時間的脚步躍升，一九四九年春，一斤白米漲到台幣四千塊，至一九六一年春，一斤白米的市價竟是六年前的八十萬倍！國民政府為應付內戰，濫發紙幣，造成了劇烈的惡性通貨膨脹，台幣與法幣的兌率由一比三十，猛跳至一比一六三五（1945年～1948年），無數人在短短三年之間，由小康驟變為赤貧。因為大陸上的經濟恐慌比台灣來得酷烈，物價飛騰，使法幣頓時成爲不值錢的廢紙，然而，這些廢紙在政府的公定匯率下，到台灣來，卻能便宜地換取大量物資。台灣農民出售白米，可以獲得鉅額的通貨，但厚厚的一疊鈔票放在家裏一夜，隔天到市場上，竟然買不起任何東西——匯率又變動了。一九四九年六月，國民政府發行新台幣，宣佈四萬元舊台幣換新台幣一塊錢——一隻牛剝兩層皮——這句話正是台灣人民在當時的經濟慘況下捱命渡日的最佳寫照。

經濟恐慌導致社會嚴重的不安，大陸的亂局不可免地也在感染台灣的社會，甚至擴散進學校的校園之內。日據時代蓬勃的學生運動，表面上似因日人的放棄統治而漸消匿，但反抗極權壓迫之精神仍普遍存留在台籍學生的心中，加上閱讀的自由（當時大陸上，國共正在打打談談的階段，台灣雖在國府掌握之下，但控制不嚴，所謂「紅書」在市面上皆公開展售，不僅是大學生，一般的初、高中生也可以看懂這類著作中較淺顯的。

而當時的社經狀況，委實爲使學生對「紅書」產生興趣的主因。更激發校園內思想風氣的盛行，各種意識型態自由流佈於學生群中。而且不可否認的，國共兩黨在大陸鬥爭，台灣並無可能倖免，中共派遣「職業學生」在台灣的校園內從事特別工作，實是勢所必然。由此，隨著大陸難民潮的湧進，台灣的校園在局勢的波動下，愈顯複雜，因隔閡而引發的衝突，時有所聞。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國民黨簡單的大腦無法分清學生運動與共產黨的分際，即使有能力分辨，它亦寧可將學運份子視爲共產黨的同路人，一併解決。因爲，是共產黨也好，純粹的學生運動者也好，二者在它心目中都是不利於其政權的毒素。國民黨迷難到台灣來，所做的總檢討，顯然只停留在痛悔自己和共產黨比起來，控制不夠嚴密，手段不夠殘狠的「技術」層面上，對反省自我本質之工夫，則付之闕如。所以，國民黨到了台灣，仍然沿用在大陸上以鎮壓，亂扣紅帽的手段來對付學生運動。

「二二八事件」像個觸媒，在校園內引發擴大了既有的衝突，也使學生更加認清當時政治、社會的黑暗與不公平。他們秉持著正義感與對鄉土、社會的關懷，期盼能推動政治革新，改善一切的弊端，而大舉介入實際環境，結果卻因當權者的禁忌心態，釀成大批犧牲的慘劇。一九四九年四月的「四六事件」，台北大學生被官方以「叛亂」罪名逮捕的超過百人，槍斃掉的就佔其中六分之一。台大學生有二十多人涉及此案，當時的

台大校長傅斯年，接掌台大甫兩個月，他任人如何勸說，都拒絕相信台大學生會介入此等事。而堪令今人感到諷刺可笑的一件事實，就是當時的教育部長正是現任中國人權協會理事長杭立武先生。

一九五〇年前後，整個台灣這類所謂的學生「匪案」層出不窮，例不勝舉，無辜遭難者不計其數，但無人敢爲此挺身說句公道話。這些被冠上大紅頂的學生，誰都無法否認他們是愛國的，他們純真地爲大眾利益設想著眼，而思而行，但卻無法避免外力強加予他們的扭曲、詆毀，甚至殺頭重罪！

台大自認延續著北大精神。



一九五〇年代台灣的學生運動主力，在於大陸來台的流亡學生，其運動方向大體是延續大陸時代的學運，繼續對政治表達高度的關切和參與。然而，在戒嚴的政治格局下，如此不啻註定了運動被消滅的悲慘命運，從此，在歷史上，也和大陸時代及日據時期原有的學生運動斷線。以後三十多年，台灣的學生運動在層次上分為兩類：一類是傳承自前階段大陸時代及日據時期，名符其實的學生群眾運動，其活動方式常見者即是集體示威、遊行等等，另一類則是校園內的知識份子啟蒙運動，其活動多僅限於辦座談討論，在雜誌上發表文章。就整個一九五〇年代來看，所謂的「再展開新文化運動」即屬上述層次分野的第二類。



「我們鄭重宣言」 再展開新文化運動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八名台大學生署名發表了一篇題為「我們鄭重宣言：再展開新文化運動」的文章。這個七百字的宣言代表了一群大陸來台的流亡學生對當時風暴後的政治社會局勢的反省。一九五〇年初，原

來地位飄搖不定的台灣，因韓戰爆發，美國調派第七艦隊協防台灣，而在軍事上獲得確切的安全保障，加上美援的恢復，人心惶惶的社會也逐漸安定下來。然而，社會的安定並不意味社會風氣之革新健全，當美元資金再度流入台灣，整個社會由內到外呈現的宛似昔日上海陷共前燈紅酒綠、糜爛頹廢的腐象。社會在敗壞，壓制其上的政治當權者卻無動於衷，環繞著政治周圍的氣氛較以往更冷酷森肅，當權者「攘外」的工作獲得昔日「盟友」的幫助，負擔大減，使其能專心積極地「安內」。有心推動改革的學生在此刻仿做過去的經驗，以集體行動向當權者提出直接的政治訴求，不啻引火自焚，而與眾多新舊「匪諜」同一罪名，落得同一下場。

有鑑於此，這群台大學生以思想運動取代群眾運動，來推展社會文化改革，「再展開新文化運動」宣言將運動的立場、目標與方法做了簡明的析述：

「一個政治運動的成功，一個群眾運動的實現，是以思想運動、文化運動為其先導！」

「放眼大局，默察現勢，我們的民族正遭受著空前的浩劫，我們的革命運動，又處於一個低潮時期，我們的社會風氣，不僅未向合情合理之途發展，且日趨奢靡衰頹。身為青年學生的我們，怎能不挺身而出，大聲疾呼，望我們學術文化界，共同肩負起思想改造、文化建設、生活革新以及風氣轉移的大責重任！」

「我們當前的任務是：展開思想運動，

實行生活改造，轉移社會風氣，掀起革命高潮。

對於思想改造，我們主張：思想中國化，思想現代化，思想革命化。因此，我們又主張：外國書中國化，線裝書現代化。

對於生活改造，我們主張：生活規律化，生活平民化，生活道德化。」

「我們的作法是：一、舉行文化座談會，討論有關文化建設、思想改造等問題；二、發行雜誌，刊布有關討論文化運動，思想運動等文字；三、我們謹追隨諸位師長學長之後，敦品勵學，身體力行。」

「台大思潮」的「異化」

台大是台灣當時唯一的大學，以其在社會上之聲望地位，自然極易發揮領導作用。此時期，台大校園內的學生刊物雖然不多，但其發行對象普及校際，可自由登用外稿，且在各校皆設有聯絡員，對運動的開展而言，是有利的助力。這群學生以「台大思潮」雜誌為根據地，在其上發表文章，及其名義舉辦座談，並透過派設各校之聯絡員，在社團間建立連繫。這樣的作法，的確引起了社會的注意，但同時，台大校方及剛成立的救國團（一九五〇年四月，蔣經國於圓山創立「中國青年反共抗俄聯合會」，一九五二年十月，易名為「中國青年反共抗俄救國團」）也插手干預。蓋任何非國民黨發動的學生活動，動機總是令人「懷疑」的。經過學生們努力地溝通與解說，才取得當局的信任，實際上，這個思想運動的發軔，已在校

圍和社會造成頗大的震撼，不少人默默關切這個新發運動的動向，報紙與電台甚至引用了宣言及有關文章中的語粹向公眾傳播，形勢上，當局很難斷然遏阻，所以只有順水推舟，藉著「再展開新文化運動」的招牌，宣傳它的「救國主義」。當時的救國團副主任鄧傳楷，就在運動的機關刊物「台大思潮」上，發表了一篇「新文化運動的再展開」，強調三民主義才是新文化運動再展開的正確方向，「今後革命，除了這『民主』與『科學』二個口號之外，還需要增加一個『救國』的口號，來代替民族主義。」

整個「再展開新文化運動」宣言所揭示的原則，合而為一，就是要發揚民族主義，不能再盲目而無選擇地接受外國人的一切。這裏所謂的一切，包括從物質到思想的照單全收。然而，彼時當權者在政治上喊出來的口號是：「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它期望百姓將所有力量投入它的「反共復國」目標，提倡民族主義，若「導引不當」，瞬間就有可能逆轉為對現存政權大舉創根，所以，當局在表面上似乎支持新文化運動的再展開，但事實上卻是處心積慮要把這個思想運動的層次降低，轉化群眾對此運動的熱情，用「救國」的口號，來代替民族主義。

像這樣的思想運動，在當時就開創風氣，對校園內知識份子產生新衝擊等方面而言，的確有其貢獻。但嚴格檢討起來，這個運動雖然藉著一篇宣言明示了運動的立場與目標，但對新文化的具體內容是什麼，新文化

運動的真正涵義在何處卻略而不談。運動展開後，各方的爭議圍繞著「倫理」、「民主」、「科學」幾個空泛的口號打轉，既對過去五四時期的文化運動不能深入解剖，在客觀條件上，又不能對現實狀況提出切實的批判，使運動初起時的強度頓減，逐漸流為文字上各喊口號的活動，儘管到一九五四年後期，運動的方向重新集中到針對出版界，變成「文化清潔運動」；要求出版界排拒黃、黑、赤色作品，根除權威的盲目崇拜，不要迎合一般不正常的讀者心理而圖牟利等等，但整個運動再也無法刺激社會。

隔江猶唱後庭花

「再展開新文化運動」依賴「台大思潮」、「青年嚮導」、「勵學月刊」幾份台大學生刊物的堅持，繼續在文字上為人所認知，到了一九五五年初，一場當朝權貴的服裝表演會結束了這個為期一年半的校園知識份子啓蒙運動。

陳香梅，二次大戰時美國援華義勇軍飛虎隊將領陳納德之妻，在當時個人年平均所得僅僅七十美元的台灣，舉行了島上有史以來第一次的服裝表演會，介紹流行美利堅的日線條洋裝，並將這場展覽美名為「服裝表演」。幾位原來發起「再展開新文化運動」運動的台大學生，聯合起草了一篇抗議文章——「隔江猶唱後庭花」談所謂「服裝表演潮」（由胡佛執筆），預備登載在「台大思潮」第十三期，文章事先雖經台大訓導長核閱過，臨付梓時，卻被訓導處的課外活動組

派人到印刷廠搜去原稿。學生與校方交涉無效，遂另為文檢討台大課外活動的管理，逕自在刊物發表，同時自動宣佈停刊。

外來帝國主義的服裝表演對本土民族主義的思想改造，勝負操縱在日夜呼喊「革命」的當權者手裏，它往那邊倒，那邊就是勝利者。那麼，結果究竟是如何呢？——當權者興奮地品嘗蘋果的滋味，看日線條下款擺的腰肢；民族主義者挨了帝國主義者一個大耳光！

三、閉局中突起的自覺運動

不作頹廢自私的一代！

時序進入一九六〇年代，校園外的世界隨著六〇年九月雷震被捕，「自由中國」遭查封，整個陷入白色恐怖中。由一九五〇—一九七〇，台灣的校園與社會幾乎一直成兩條互不相交的射線各自進行，唯一跨足校園與社會之間可見的知識份子運動，只剩「文星」。但整個社會浮現的氣氛是壓抑、苦悶，校園內則是冷漠、無思想，到底青年的出路在那裏？六一年大專聯考台大考場的考生服務隊，在台大各處貼出標語，上書：「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一語道足當時人心趨向。青年人虛無、頹廢，長期

受壓抑的結果是，個個爭相出國，即使擠破頭也要離開這個令人討厭的地方，在這種情況下，自然很難期望迷失於出國熱潮的這一代能慎擇手段，以達目標。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央日報副刊登出了留德學人俞叔平的「遊德觀感」，全文以整個德國民族在戰後的振興，對照台灣當時社會一窩蜂出洋鍍金的風氣，重點擺在「反崇洋」之上；同年五月十八日，同是中央日報副刊再登出一個美國留華學生狄仁華所寫的「人情味和公德心」，文中指出中國人富有人情味，但也缺乏公德心，例如不按照秩序排隊，在禁止吸煙的地方抽煙，在考試時作弊等等，日常生活中屢見不鮮，他以一個外國人的身份，希望中國青年發起提倡公德心的運動。顯然地，提倡公德心是這篇文章的首要觀點。

五月二十日，由於慚愧和自責，民族主義在台大抬頭。洋人的「羞辱」加上俞文的感染，使台大校園裏一股自覺的力量升起——「不要讓歷史批判我們是頹廢自私的一代！」成了台大學生自覺運動中最發人深省的一句話。

「自覺運動」表面上是個強調道德價值的學生運動，但根本上還是以民族主義精神為中柱。學生缺乏公德心，代表對這個社會欠缺責任感，進一步說，即是對自己的民族失去信心，崇洋而爭相出國是最好的寫照。歸納觀察，「崇洋」和「缺乏公德心」實是一體之兩面，但皆在在證明民族精神的淪喪。

不作歷史的罪人！

發起「自覺運動」的是台大一群熱血青年，他們在校園內各個角落張貼海報，海報上附著狄仁華那篇「人情味與公德心」的剪報以及署名為「一群你的同學」的公開信——希望台大學生不用開會、不空喊口號、自動自發地掀起運動，不要作歷史的罪人！自覺的呼聲一起，社會上的大眾傳播也跟著鼓噪跟進，中央日報、聯合報、民族晚報、中華日報、新生報、青年戰士報、英文中國日報、徵信新聞報、大華晚報，一個接一個分別用社論、特寫、新聞報導等方式談青年自覺與公德心；中國廣播公司為此播出特別節目，警察廣播電台邀請各校學生舉行空中座談，中製廠還將這運動拍成新聞影片，在各電影院中放映。

整個社會充滿了「自覺」的字眼，各界紛紛開會座談，討論中國青年應如何自覺；「培養公德心」、「榮譽至上」、「警醒自覺」成處處可聞的口號；而最早提倡運動的那群台大學生，此際正努力於何事呢？

自覺運動掀起後，倡始運動的學生創辦了一本「新希望」雜誌，他們藉此刊物凝聚力量為運動的核心，在各大院校遍設聯絡員，發動各校學生自己辦活動，從實際的工作經驗中學習自省。這種自發的組織行動，敵不過救國團的工作效率。整個自覺運動甫起，救國團就囊括了各方資源，成為浩蕩聲勢中推動所謂「自覺」的主導力量。先是在台大以外各校，成立自覺運動分會，配合大眾

傳播媒體的密集「促銷」，大批學生以校為單位，一一響應——政大、師大、成大、中興、淡江、中原、東吳、國立藝專、銘傳商專、台北工專、師專、世新、北一女、中山女中、建國中學、成功中學，多的是串串感人的「自覺」事蹟，教育界各機關首長也頻頻接受訪問、發表談話。從一開始就進展得如火如荼的自覺運動，終於走火入魔，演變到大群的中小學生在上課時間由老師率領，在台北火車站前大掃除，以「培養公德心」



台大領導了三十年來台灣學生運動。

沒有希望中的新希望

、「喚起民衆及學生的自覺」！於是，熱騰騰的「自覺運動」，隨著炒新聞的熱勁消退，救國團也打退堂鼓，在漫長的暑假來臨之後，逐漸冷卻，對自覺運動內涵的爭論也跟著熱鬧的人數驟減，終於無聲無息地消失了。

整個運動的範圍又縮小，回到了台大，回到運動的機關刊物「新希望」上。在「新希望」這本不定期發行的學生刊物上，一群

運動的倡始者檢討「自覺」之淪於掃地排隊，於是，決意扛起科學與民主的大旗，力挽運動的方向，致力於中國問題的探討與再啓蒙的工作。

由此，自覺運動與五三年「再展開新文化運動」運動一樣，二者皆係著重在文化上尋找出新路，卻同因探討的問題局限於「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學院式的觀念論框框裡，不能提出具體可行的實踐方案，又不能與社會及群衆密切結合，而步上相同的結局。

一九六四年春，救國團通函台大校方，



謂「新希望」違反教育部指示學生不得從事校際活動之命令，在各校設置聯絡員，要求校方處置。台大校方即以此理由，取消「新希望」之發行，並解散該社團。運動的機關中心被打散，一切似乎又成過眼雲煙。然而，比較起「再展開新文化運動」，「自覺運動」對後來校園運動的影響要來得深遠——「再展開新文化運動」結束，我們很清楚地看到有關這運動的一切全完了，人們的記憶中似乎從來沒有這所謂的運動存在；而「自覺運動」結束了，我們卻發現昔日運動的核心理子，不願形式上的「運動」已經散滅，依舊辛勤地播耕思想的種子，科學與民主，中國文化的再啓蒙，這些信念還牢牢地嵌在當年奮鬥過的學生的腦海。整個自覺運動在一九六四之後，實際上分成了兩條線繼續發展：國內的部份，鄧維楨獨力籌資，一九六八年在台北創辦「大學雜誌」；國外部份，張承國在美國創「大風季刊」，林孝信從國內與劉君燦、郭譽先、劉凱申等人合辦「新生報」的「科學週刊」，每星期出半版，介紹青少年科學知識，到畢業後赴美，辦「科學月刊」。任何思想運動在發展的過程中，總會有新的分子聚合，也會有舊的分子的分裂。「自覺運動」以來的民族主義的因子，不僅存留在國內，也擴散到了海外，只待再一次的激發，就會重行聚合成下一次運動爆發的原動力。一九七〇年代的保釣，即是台灣學生運動輪序中，緊接「自覺運動」之後的第一個。

(待續)

「大右派」

林希翎 的故事

丁冬聲



林希翎一九七六年攝於杭州。

林希翎訪港轟動香江

今年七月，被中共當局視為「大右派樣板」的林希翎抵港探親，馬上引起了香港新聞界的轟動，其意義是多重的。

林希翎是中共的頭號右派人物，而她的父親定居台灣三十多年，二人同時獲得了海峽兩岸政權的首肯，在香港能夠世紀性的會面，共享天倫之樂，這在中共處理類似問題的一貫原則中，幾乎是找不到先例的。

同時林希翎在香港公布了她在大陸二十年傳奇性的原始資料，對於中共處理反右整風問題以及其個人際遇的全盤翻案，也引起了海內外華人界莫大的興趣。

這麼一個「特級右派份子」能夠獲准赴港探親，相信背後可能具有耐人尋味的政治意義。而國民黨亦曾試圖以「反共義士」名義力邀林希翎來臺訪問，遭到林的拒絕。在海峽兩邊的統戰策略運用下，林希翎會選擇什麼樣的命運倒是未竟之天。但是她訪港時造成的轟動絕不遜於當年她在人民大學時神勇的風采，中共駐港人士也對她禮遇有加，除了參加「鏡報」的酒會外，並且在許多雜誌上控訴了中共當權派過去對她的殘暴壓制。作為一個永恆的真理追求者，她的際遇，在政治性與非政治性層面，都能提供我們一些思考。

被迫害的學生英雄

林希翎二十一歲之時，以一個法律系四年级級的學生的身份，便在中共一九五七的鳴

放大浪潮中，扮演了一個學生英雄的角色。她勇於和盤根錯結的官僚體系鬥爭，指陳中共革命後的種種病態。她的演講和論文俱引起莫大的震撼，學生們認為她「勇敢、大膽、能獨立思考」，在人民大學的校舍裏，處處可見學生們就她的論點進行辯論，還有很多人是在圖書館裏查尋資料、書籍，討論她的演講，她的影響力之大甚至被後來迫害她的中共當局描繪成青年們都「狂熱的拜倒在林希翎的石榴裙下」。

她的演講和想法也博得了中共內部許多開明派高幹的支持，這些人包括胡耀邦（團中央書記）、吳玉章（人民大學校長、中央委員）、謝覺哉（最高法院院長）、劉伯承（元帥）、鄧拓（人民日報總編輯）等，甚而連毛澤東本人也對林希翎贊許有加，並在一九七三年下令釋放她。那時她已坐了十五年的政治牢。

這麼一個叱咤一時的風雲人物，她的命運是悲慘的，面對把持既得利益不放的當權派，越是勇敢，命運就越悲慘。雖然一九七七年「四人幫」倒台，她的命運却絲毫沒有好轉，在政治權利微妙的運作中，她雖然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但却不予以平反改正。至今仍是「賤民」的身份。

今年七月，林希翎奇蹟似的獲准來港探親，受到了香港新聞界熱烈的歡迎，同時香港的「七十年代」、「鏡報」、「百姓」等雜誌也大篇幅的報導了她來港的消息，清楚交待她受苦的一生。對於這麼個二十六年來生活在難以描繪的政治迫害中的女人，只有

用「英雄」這個字眼來描繪她才適切吧。

積極、樂觀、前進的 文藝青年

林希翎（原名程海果），一九三六年生於浙江溫嶺縣。在一九五四年當她是法律系學生時，寫了一篇題名為「試論巴爾札克和托爾斯泰的世界觀與創作方法」的文章，投給當時的文藝報發表，文中既批判了胡風的反動文藝理論，又對林默涵（當時的中宣部文藝處長）、李希凡、藍翎等文藝當權派們的文章有所批評。也因此，當文藝報編輯將文章校樣送中宣部審查時，林默涵便表示了意見，堅持林希翎必需在文中刪除對他和李、藍公開批評的那一段，文章才可發表。林希翎非常氣憤，臨時改筆名取三人姓名中各一字林希翎發表，以示不服。她的這個筆名便是這麼來的。

不久，蘇聯「共產黨人」雜誌編輯部發表了一篇「關於文學藝術中的典型問題」的專論。由於這篇專論支持了胡風和林、李、藍等人的觀點。林希翎便受到了批判，被指控為是犯了「庸俗社會學」和「教條主義」的錯誤。她不服，寫了一篇長達三萬八千字；題為「試論文學藝術的典型與黨性問題——與蘇聯「共產黨人」雜誌編輯部商榷」的長文予以反駁。文章發表後，人民大學的一個幹部曹子西，認為她膽敢公然批判蘇共中央機關刊物的權威文章，這是大逆不道與狂妄自大，便匿名寫了題為「靈魂深處的膿瘡——記青年作家林希翎」的一篇文章，登在中國

青年報上，對她毀謗與中傷。她因此再印發了「一個青年公民的控訴書」以示抗議，受到了吳玉章、胡耀邦的重視與過問，方才平反了這次誣陷。

事件過後，胡耀邦和中國青年報總編輯張黎羣派遣她赴西北採訪，對西北青年生活作調查研究，寫了許多揭露社會黑暗面和向官僚主義作鬥爭的文章，都曾得到了讀者的好評，並引起了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的注意。

在一九五七年中共整風運動大規模開展之前的林希翎，熱衷文藝，對權力的傾軋與鬥爭並沒有多大的體會。她篤信馬列主義，認為馬列主義有其正確的一面，否則便不可能在世界上有這麼大的吸引力。因此，她對一九四九革命後毛澤東統治下的封建社會主義下的中國，有激烈的場棄與批判，在心態上是純潔的，而她永不說假話的率真性格，也為她在一九五七年開始的反右大整肅帶來了更悲苦的命運。

風靡羣衆的演講魅力

五七年林希翎在北京大學和人民大學共參加了六次演講，分別是五月二十三日、卅日在北大，六月一日、十五日、廿日在人民大學，除了第一次在北大是被臨時推上臺去之外，其餘五次都是以北大、人大的學生會，團委會甚至黨委會的名義請她去作鳴放演講的。

在這些演講中，她發表了許多對現世問題的思考與想法，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在她

演講的禮堂之中坐滿了數千人，場外也聚集了滿滿的人潮。學生們不斷地往主席台遞紙條，贊揚她的觀點、精神，以及她那敢講話的勇氣和獨立思考的能力。據一位北大學生的描述：從解放以來在北大作過報告的任何一個首長、學者、專家、教授，都沒有收到這樣的效果。學生們稱她「勇敢的化身」、「帶刺的玫瑰花」，因為她說出了廣大群眾想說還不敢說的話。

她的演講內容包括下列幾個重要部份：
一、對史達林神化領袖形象的翻案：由於看到一份蘇共在二十大上赫魯雪夫的一篇「秘密報告」（後來這也成為她被鬥被整的主要罪名之一），她在演講中指陳了史在軍事上，農業上和對外關係上的錯誤，並且激烈批判了史的暴力整肅異己行爲。她說：「：（史達林）在肅反擴大化這個問題上所犯下的嚴重錯誤，甚至也可以說是對黨和人民所犯下的罪行，在感情上是不可原諒的。」（五月卅日人民大學演講詞）

二、布爾什維克本質的爭論：如她對黨員的三分：①純真的無產階級先鋒戰士 ②入黨的後降低了覺悟，但也不犯什麼大錯的 ③少數的蛻化變質分子。這等於是為當權派作了一份病理診斷書，於後反右運動中，也成了罪狀之一。

三、匈牙利事件：她贊同狄托在普拉對蘇聯的抨擊，抱持對匈牙利受鎮壓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同情。

四、三害的產生根源：她認為與現存社會制度有關，例如龐大官僚體系是產生官僚主

義的溫床。中國還沒有建成真正的社會主義，中國的社會主義是殖基於半封建半殖民的封建社會主義。她也給南斯拉夫工人委員會自治經驗很高的評價。

在這些論題之中，林希翎找到了那些令她氣憤痛心社會陰暗面的產生根源，那就是制度上出了問題。她信仰的馬克思、列寧理論中並不會浮現出中國現在墮落的景象，她激烈地抨擊既得利益者、特權分子、腐化官僚、當權派，並且主張民主。在胡風案的問題中，她雖然不贊同胡風的文藝理論，但却反對用法律去審判他政治思想和學術上的反動。甚而批評了毛澤東在處理這個案件上的態度。林希翎如此神勇的風采，風靡了學生與群眾，却招怒了官僚集團。在五七年的大整肅中，被打成青年「反黨急先鋒」、「學生大右派」，一年後又升級為「現行反革命」入獄。

密集、秘密、全面的政治迫害

同年的六月二十日，人民日報開始點名批鬥林希翎，配合著當時的左右整風，超級左派們稱她已形成了「一個反動思想體系」，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地全面向黨進攻」，在七、八、九三個月全國的報刊電台全部出動，聲勢浩大的展開圍剿。經過這場大圍攻，林希翎成了全國和青年學生中最出名的「反黨急先鋒」和「大右派」。毛澤東給她的批示是：開除學籍、留校監督勞動、當反面教員。劉少奇指示應當對她加強監督。

這些頂多祇有右派的罪名，是教育改造的對象，而不是專政對象。然而五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公安部長羅瑞卿却於半夜三更將她秘密綁架，投入監獄，十五天後正式以「反革命罪」宣佈逮捕起訴，判處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對於她的逮捕，中共的高層人士有許多不同的看法，當時的人大校長、副校長，吳玉章和聶真都不同意，胡耀邦也一直不贊成把她抓起來。最高法院院長謝覺哉還親自到獄中探視她。這些人在當時畏於政治現實態勢都無法直接聲援她。

林希翎被捕前的學生時代生活是令人驚羨的，她自己描述她那時期的生活：「……我也決非一個只會讀死書的書呆子，而是一個多麼熱愛生命、酷愛自由的青年。我對生活中一切真善美的事物都是熱愛和渴求的。求知慾很強，好奇心很大，視野很寬興趣很廣。……」。她是學校乒乓球的女子冠軍，兼打籃、排球、游泳。會演奏多種樂器，獨愛拉二胡，不少的男孩子慕名追求她。

在她午夜被秘密綁架之時，也正是她準備參加大學畢業典禮以及她和曹治雄（胡耀邦秘書，後因林案株連被批鬥）的婚禮前夕，一切幸福的遠景在眼前閃爍。鄧拓要她去人民日報，張黎群要她到中國青年報，她本身想當律師，人大校長吳玉章則想留她在教書或讓她出國留學。這一切瞬息之間即被監牢的囚牆所取代。在她舉步準備邁進這人生門檻的時刻，突然這扇生活的大門沉重地向她關上了。

在這場驚天動地的大整肅裡，人民大學五百多名學生、北京大學八百多名被戴上右派的帽子，他們不是被判刑勞改，就是打入勞教農場，十年二十年不得翻身。林希翎和轟動一時的張志新都是受害者，他們當年都是最優秀的學生。

政治監牢裡的頑固份子

她在獄中從未安靜過，每次審訊都據理力爭。在她給鄧小平的信中她描述：「反右以後的整個歷史時期中，歧視、屈辱、誹謗、誣陷、手銬、腳鐐、鐵窗、陪斬等種種精神折磨和殘酷刑罰都未能使我屈服過！」在獄中她會絕食，短則五、六天，長則達一個月，每當她絕食之時，獄方就對她採用每天二次的灌鼻食之刑。至於其他的刑罰除了被警察輪姦和死前割喉未受過之外，其他刑都受過。在獄中她仍滔滔不絕地申訴，對酷吏、警察、獄卒、犯人、難友，皆一視同仁，甚至長期獨自禁閉時猶會自言自語自寫。在她出獄之後，獄方當局給她的檔案黑資料竟有四十八公斤重之多。

在她出獄後，迫害却猶未終止。打倒四人幫後，在七七年的清查運動中她又遭到了最野蠻的批鬥，那時她已懷孕，住在醫院。公安人員將她五花大綁，脖子上掛著一塊寫有「大右派」、「反革命份子」的黑板，站在一條棍子上接受批鬥，在她喊叫抗議時，便用毛巾塞進喉頭，不許她出聲。仗著「地富反壞右是四人幫的社會基礎」「四人幫是右派的後台」等莫須有的罪名，他們砸開她

家的門，毒打她和她三歲的兒子，在她被送進醫院裏輸氧氣急救之時，病歷裏記載著她混身的傷口。

這些肉體和精神上的折磨並未使她「頑固不化、死不悔改」的個性有所更改，她承認她根本不懂政治，尤其不懂中國的政治，她的氣質和性格也都決定了是根本不適宜搞政治，所以她的勇敢行徑和理想主義性格必然地會遭到嚴重的挫傷。

對她造成痛苦的並不是直接加諸她的迫害行徑，而是經由她而株連波及的數百位識與不識的朋友，這些人在整風當盛之時一律被打成右派，下放勞改，家破人亡。這使她感到非常內疚和痛苦，自恨自責到了要自殺的地步。由於反右前期對黨的忠誠信任，認為黨能查清她的問題，她坦然地向組織上交出了她所保存的一切文稿、日記和信件，結果有關連的，幾乎無一倖免。到了後期，她便不再向黨表示忠心，對黨內的熱衷權力爭奪的封建官僚表示了徹底的絕望。

半流放的賤民生涯

她的獲釋雖是毛澤東開的恩，但詳細原因却並不明瞭。安排她去工作的武義縣是個文化落後，交通不便的偏僻山區，她很快便明白這是一種流放，一有鬥爭運動起來，她便又成了衆矢之的，「勞改釋放犯」「大右派」的帽子照常奉送。

回到家庭中（她於七四年嫁給一個比她小十歲但狂熱追求她的大學生）的林希翎雖然獲得了形式上的人身自由，却因上有心有餘悸的老母，旁有膽小慎微的丈夫，下有嗷

嗷待哺的二個幼子，失去了思想上的自由。

他們唯恐她再出什麼亂子而禍連到家庭。這種低調的生活情緒直至一九七八年打倒四人幫後方才出現了新的轉機，在中共給右派摘帽的二十一號文件公布之後，林希翎再度上訪北京，請求平反。這時她剛生下第二個男孩，為他取名「春臨」，象徵新機運的開始。在北京的上訪過程中，雖然有了比較好的待遇，她早期的師長朋友也肯出面對她表示同情或支持。胡耀邦也前後三次批示「擬以改正有利」，但人民大學却仍將原案頂住，原因是林希翎乃右派的特大號人物，全國公開批判過，如果予以改正，則等於否定了人民大學反右運動的正確性。況且劉少奇當年定的案不能隨便翻案。而微妙的是，北平政治圈在與凡是派鬥爭的關係裡，林希翎成了一個敏感的問題，大頭目們擔心自己留下什麼把柄而失勢，遂逐個三緘其口，明哲保身。一九八〇年五月收到北京高級人民法院不予改正的書面通知，就這樣，林希翎在鄧胡派和凡是派的微妙鬥爭中，作了犧牲品。四年來，林希翎未再向任何機關提過上訴，「一方面我對現政權還有很大的信心和希望……；另一方面我是多麼不願回憶過去，每一次往事回憶，對我來說都等於再接受一次精神上的折磨和刑罰，所以我願意用『向前看』三個字來求得一種解脫。」（林希翎——「我有三歲」）他對世局的看法和反應已不若過去尖銳，二十年來的牢獄之災和批鬥之苦已使她對政治完全絕望，在同一篇文章裡她說過：「現在我比任何時候都更討厭政治。」

奇蹟似的獲准赴港探親

一九八三年四月，林希翎收到父親朋友從香港來信，得知父親將來港探望母親（她父親於一九四九年後即定居台灣，此次離台赴美醫治癌症），遂再次向中央提出申請赴港探親，又再一次碰到左派官僚們的阻撓。悲憤之下，寫了「我的大聲疾呼——致中央黨政領導一封信」投寄人民日報、作家丁玲、公安部部長劉復之，大聲的批判了左派官僚們在處理這件事時的顛預與無理。出人意外的，中央指示發給通行證，並迅速作了檢討。她七月一日從浙江飛抵廣州，二日抵香港，第一次踏上異國土地，會見了睽隔三十六年的老父，同時在香港諸報刊的說相報導下，首度公開她二十餘年遭受迫害的原始資料。讓我們完整地看到她二十年的生命，以及皆後中共高峯權力鬥爭的陰影。

悲壯與勇氣十足的 女中豪傑

在權利傾軋邊緣堅持理想主義的改革者，其命運是無奈與宿命的。特別是林希翎這種不說假話，持守信仰的人，在黑暗無情的政治鬥爭中，仍擁有純真寬容的政治品格，以一介女流之身，敢同統治數億人口的官僚集團作近身肉搏戰，不僅在歷史上是空前，幾乎也可以說是絕後的。對於一個站在被壓迫人民前線的人民戰士的一生而言，她的幾句話可作為一個很好的註腳：

「我的青春，我的愛情，我的生命都可以在十字架上被釘死，但是我確信我的靈魂是釘不死的。」

中壘事件有它的歷史意義。



論台灣黨外民主運動的策略問題

(下)

／林一平

有人也許要說，西方的民主不是這樣一點點局部地爭「權利」爭來的嗎？問題絕對沒有這麼單純。我甚至覺得這種思想史式地去了解西方是大有問題的。別的不談，就針對一些號稱「自由主義」者常吹噓的典範——英國史來說吧。在東方人崇拜、西方人自我陶醉的情形下，英國史被過度的理想化了。好像英國人自古即有法治、民主這些崇高的德性，英國人是多麼的講道理、講程序，清教徒倫理又對這一切有多少貢獻等等（我們大家一起來信清教試試看！）。但是我們如果更仔細地看一看英國的社會史，便會發覺那些傳說多半只是神話而已。

英王與貴族的利益衝突

英國的大憲章是自私獨裁的貴族們抓著一個機會逼約翰王簽的，但只要權力平衡稍有變動，國王就立刻不認帳而掀起戰爭。十二世紀以後到光榮革命之前是貴族與王權來往往爭鬥的時代，誰在當時覺得「大憲章」對他有利就高舉其幟，不利便根本不提它。到了一六四八年，英國的清教徒革命（許

多人竟然說英國是漸進的，沒有革命！）也是用軍事、經濟力量決定性地重創了英國王權的權力。當英國人砍下他們查理一世的頭時，法國人大概連想動王室一根毫毛的念頭都還沒產生呢！但是英國十八世紀末許多人却為法國的後輩砍下路易十六的頭而悲痛到呼天搶地（最精采的是英國輝格中的一個寶貝——Burke！），大概是「攻守之勢，易也」的緣故吧。

到了一六六〇年王室復辟，保守派（ *Tories* ）抬頭，詹姆士二世立刻又想伸張王權，一六八八年保守地主貴族派便再次的與輝格、清教徒聯合起來不惜以戰爭解決權力分配問題。但彼時王室已弱，詹姆士二世只好身無分文的逃到路易十四的帳下去了。所以光榮革命後，英國的權力大致上就分配到地主貴族階級的一層上。但是這個權力結構也很不穩，一六八八年以後，以賄賂國會議員進行交易的情形，時有所聞，到了一七六〇年左右喬治三世更以國王之尊公行賄賂收買那些國會的豬仔議員。由於當時保守派的積弱，到了一七七〇年喬治三世的權力竟然



黨外民主運動應有全面的規劃。



大增。直逼「古之聖王」的地步，內閣實質上已成爲「王室的僕人」。最後喬治三世的權力以美國獨立戰爭英國戰敗而結束。（但是假如英國當時戰勝呢？偉大的英國「貴族法治」的傳統又不知將怎麼寫了）。請注意，從一六八八年到一八三二年的「改革法案」這一百五十年間英國的權力分配，只有偶爾更集中而沒有更開放。如果我們了解這一點，那麼我們也就了解英國這一百五十年間談「權利」的範圍與限制，甚麼可談，甚麼「權利」不可談。英國人當時能夠擁有的「權利」已經在權力分配之後決定了。英國工人及中產階級尚未擁有的「權利」還得以「各式各樣」的方法去爭，高呼「人權」只是其中的一小部份。

英國工人運動

喬治三世以後，換上來的保守派 Pitt 政權也不怎麼高明，一七八九年以後英國史便進入他們的「法西斯」時代。到了拿破崙戰爭前後，這個狂潮達到顛峯，反對者受到無情的打擊。但是在那工業革命時代的英國，

真正風起雲湧的還是英國的工人運動（英國中產階級一部份也參加法國的 Jacobinism，但等到法國人砍他們國王的頭時，中產階級便撒手不幹。從此以後英國的中產階級運動便與工人運動分離，但在爭權力時有時也間接地與工人運動形成相輔相成的效果）。

英國當時的工人運動是以技工（artisan）爲主體去爭的，因爲工業革命牽涉到他們的經濟、技術的利益④，這使他們特別有充分的動機去參與運動，而不是受感召於洛克式的消極人權就動作起來了。當時英國的一些知識份子也積極地參與，幫助工人運動成長，最有名的如 Thomas Paine，Joseph Gerrald，John Thelwall，他們也談人權，但他們已經開始談積極性人權了。Paine 的思想之所以在當時的英國能夠有這麼大的影響力，並不是寫幾本書的結果而已。最重要的是當時英國基於技工這股社會力的組織「Corresponding Society」已經爲他的思想傳播打好了一個社會與組織的基礎。以後的工人運動如查德主義與 Indistans 等，也莫不是在「經濟問題」上與保守黨大爭特爭。保守黨後來乾脆在 Peterloo 大肆屠殺工人運動者。

另一方面，英國的中產階級對他們的經濟權益也毫不放鬆，工業革命的結果使得他們有更大的「經濟勢力」，他們於是也要求更多的政治權力，他們的砲火對準當時英國許多 Rotten Borough 及 Pocket Borough（即類似現在台灣許多各式各樣的萬年代表之類的）的醜惡法規。

英國中產階級的這種爭法也不是專攻「人權」問題而已。他們與輝格聯合起來，積過去的許多經驗，很有效的限制英國陸軍的權力。每次打完仗後他們便以他們的力量立刻促成陸軍縮小編制或解散。他們在地方上的勢力也很強，往往自己的人就能夠維持他們的利益，英國警察制度的形成則是很晚近的事。更重要的是中產階級積他們工業革命的經驗，有效的對經濟、金融、外貿等關係國計民生的問題有了掌握與知識（不像在今天台灣，國民黨對經濟決策、經濟發展問題上，他們的技術官僚有著無上的權威）。所以，英國的中產階級要求改革，要求政治參與權，不要忘了他們背後社會力量雄厚一至此！

一八二〇年代英國經濟蕭條，工人、農人的不滿與工人運動蓬勃不已，使得英國的統治者遭受到下層社會無比的壓力。另外，中產階級與輝格的聯合也緊緊的卡住英國統治者的經濟、軍事、外交、教育等等的關鍵點。這兩股勢力各有其雄厚的社會力量作後盾，矛頭都指向同一個目標——英國的保守勢力。最後一八三〇年歐洲又鬧革命，更使英國的統治者覺得警鈴大響。終於英國在一八三二年通過以後傳為佳話的第一次「改革法案」，使英國的中產階級開始參與政權，這個權力下放的结果，又一次的使英國這「權利」的概念有了新的意義，但千萬不要忘記這些新的「權利」是怎麼以社會力做堅決的後盾爭來的啊！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八三二年許多保守黨

說什麼也不肯把權力放下，還傳說保守黨的威靈頓將軍將挾滑鐵盧的雄風前來鎮壓改革者。最後連威靈頓將軍的軍事力量都沒有把握對抗而作罷。這種爭法才是真正爭到底。威靈頓公爵為甚麼要退縮？槍桿子為甚麼不響？因為保守黨人們清楚，「軍事」二字嚇不了改革者。改革者也懂軍事權力運作的道理，曉得英國軍事權力的弱點所在，並在改革前與改革後都緊緊的釘住不放，改革法案才沒有成為廢紙一張。不過第一次改革法案中的權力只下放到中產階級，工人要有投票權，還要再接再厲地奮鬥三十多年才得到，農人、婦女等排除就排在更後面了。

如果我們反省一下這段英國的「革命民權史」，便更可以看出鄧維楨的大胆論斷實是倒果為因、而又荒謬之至的說法。英國人從封建社會開始爭權力，爭到「權利」後，所得到的「權利」就不是假的。他們是真正的在爭，是整個社會中每一個集團、機構、階級都動員起來去爭取。

波蘭經驗與台灣黨外知識份子

高喊政治理念與消極性人權，却没有積極地與足夠的、有形的社會力量相結合，其結果就往往是空的。秀才遇到權力，有理也說不清。

我們可以看一看波蘭團結工會（最盛時會員佔有全國 $\frac{1}{4}$ — $\frac{1}{2}$ 的人口，還不包括家庭成員）形成前波蘭的歷史。

一些「自由主義」者談到團結工會的失敗便說：「看吧！這表示社會主義國家裡不能夠容許民主」。這表示他們完全沒有看到團結工會的形成對台灣內部爭民主的經驗意義（中國共產黨現在儘量少告知人民有關團結工聯的故事）。我們試著問問自己，波共對人民的管制防範絕對不會輸給國民黨，但是台灣目前有可能以黨外或其他的力量組成類似團結工會這麼大的力量嗎？非常值得懷疑。台灣的客觀環境和波蘭不太一樣（工人結構與成分大概是最大的不同），但是，和台灣八十年來一樣，波蘭也有一個反抗的傳統，他們過去反的是沙皇的殖民主義，現在反的是「社會主義的祖國」——親愛的蘇聯老大哥。佔領者的意識形態容或不同，但沙皇的炮火與蘇聯的坦克本質上是一樣的。在他們反史大林主義的歷史裡面有幾個過程值得看一看。

政治戲劇的流行

一九五六年六月波茲南工人因政府失信而暴動，但被鎮壓。在那個時候，社會各階層間與各集團間沒有甚麼聯繫。工人在工人委員會裡，知識份子則在他們的俱樂部中。當時在波蘭國會中有一個「Szarek」的基督敎小集團處處與波共為難，但是終於難成氣候。到一九六八年劇作家 Demek 作了「Dziady」一劇寫沙皇時波蘭愛國者反沙失敗的慘痛事蹟——作者和觀眾都有一個相同的用心和詮釋，把歷史劇看成是衛星國化以後的現代劇。結果非常成功。但是後來此劇不許

上演，不許上演一部揭發那「被蘇聯老大哥革掉命的沙皇」罪惡的故事！這立刻引起各地學生的抗議、佔領學校等機構。這種浪漫式的反抗當然很快便被鎮壓。但這個反抗仍然喚醒了不少波蘭知識份子，「政治戲劇」開始大為流行。它改變了知識份子對藝術的觀點，現在著名的導演 Wajada 也是在那個時候找出一條新的表達方式（小說家 Milosz 也在那時發展，波共在那時稱他是「間諜」、「帝國主義的走狗同路人」。在這種新文化塑造下的一部份波蘭新生代就是以後與工人合作的 KOR（詳後）中的主要成員。

工人防衛委員會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波蘭沿海工人又發生暴動，和一九五六年類似，工人要求參與工廠的決策過程（雖然導火線是肉價突然上漲）。但是波共從直昇機上向群眾開槍，從偽裝的救護車中擁出警察開槍救平了這一次的暴動。一九六八年與一九七〇年兩次慘痛經驗使波蘭人得到一個主要教訓：無論是知識份子、學生、工人、或其他的團體都無法「單獨地」對抗波共而贏得政治勝利。一九七六年波蘭經濟又出大問題，肉價又大漲，於是 Ursus-Radom 等大工業區的工人再行暴動。但波共突然宣佈肉價不漲了，但是示威暴動者要受嚴厲的懲罰。波共尤其對 Radom 的工人施行警察暴力。這種手段再一次地激起二十年來工人累積起的憤慨，使得工人這股社會力處在臨界狀態。但是波蘭工人還得等待知識份子的聯合。這就是一九七六年著

名的工人防衛委員會（KOR）。

當時波蘭的一群知識份子看到 Radom 這種慘狀，便自動組織 KOR（其中成員有律師、詩人、科學家、藝術家、教授、學生、演員、作家等）到 Radom 去替受迫害的工人們辯護、宣傳、籌款、組織等等。KOR 這種角色的成功，使 KOR 立刻擴大許多倍，也立下了以後波蘭工人與知識份子聯合起來形成團結工會的基礎。以後在團結工會的形成以及與波共的對抗過程中，KOR 中的律師、作家、學者不斷為團結工會思考及提供對策。另一方面，KOR 中的社會學家與經濟學家還主動的挑戰波共許多社會與經濟的大問題。面臨波蘭的經濟困難，KOR 中的知識份子提出一整套波蘭經濟所該執行的方向與政策來挑戰波共那種破爛的衛星國經濟。我們要知道，在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四日 Gdansk 工人「坐廠罷工」（occupation - *ai strike*）的第二天中午，波共便切斷了全國各大城市之間的通訊連絡網。但是全國性的團結工會仍然有能力在 Gdansk 形成。這再一次的顯示各階層間、各團體間的聯合是太重要了。這中間牽涉到各種社會力量的支持，以及各方面的知識集合起來應付情況。團結工會目前的困局，一大原因是在於他們社會力量並沒有深入影響到軍隊、特務與警察等特權機構中去。

結論

最後我總結如下：

多年來台灣的黨外會高呼「軍隊國家化」，「教育國家化」，「黨退出學校」等等理想。但是我們要清楚，這些理想的呼籲大概只有兩個功能，一是團結黨外，二是希望能影響年輕人的看法。這些呼籲對國民黨當然是沒有用的。黨外如果不以實際的社會力向國民黨挑戰，台灣老百姓還是當定了「混蛋」。即便不混蛋了，我們還得自問我們能夠比波蘭團結工會更強有力嗎？

再說「教育國家化」，東西方早期的革命黨或改革黨都知道「教育」的重要，他們的辦法是「自己來辦教育」。但是我想國民黨是不會輕易地讓黨外辦學校的。可是，如果我們要把「混蛋」的台灣老百姓這一關衝破，則台灣黨外目前所做的教育工作是非常不夠的。我們想一想台灣的教育，大家花那麼多時間在死背八股，而且常常上課所得比自己進修或與朋友討論所得還少，用成本一算，實在不值得。家教與私塾式的教育可能所獲更多。但是「文憑」是一個關鍵的問題。許多人在學校、研究所裡鬼混，等的也不過是一紙文憑而已。這個「文憑」制度的最大功效是吸引台灣的年輕老百姓去聆聽國民黨式的教育而不去思考黨外式的思想，不給黨外以更多的青年學子受黨外教育的機會。而文憑制度之所以能「吸引」學生，是因為「功利」的問題。首先是畢業以後能夠找較高薪（？）的職業；其他是留洋，留洋是一個大問題，本文不能討論，因它牽涉到的經濟、社會面非常的深廣。而且，留洋問題不能只是以實際出去鍍金或準備為資金轉移打基

礎的人為計算。處在中心國家「美國」的邊緣地帶的台灣，「留洋鍍金」的意識深入民心，父母對小孩的期望、老師對學生的教育多多少少都是環繞在這個中心出發。只承認國民黨教育系統的文憑的美國使多少青年學子乖乖的走國民黨教育系統上來，但是大部份的學生到了大學或研究所才慢慢知道留洋因種種實際問題不可行而作罷。但是國民黨的「教育喇叭」已經得到充分發揮的機會了。至於畢業以後在國內是否真能以文憑得較高薪的職業，以及其牽涉到的種種經濟、社會面的問題就不只是個「高薪」的問題了，它關鍵性地牽涉到國民黨與黨外爭取教育年輕人的機會，希望大家不要忽略，說這是「老生常談」的行政問題。

最後，談到台灣經濟上的這個大戰場，難道黨外中的一些人也想要把它放棄掉嗎？如果台灣黨外真有這個想法，那真是令人浩歎。我們看看國民黨技術官僚以及一些「台灣——日本」級大財團的財團私僚們一天到晚最忙碌而得意的在搞些甚麼？這些人高談台灣的經濟問題、經濟成長與發展、金融利息與貿易等等。而他們在台灣的中小企業、中產階級以及一般小市民、小農民、小漁民中間的威望、權威、影響力是多麼的大啊！鄧維楨說「在批評國民黨政府的施政上，不容氣的說……難得見到一篇有水準的評論」。這是錯誤的，台灣三十年來在野知識份子對國民黨在經濟方面的評論確實是有佳作，不可一筆抹殺的。問題是不夠，且少有深入社會各層次、又平凡、又一針見血的大量作品

出現。最奇怪的是鄧說「黨外批評國民黨人權以外的問題，不要枝枝節節的談：這樣講外行話的機會自然減少許多。」這種不求長進的態度總有一天會使黨外發覺到連講「人權」都成外行的地步。

叫教政治的御用文人回國大談「歐美時賢大師們所認為『開發中國家的政治與人權』應有的發展」等等之類的就一棒把黨外的「人權觀」打成「外行」了。如果大家不服氣，說人權就是人權，沒有什麼內外行，升斗小民也可以談可以爭，那麼舉凡那些與大家生活發生關係的經濟、教育、軍事、外交等也沒有甚麼內外行，升斗小民也可以談可以爭。在一個極待發展、改變、革新的台灣社會中，尤其是對黨外的知識份子，沒有甚麼行不行的問題（有也只是知識輿論的一個代號而已）。

台灣黨外的知識份子應該有一種創造屬於台灣社會、甚至中國社會的知識學術的氣度（台灣現實主義文學早已朝這個方向去發展了。）黨外知識份子中其實已經有不少朝這方向去發展的例子（如王拓、陳忠信等）。

另外，「歸國學人」的金光雖然在這幾年已經不若以前那般閃閃。但是國民黨技術官僚以及御用和半御用的學者、社會賢達他們的「專家口吻」、「內行語調」對台灣的老百姓乃至黨外乃然具有太多的權威性。這種催眠的功效是很大的。有責任直接向這一切的權威挑戰的，捨黨外知識份子其誰？

今天台灣黨外的意義，絕對不止於一些

美國教科書上談開發國家的「政治發展」而已。所以「政治人物」在黨外所擔任的角色頂多應該只是一小部份。黨外潛在的意義該是一個全面的意義，一個要創造更新的社會的意義。我們多少已經有一部份具經驗的「政治人物」，新文學、新思想也早已開始。但是我們還立刻急需一大群專攻經濟的黨外知識份子，我們也需要許多了解軍事、熟悉外交的黨外知識份子，最後我們也需要一群有耐力的黨外教育家（不一定是辦學校或訓練班）。一個比較合理的社會不是那麼簡單可以建立起來的，我們真該多看看一些歐洲啟蒙時代他們在各方面「老老實實」的努力，也該多看看現在拉丁美洲能夠給我們的一些教訓。我們的律師界已經有一部份知識份子加入了黨外，但是我們賺大錢的醫師界對創造一個新社會的責任還是負的太少太少，不要忘了老前輩蔣渭水先生「臨床診斷」的勇猛精神。我們自然科學的科技人材在國民黨禮遇、跨國公司重視的條件之下，絕大多數的人以「科技救國」而沾沾自喜，不知有黨外以及改革社會這些更重要的事物。我們的資本家、企業家及商人在國民黨的官僚經濟體制之下也太委屈求全，他們如果真想在商界一展抱負，非得學學當初英國中產階級的勇猛精神不可。最後，黨外的知識份子也該多向波蘭的 POMO 學習，主動的結合起來去解決台灣下層社會的種種大問題，如果整個社會的各部份、各團體、各階層的積極性力量都能夠「動起來」，這凝聚起的力量才夠大，改變社會才真有可能。

（續完）

官員是皇帝，人民是罪犯？

談台南市政府對付攤販的手段

張明

蘇南成玩「攤販牌」

「我們不是罪犯，警察仔憑什麼封鎖交通，不讓我們乘遊覽車到台北，幹××！妨害自由、知法犯法！」一位台南市民族路攤販憤怒地表示。

時間是八月廿四日清晨四時許，台南市民族路攤販相約在省立台南醫院廣場及第一幼稚園附近會師搭車北上陳情，可是租來的五部遊覽車却被市警局「勸走」。更奇怪的是，當攤販轉搭汽車、火車時，到台北的只有普通車，對號快以上停開！

其實市政府處理民族路攤販的態度自始至終都是蠻橫的，視攤販為愚民、軟弱的羔羊而胆敢採取種種知法犯法諸如恐嚇、約談、扣帽子等手段。

民族路攤販已有二十多年歷史，已納入市政府管理的範圍——領有固定攤販証，除納稅外，還要隨時接受檢查。去年台南市舉辦區運時，蘇南成選視之為古城特色，規劃成「點心城」，大肆宣揚，可是市政府於七月廿九日却以整頓市容及交通秩序為由，公告要求民族路攤販遷移至新建的保安、友愛市場營業，攤販必須於八月十日前，攜帶有關

證件前往社會局辦理登記，分配零售市場攤位，自九月一日起嚴禁再在民族路設攤營業，違者將依規定取締處罰。

台灣皇帝說了就是聖旨

市政府取締攤販的公告最使攤販不滿的是，一是朝令夕改，二是緩衝期太短，攤販無法妥善處理善後。該攤販協會理事長蔡崇留指出，市政府今年三月起開始換發民族路的固定攤販証，直至七月份才完成，但又立即公告不准設攤，出爾反爾，令人無所適從。一位王姓攤販表示：「我們領有固定攤販証，必須受到攤販有關法規的管理，我們盡了義務，我們起碼也有權利要求較長的緩衝期啊！」而另一位從民族路轉移至永華路的攤販說：「台灣皇帝說了就是聖旨，不給延期，喊拆就拆！」接著說：「我們只求糊口，蘇南成却逼我們去偷去搶！」

民族路攤販面對這晴天霹靂，起初還寄望市政府憐憫他們的遭遇。於八月一日及十二日一再的向市政府請願，但却被置之不理。八月二日市議會發函給市政府，要求市政府慎重考慮，以顧及攤販及其家屬的生計。但市政府於八月八日表示軟難照辦。統治者

傲慢蠻橫的嘴臉表露無疑了！

第一次北上陳情

攤販的請願一再的受到打擊，他們對市政府已失去信心，逐漸醞釀北上陳情。

八月廿三日上午南市各情治單位証實攤販即將於廿四日凌晨集體北上「觀光旅遊」後，即於下午召開秘密會議，討論對策。據聞，治安單位聯合採取兩個措施。一是「商請」台南客運、龍吉兩大公司拒絕租車給攤販，「攤販向客運租車是正當的權利，警察不去抓強盜、小偷，却來侵犯人民正當的權益！真是飼老鼠咬布袋！」一位中年的攤販口氣平穩的說著。二是由二分局長林禹資親自將數位「攤販代表」請至「分局遊說勸導放棄北上，至於其中的玄機、不言可喻。

縱使治安單位採取卑鄙的手段對付這些溫順的人民，却不能阻止他們的決心，他們人窮計生，轉向台南縣租來五部遊覽車。

八月廿四日凌晨三點左右，夜空中飄著小雨，二百多位攤販冒著雨由四面八方向著台南醫院廣場附近聚攏起來，五部遊覽車也依照約定駛抵現場。這時攤販們發現約有上百位員警及巡邏車虎視眈眈的監視著他們，



民族路夜市已不再。

。可是他們發現市政府真是無所不用其極，一位攤販指出，鐵路局竟然藉口湖漲水，除了慢車以外不能開往台北！「慢車都能開了，快車爲什麼不能？吹牛也要先打個草稿啊！」

民族路攤販北上之後，接受有關單位的「勸導」於次日（八月二十五日）下午約四時抵返台南，並推派十名代表在市警局與蘇南成協調。其餘二百多名攤販則齊集在市警局對面的孔廟圍牆邊與治安人員隔街對望，焦急等候代表帶回「佳音」。

市長局長唱雙簧

在協調會上，蘇南成一再表現他的「硬漢作風」，主子對奴才的傲慢，協調會變成蘇南成協攤販的調，攤販只有乖乖的「聽訓」。

協調會上蘇南成首先向攤販代表假惺惺的說「很高興見到各位平安回到台南」瞬間戲劇性地板下臉孔說：「我不是說笑話，而是大家的行爲已嚴重違反社會秩序……」接著又說民族路攤販的遷移，他不希望見到地方父老吃「法律飯」。

蘇南成在協調會上並說有人恐嚇他、也有人揚言要到台北幹掉他……警察局長王琪現也一搭一唱地說攤販的行動是違法的，所以幕後主持人是害攤販，不是協助攤販的，市警局不追究攤販的行爲，但對幕後的主持人一定要追查，接著繪聲繪影地說，幕後主持人，市警局已掌握資料云云。

「大頭子說人家要殺他，根本是造謠，

目的不過要製造輿論對他的同情」一位陳姓攤販如是說。更可笑的是蘇南成的父親在接受台灣時報記者訪問時，陳述雇請槍手的消息來源說「南成的阿姨有一位「換帖」姊妹的兒子，也是民族路的攤販之一，他也參加謀刺我們的會議，會中決定花數十萬元雇請三名亡命之徒，每人帶一枝槍，準備幹掉我們兩老及南成。」

攤販雇請槍手要幹掉蘇南成的傳聞在九月十五日的市議會臨時大會引起嚴重關切，市議員懷疑這是蘇南成扣的大帽子。幾位議員主張專案討論，要求市警局，傳聞如果是真的，應趕快破案，如果是誤傳，應儘速澄清，並追究「擾亂社會治安的責任。王局長在會中還煞有介事的表示：「對於此案，警方注意兩個重點，一是偵破，二是預防。偵破方面，警方根據資料找尋那輛贓車，已透過八號分機及全台南市警方全力尋找，但尚未找到。同時清查三名可疑男子，雖尚無結果，……不過……由於……」

十位代表在市警局聽訓後，到孔廟廣場向攤販們宣佈「協調」結果。可想而知，攤販們大表不滿，有人大罵蘇南成過河拆橋，選舉時自稱是攤販之子，拍著胸膛保證保護攤販，那知把他扛上市長寶座，反而逼他們走向絕路。

一樣的官老爺，一樣的太極拳

對於二十五日協調會結果不滿，一百多名攤販於二十六日清晨再度北上陳情，結果

市警局眼見勸導無法奏效，乃使用「小入部數」，濫用他們的公權力，據悉市警局當時以扣押行車執照、駕駛執照使遊覽車就範，迫使他們離去，希望攤販在無車可搭的情形下放棄北上陳情。但攤販還是陸續的前往火車站、台汽車站改搭公路、鐵路班車

爲飄著雨的夜空增添肅殺的氣氛。「抓小偷、強盜都沒有這麼努力，對付我們好像對付政治犯一樣！」一位以前在遠東百貨公司的攤販這樣憶述著。這時警察局雖然鼓起如簧之舌，編織美麗的謊言，「勸導」攤販勿北上陳情，但只是使他們更憤怒，更堅決而已。

被蔡崇留攤販協會理事長不幸而言中：「到台北陳情根本無用」。因為統治者都是一丘之貉，慈祥上級的形象只是政治技倆所製造的假象，這就是「上級討好，中級摩擦，下級鬥爭」。從這個觀點可以解釋三個巧合：（一）八月二十四日，四名代表到內政部陳情，內政部長公出。（二）蘇南成八月二十七日離開台南，九月八日返回台南，據悉有一段時間逗留台北，剛好避開激烈衝突的時候。（三）九月八日十名攤販代表由省議員蔡介雄陪同，欲向列席大會的省主席李登輝陳情，但李登輝未列席，由省府的劉秘書長接見他們。

樂捐有罪？

傳聞八月二十八日攤販要扶老攜幼往市府抗議，市警局於這天先發制人，展開整肅：以妨害秩序為名，通知攤販代表十名前往應訊，調查何人發動繳納活動費？把錢繳給誰？如何活動？攤販代表否認每一攤販繳納一千元作為活動費，只是以樂捐方式籌備陳情的費用。我們不禁要問攤販為了解除自己的困境發動樂捐，這樣有罪嗎？如果有罪？那麼為了「坦克自強基金」所發動各公立學校、機構的不樂之捐呢？第三者不論是基於義憤或其他理由協助攤販陳情又何罪之有？

市政府除了發動所有情治單位構成一緊密的安全網對付攤販，還造謠要鬥臭攤販，一是含沙射影的暗示攤販繳交活動費「賄賂」「幕後主持人」幫其說項。二是以偏蓋全說攤販是開轎車、住華屋的有錢人。三是扣

帽子指攤販雇槍手欲幹掉蘇南成。我們真為蘇南成精密構建的武器大感嘆服及寒心。難怪台南市有人說蘇南成是唯一指揮得動情治單位的人。

最淒涼的鞭炮聲

民族路夜市於八月三十一日最後一晚的營業中，擠滿了空前的人潮，許多人抱著依戀的心情對民族路的風采作最後的巡禮。九月一日凌晨民族路佈滿了治安人員，



保安市場冷冷清清。

攤販沒有發動抗議活動。但在零時三十分左右攤販先後燃放鞭炮，熱鬧的鞭炮聲給人吊詭的悲哀感，也代表了攤販「無言」的抗議。

心聲無人知

九月一日清晨，市府附近給人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感覺，在平靜的氣氛中似乎有某種東西在醞釀、蠢動。突然，在七時許，約有二百多名攤販扶老攜幼向市府聚集抗議。市警局儼然如臨大敵派出百餘名員警把守市府大門口，並於附近佈陣以待。攤販想一擁而進却被制止。市政府除了曉得叫治安人員去「勸導」攤販離開外，沒人理會攤販。市議員林正國在九月十五日的市議會的臨時大會質問，民族路攤販到市政府前抗議，市府却無人代表接見，聽他們的心聲，是台南市的恥辱，他主張要儘速查明事實，早日公佈。抗議行動，直至下午六時人群方才散去。

據台灣時報的報導，九月一日的示威發生了兩件插曲，頗堪玩味：

① 市府官員向攤販說你們支持蘇市長連任，怎能不支持他的政策呢？攤販回答說以前是以前，現在蘇市長不一樣了。

② 二分局長林禹資要攤販選出六名代表出來陳情，一名老人自告奮勇站上市府門口的花台，却被他兒子拖下來說「半夜來敲門要你去協調，你怎麼辦。」

九月三日，攤販繼續他們第三天的示威，有兩名婦女持著書寫「十萬火急陳情」的

布條在市府門前示威，有一名會俊仁的攤販於上午九時許因此被捕。據聞，會姓攤販原是一名活躍份子，但其被捕卻與該布條無關，只是恰巧在旁邊，警察抓他純為殺雞儆猴。蔡介雄託人去保釋他時，市警局表示不會傷害他，不過「借我們玩一下」，會姓攤販於晚上八點保釋出來以後，與從前判若兩人。

政客終將背棄人民

除了整理交通、美化市容這些表面的理由而取締攤販外，台南的一位觀察家指出蘇南成此舉乃是為了達成政治上的目的。向他的主子——國民黨中央顯露他的魄力——解決了所有民選行政首長都灰頭土臉的攤販問題。蘇南成下一個目標指向中央，他當然可以不顧地方的選票了。

該人士又指出，公營市場經營失敗也是蘇南成走極端的因素之一，蘇南成性格好大喜功，加上權術上熱中製造新形象，大量貸款興建許多公共設施。三個新建市場友愛、開元、保安也都是貸款蓋成的，可是業績不佳，沈重的負債逼使蘇南成狗急跳牆。「據我估計台南市的負債接近六十四億！下一任的市長不好幹了！」

「一碗雞麵十五元，誰要辛辛苦苦爬上四樓吃啊！」市政府原本設計把民族路攤販遷至保安市場四樓。而筆者走訪的過程中，所有民衆幾乎異口同聲說保安市場設計不當！「晚上一、二、三樓黑漆漆的，還有魚腥味，到四樓吃點心簡直倒盡胃口！」而且

吃個點心，放在樓下的車子掉了怎麼辦！」保安市場三樓一個魚販表示。

民族路攤販事件還在繼續發展中，不管結果如何。我們從這件事的過程，得到兩個結論：①市政府心態上根本就沒把攤販當做愚民，才胆敢採取種種非法的手段。②政客為了達成政治野心是無所不用其極的。

據台灣時報八月二十六日的報導：「蘇南成在協調會上一再勸導攤販平心靜氣。他說只有有心參予政治的人才會考慮到如何去『拼』，但是，大家要了解『拼不到』的。大家要努力去做生意，如何賺大錢、保平安才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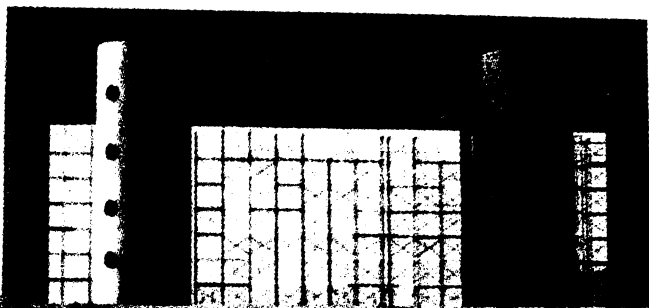
法律解決不了經濟問題

攤販是「天下雜誌派」所深惡痛絕的地下經濟的一種，個人認為它是「正規經濟」無法提供足夠合理的就業機會所衍生的經濟現象，攤販問題也只有由經濟的角度來看待，才能得到應有的定位。「天下雜誌派」在譴責地下經濟啃蝕「正規經濟」的成果時，我們先要問正規的經濟有沒有提供低階層適當的機會？低糧價使農人無利可圖，剝削性的低工資、惡劣的工作環境，工人怎能養家活口呢？在一片資本密集、獎勵投資聲中，可是政府的陽光從不眷顧我們的工人、農人。

先哲告訴我們，一個社會的道德、法律、宗教等上層建築是社會下層建築——經濟體制的反映，一個社會的道德、法律、宗教都反映著經濟上佔優勢的集團利益。因此一個社會的道德、法律究其實只是階級道德、階

級法律而已。視攤販為「都市之瘤」所代表的道德就是這種階級道德。筆者在走訪的過程中更深刻的感受到這一點。計程車司機、工人這些討生活的階層幾乎異口同聲罵蘇南成斷人生路！而一些「有錢」階級大多贊成市政府的做法。最具代表性的是，一個帶眼鏡學者模樣的中年人，乾脆翹著姆指說：excellent。

南市文化中心的效益問題引起強烈質疑。



國民黨的選舉陽謀

我們對「選舉」的批判

主題：一、國民黨為何辦選舉。
二、黨外應如何面對選舉。

主 持：蘇逸凡（夏潮總編輯）
與會人員：耿崇水（前進總編輯）
洪金立（縱橫總編輯）

蘇 多（在野編輯）
何文振（自由作家）
汪立峽（自由作家）
孟絕子（自由作家）
劉一德（學生）
整 理：劉一德



雞骨頭心理與社會運動間的矛盾

●何文振

我認為選舉是國民黨鞏固統治結構的重要支柱之一，這因為國民黨整個政權結構是大資本家的本質。

因為是資本家的結構，政治上必須給地方性的中、小資本家一些利益；為者配合中、小資本家的轉換和流動，也就是說透過一個制度來達成權力的重新分配。不這樣的話

，國民黨自己在分配權力時，就要揹負得罪其他資本家的黑鍋。

除了這一點以外，地方選舉另一個目的就是要把消耗掉黨外的精力；讓政治上的反對派把精神耗在這上面。譬如說本人，從選國大代表到選省議員；為了選舉，好幾個月甚至好幾年就把精力花在這上面，國民黨提名若留了一、兩席名額，我們黨外就盯著這一兩席大家搶；用一根「雞骨頭」，就讓黨外產生很大的矛盾和分裂！事實上，選舉所造成的恩怨和分裂，是客觀上黨外無法組織的原因。

在民國六十七年選舉突然被國民黨停掉之後，大家似乎開始意識到這一點。反對勢力開始突破了它用選舉來限制運動的這個柵欄，美麗島政團在短短的一年裏就形成了！

不過當時黨外運動的層次和理念，其實還有待研究；例如：當時由張春男、呂秀蓮擔任會長的黨外「候選人聯誼會」，宗旨卻是請政府恢復選舉。而支持選舉等於間接支持它的統治，於是產生了一個矛盾：一方面選舉阻礙了社會改革的速度，另一方面改革者卻又希望由選舉獲得權力。

即使這樣，國民黨還是不忘記中樞事件以後我們已經逐漸衝破了選舉所造成的限制，所以趕在六十九年就搞出一個選罷法來控制選舉，怕我們用選舉來做社會運動！

黨外應該回過頭來檢討這一段經驗，不要一窩蜂搶這些雞骨頭。選舉應該是我們做社會運動時的一個不得已的辦法而已！我們應改正選舉掛帥的觀念，重新思考社會運動

●蘇慶黎
今天，國民黨根本就有實力不辦選舉，也就是說：不辦選舉並不會使它的統治崩潰。可是，它還是辦了，而且辦得很辛苦。可見辦選舉對於國民黨鞏固、或者加強它的統治，有著很大的好處。因此，今天我們希望用批判的角度來檢討選舉，看看選舉在政治、經濟、社會各個層面產生的作用！同時請各位基於對當前選舉的理解，提出黨外人士的因應之道。

的本質。不然每次選舉到了就談民主、人權，平時卻不太關心，這樣根本沒有前途。



范進中學的 小資產仕進心態

● 耿榮水

定期的選舉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之一，但不是充要條件。也就是說：有選舉不一定代表這個國家有民主；但是，如果沒有選舉，你說有民主，那誰都不會相信。所以就這個角度來說，它辦選舉不管是真心要辦；還是只不過當做統治的技巧和工具，都是變成一個民主國家必然要走的道路；這一點，國民黨三十幾年來辦的地方選舉，其實是應該肯定的。

至於說實質上有沒有民主，選舉是不是只給老百姓形式上的民主，這是另一個問題，要另外再討論的。

我同意文振兄所說的，到目前為止，選舉已變成國民黨的統治工具之一了，有幾個現象可以提出來檢討：

選舉是選賢與能，按理說是應該讓有品德有才幹的人來出頭；可是看看國民黨三十幾年來所提名的人選，除了早期民間的自然領袖，確實在學問品德上都是一時之選，我們沒有話說。可是到了五十年代前後，就慢慢跟資產階級掛鉤，所提的人選就差了。一、二十年來，每況愈下。什麼金牛、銀牛、金鋼牛、鑽石牛都出現了！

中央民意代表、省市議員這麼崇高的國家名器，就加在這幫人身上！我常常在想，像林榮三這種人都可以幹到監察委員，那麼我可以幹總統啦！憑著炒地皮，賺了錢，不學無術，就可以幹到監委；而且他要監察人家他自己還先買票先賄選；怎麼「監」察人家呢？柏台的清議真是毀於一旦啊，我看歷史上帝史大夫這個名器就被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破壞殆盡了！

這樣的選舉，對我們台灣的民主政治的提升有什麼用呢？這也是我為什麼對國民黨由希望到失望，由失望到絕望，而加入黨外陣營的原因。

過去是「朝有倖進，野有遺賢」，現在是「朝有金牛，野有窮書生」，國民黨是拿選舉來做酬庸、籠絡資產階級的手段之一。

現在的選舉已經很像唐宋以後的科舉。王朝建立以後用科舉來籠絡知識分子嘛；它來個十年一大考、三年一小考，知識分子就要三更燈火五更雞。現在也一樣，想做官的拚

命賺錢賺了三、五年，就大把大把的花在選舉上，當選了就像范進中舉一樣高興。所以說在意義上，在功能上，選舉和科舉已經沒什麼兩樣。

所以對於剛才那個問題，如果黨外當時要求恢復選舉的動機是做官，那當然是錯的；如果動機是堅持民主、堅持政治運動的立場，就沒有問題。因為國民黨既然可以用選舉來做統治工具，黨外同樣可以用選舉來發展運動。

國民黨不敢全面開放選舉，也是我們認為他不夠誠意的地方。譬如說現在的選舉只限於縣市以下，至於省、市長和中央它是不敢開放；省縣自治通則二讀通過以後三讀就卡在那裏。

我常感到奇怪，難道國民黨這麼怕選舉嗎？既是怕，那為什麼縣市以下又不怕？結果我發現，國民黨最怕的是全省串連起來的選舉；如果省市首長的選舉開放的話，這樣子全省動起來，它會覺得安全有問題，甚至它不是能在選舉中獲勝都有問題！縣、市長它失去一、兩個，三、五個都無所謂，省市長一開放萬一輸掉一個台灣省，那不等於輸掉全國了！

所以行政院在答覆的時候當然要說什麼「等光復大陸以後」「通則」才能通過！可是這說不通的啦；什麼事情都要等光復大陸，那當初十大建設也可以等光復大陸再做啦！都是一些藉口而已！

我想，黨外對選舉應該有一個比較健康的想法是：不管國民黨誠不誠意，我們就用

它來教育民衆，提高選民的政治水準，到最需要開發教育的地方去參與，而不是搶雞骨頭爭席次。以我個人這次回苗栗參選來說，也是抱著這種「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心情去的；桃竹苗三縣的政治發展程度很明顯的桃園是已開發地區，新竹是開發中地區，苗栗是未開發地區！在需要開發的地區去耕耘比當選不當選的意義重要得多！



選舉就是「放封」

● 洪金立 ●

剛才文振兄講過，國民黨這個複雜的組織系統，基本上只是一個以資產階級為本質的管理、分配機構。但坦白說，在西方的社會發展史上，資產階級相對於封建階級，仍然有他的進步性；扮演改革的角色。但是台灣國民黨的資產階級，我實在看不出有什麼特別進步的傳統。

像王永慶之類的大的資本家，早就官商勾結在政治系統裏面，變成「官僚寄生」階級。接下來的就是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兩個階級是相對性穩定台灣政治的重要力量。但這兩個階級也是相對性浮動的，隨著台灣經濟的衰退，他們投入黨外的機會也會越來越多，開始可能是暗的支持，逐漸會變成明的，甚至自己出來。

墨索里尼對選舉下了一個定義：他說選舉就是「每隔一段時間給人民一種『主權在民』的幻覺！」這個話套在西方民主國家現在看來反而不適合，因為他們的民主基本上都已經盡量落實。但是把這句話套在一些第三世界國家頭上卻有幾分道理，他們的確是「每隔一段時間給人民一種『主權在民』的幻覺。」

台灣的選舉參政就像監獄「放封」一樣，每隔一段時間讓大家動一動，讓黨外在台上罵一罵發洩發洩，讓民衆感到代言人存在，這樣政治上才不容易有意外發生。

國民黨辦選舉的另一個理由我想是面子和潮流的問題，譬如像慈禧太后清末派五大臣出國考察；明明就沒有施行立憲的誠意，也要對國內外知識的潮流順應一下。

國民黨也是一樣，「博觀」不是談到民國三十六七年的棺材法統、酒家法統嗎？當時可以看到的幾乎都是買官鬻爵，這種情況下為什麼還要選舉呢？我想國民黨已經覺悟到了滿清、袁世凱的下場，知道潮流還是擋不住的！

其次談到國民黨愛面子的問題：國民黨在選舉時爭席次就權力結構上來看好像沒有什麼用處，但在面子上它是非贏不可，像六十六年那次選舉，黨外拿了二十一席省議員，國民黨面子盡掃落地啊！黨工連帶要受處罰。所以說，面子是決定國民黨辦選舉的重要原因。

另外我同意榮水兄剛才的說法：國民黨基本上是要把選舉辦成一個新式的科舉，讓你拚命去鑽，而事實上卻無法動到它的體制；即使當了國會議員，能幫我們爭到什麼？但科舉雖然可以用來控制人，同樣也有勢窮力拙的時候。

但是基本上我認為到目前為止，國民黨利用選舉是相當成功的；是在「每隔數年給黨外人士一種有力的幻覺」！



黨外應有大氣魄

● 五紀子 ●

今天早晨我草擬了一份聲明給台北市黨外後援會，在這裡面我提出了一個觀點；那就是：黨外不要完全把眼光放在國民黨提名剩下來的那麼幾個名額上。國民黨提名六位男性候選人和一位女性候選人，黨外爲了要表現從政人員的尊嚴、志氣、理想、格局和氣魄；黨外應該拿出胸襟，同樣也推出七個候選人！

這個意義是，至少我們在志氣上、地位上，和國民黨立於平等的地位。而不是要撿它剩菜剩飯，那太可憐了！

黨外有個論調說：台北市的黨外票只有百分之三十，我們提多了票源會分散，可能一個都選不上！這是一個嚴重倒退的想法！票源是辛苦開拓來的；如果每一次只推那一個兩個形象不太高明的候選人出來的話，除了那百分之三十，誰會來投你的票？

如果你拿出氣魄，推出的人都很精采，像李鴻禧、江鵬堅、呂亞力、蔡式淵、田秋堃這些人這麼精采的話，我相信會刺激出很多新的票源，這些票，可能超過百分之五十。

要有志氣將來讓國民黨撿剩下來的百分之三十的票，如果沒有這種精神的話，就落入董尚和所說的：「狗搶骨頭黨」，沒出息！



選舉應該是 大規模社會力量 的浮現

● 汪立峽 ●

選舉只是民主的條件之一，不等於民主，更不是目的。就這一點看，選舉和政黨政治、言論自由、議會政治是一樣的，它們只是民主的條件，追求民主的形式化的工具而已！

國民黨當然理解這一點，所以以它這樣一個具有專制主義本質的團體，並不會排斥用選舉這種形式化的東西來合法化它的政權。

國民黨是很重視選舉的，這當中同時隱藏著它畏懼選舉的心理。因為它害怕形式過於強調的結果最後會影響到它的本質，如果由於選舉而造成社會和民意真正的動員，這

並不是它願意見到的。

在這個矛盾下，他必須特別重視細胞組織。一般人只注意到它秘密特務組織，其實像公開的就有警察局、派出所，大一點的鎮就有憲兵隊；等等。看不見的像大公司、行號，稍微大一點的旅館、學校，都有它的組織系統或者監視網在裡面。就地方基層來看，像村、里長、幹事，實質上都負著公私的雙重角色，公的方面當然是政府底層組織，私的方面它們往往是黨的工作據點。它在這一方面是相当嚴密的。

但這種嚴密並不代表它可以完全控制這個社會，因爲其中還有一些它沒有辦法掌握的變數。最大的可變數來自於社會經濟的發展所造成的改變；舉例來講，農村的年青勞力大量外流，那麼它對農村的控制就無法像從前那麼嚴密，而流到都市的年輕人也沒有完全納入都市的運作體系，造成疏離。

在都市裡面，村里長大概已經快變成祇發通知單的職務了。平常大家住公寓，也不去管對面住的是誰門牌號碼幾號，戶籍上編的村里鄰組織，實際上大家已經都不去理會它。在這樣的情況下，黨外事實上可以著力在更多的點上，選舉就是要讓黨外找出更多的著力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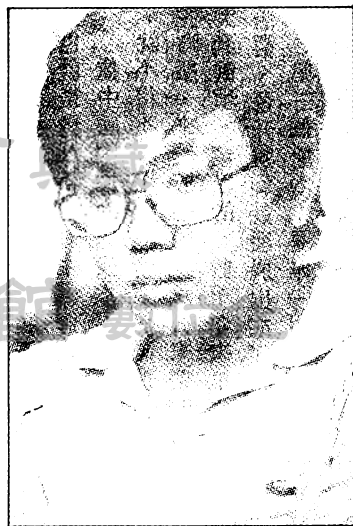
既然是這樣，選舉對黨外就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運用這個手段推人進去議會裡面；而議會政治我剛才講過；仍然只是一個手段。那麼它的目的是什麼呢？廣義的說當然是爲了「民主政治」，但其實這就要牽涉到意識形態和本體的問題。

在方法論上，選舉是一種大規模的社會運動。是一種公法允許下的社會運動。台灣尤其要注意這一點，因為台灣社會運動的機會是微乎其微，雖然也有一些社團，但絕大多數是消極性的、內斂性的。因而選舉是目前為止最重要的社會運動。它之所以沒有辦法蓬勃，是因為早期的國民黨對手，都只是想藉選舉來做為晉升到政治結構成員的階梯，這嚴重的削弱了選民對民主政治的認識和理想。

所謂選賢與能如果從一個制度的理想導向來看大概說得通，如果賢能就是有錢有勢的人的代稱，那就離民主很遠了。選舉在形式上是大家可以一起來玩的，但因此它也可能是一個大的陽謀；誤導了選民對「實質民主」的認識，誤以為「這樣就是民主」！

我覺得黨外最近發展成的兩個組織，後援會和編輯作家聯誼會；可以以這次選舉做為一個定點，好好的搭配；即使在選舉之後也能夠繼續下去。這是依據現狀利用選舉促成初步政黨組織的一條路：假如只因爲選舉而分裂，不能因選舉而合作、運動，那就是大家認識都還不夠！

追求程序的公正就夠了



● 蘇 多 ●

剛才聽到用社會經濟結構去分析選舉的陽謀，我個人對這方面的資料和研究並不是十分清楚，我避免從這種推論下手，以免流於空想。

我只從兩點來檢討三十年來的選舉；而不從選舉是不是國民黨的陽謀這個論點來談。

第一、我看的是三十年來，選舉的制度

和程序是不是越來越公正、公平、辦得越好。

第二、我看的是社會上各種利益團體是否能在選舉中產生充分代表他們的人。

就第一點來看，這應該是黨外最重要的目標之一；我們只要注意選舉中是否有賄選、買票等違法事情，至於推出金牛來選，那是國民黨他家的事；金牛可以有金牛的代表，這在民主社會裡是合理的。何況既然國民黨認爲社會的主力是金牛，你去管他也沒有用。

從程序上看，我必須承認目前選舉是朝向公正的，當然這不一定是國民黨主觀的意

願，而是人民的知識水準越來越高所造成。我們可以發現在都市裡，很多人已經不買五、六百塊錢一票的帳。所以程序上它不得不越來越辦得好一點，我們黨外應該承認這一點，並且在對外的訴求上，繼續以追求更公正、公平的選舉爲目標。

至於第二點，選舉能否反映社會團體的各種力量，我認爲這是政黨內部的問題。國民黨要本土化，它認爲大資本公司是它紮根的過程中必須結合的團體；黨外如果認爲這樣不對，可以紮根紮在中小企業和工人農人身上。

剛才講到一些社會團體和社會結構的變遷，事實上也都漸漸的在政治活動上表現出來了，黨外得到百分之三十的票，表示支持他們的社會力量就只有這麼多，所以說黨外在今天權力結構上是沒有地位的，這也充分反映了事實啊！

想要突破這種限制，應該花更多時間去了解社會事件和爭取社會團體，至於對外，我想還是只能逼迫選舉程序和制度更公平更公正而已！



台灣人滿足於 雞骨頭參與的 歷史背景

●對一德●

剛才大家的意見幾乎可以得到這樣一個共同的答案，那就是：決定台灣命運的政治活動，並不是由選舉產生，而是由國民黨這個團體內部產生；選舉是被國民黨利用的。

既然知識分子和老百姓都認知到這種現象，按理說，台灣的選舉應該會受到極大的鄙視，正當性應該大有問題。可是很奇怪的，三十年來，地方選舉不但事實上已經成為穩定台灣政權結構的一個重要支柱，而且選舉從來沒有引發民衆大規模的覺悟和變革。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我想要用台灣社會史背景來解釋這個現象！

我提出的一个論點是：過去台灣人社會是一個「被統治」的社會，有一個不利於團結的歷史淵源。

像過去的反抗運動、反帝運動幾乎從來沒有在理念上、組織上發展成一個全島運動。清朝的朱一貴林爽文事件雖有全島性，但理念模糊且不以台灣的政治經濟問題為歸結，很快就被撲滅。

再看現代的反對運動，基本上也是一個

小資產階級圈內的運動；並且割裂在全島各地，在美麗島之前，從來沒有全省串起來過。

在東南亞、韓國、越南、菲律賓等地方，它們的反抗運動通常是全國性的；台灣是軟弱、最特別、最沒有整體性！為什麼這樣呢？我找出了三個原因。

第一點，過去三百多年來，台灣基本上是一個不完整的農業封建社會。台灣人的祖先來自中國大陸不同的地區，是漳州、泉州、粵東這些地區封建家族社會的延伸，血緣家族的脈絡是外面伸進來的。它自己無法發展成完整的封建家族社會，而是大陸家族社會的末梢。

這一點和韓國越南菲律賓不同，在上述這些地方，在被帝國主義統治之前，都早已存在著自己繁衍而成的農村封建社會，有著封建大地主及其首領、保護者——國王。

而台灣沒有這些，沒有國王，使得早期根本也沒有什麼台灣人意識。

第二個原因是由於地緣的關係，島嶼台灣缺乏長期的外來強大壓力。這使得台灣沒有辦法產生集權領導和發展優越的統治技術，也就是發展不出地主保護者的強大部隊。

像中國因為北方民族長期而強大的壓力，就不得不發展出皇帝來保護農村、保護地主階級，來領導農民對抗外來侵略。於是一大套繁瑣、精密的、數千年來推之不倒的統治術、晉升規範就發展出來了！

第三個原因；是唯一可能成爲台灣移民共同「敵人」的先住民（今天所謂的山胞）

，卻又零星分散在全台各地，他們不但語言不一樣，族別不一樣，彼此之間也缺乏聯繫。

因此漢人在建立自己的農業社會時，在擴張自己的農地時，只需要建立鄉級或縣級的武裝力量；就可以達到保護農莊、侵略異族的目的。

根據這三點，台灣人社會一直發展不成一個全島性的核心，換句話說，台灣人社會沒有統合全台、統治全台那樣的客觀需求。這一點我們可以來了解，爲什麼僅僅是一個省市議員、縣市鄉鎮長的「脫法地方自治」選舉，就可以使台灣人的政治社會穩定，就可以使他們安於現狀。

包括那些省市縣議員、縣市鄉鎮首長、地方派系領袖，他們從來就沒有過對全台灣的瞻望，沒有這樣的傳統，也沒有社會壓力迫使他們這樣做。

這一點可以拿來和民國三十七、八年移民來台的外省人做一個比較。外省人社會除了少數貴族之外，多半是由許多破裂的家庭和原子狀的單身漢所組成，這樣的社會結構沒有家族派系的包袱，一旦通過國民黨軍隊系統和官僚系統的組織，很容易地就變成具全台灣籠罩性的團體，更成爲台灣的統治團體。

我提出了這些歷史因素和反面証據，是來解釋爲什麼從日據時代一直到國民黨時代，台灣人一直能滿足這種部份的參與、滿足於這種殘羹剩菜的參與；日據時代丟給你一個保甲長、保正、參議員，國民黨時代丟給你

一個縣市長、議員，台灣人就能滿足，為什麼？上面我提的是社會學上的理由。

第二個部分我要講的是工業化之後，上面這些現象可能發生的根本改變。

剛才提到外省人由破裂的家庭、單身漢構成，與本省人那種家族社會結構並不相同；他們沒有家族社會提供的社會保險；也沒有歸屬感和安定感。所以外省人容易具有危機意識，這樣的狀態在政治心理學上會有激化的趨向，也就是向極左或極右靠。但台灣的外省人幾乎百分之九十都是支持國民黨的，甚至都有極右的傾向，變成了選舉的鐵票區，這又牽涉到幾個原因：

一、是左派組織全面滅絕，經過兩代政府的嚴格壓抑，左派團體至今已經是見光死！而左派運動跟組織是分不開的，組織沒有了，外省人即使疏離、憤怒、反抗，也投訴無門。在這種偏離的狀態裡，國民黨又利用這種危機意識把眷區居民向右導，轉化成抓匪諜、殺台獨的相對恐怖意識。

二、是以本土意識為主流的反對運動，因為近三十多年來的反對運動性質上是台灣人爭政治權的，在情感上是排斥外省貴族的；所以普通外省人受魚池之殃，遲遲不敢走入反對運動。而只能用李師科模式，用其他心理型犯罪，自我放逐等形式來表示間接不滿。

三、是外省知識份子大半被國民黨納入軍事、官僚系統，提供他們在台灣人家族社會所享受不到的社會保險、社會流動、歸屬感等等功能。比如說外省子弟很多唸書減免

學費，看病有公保，按階級官職進行社會流動等等。上面這些因素造成了外省人的政治態度右傾。

可是如果我們把外省人當做台灣的「第五次移民」，與前幾次做比較，會發現外省人也不是沒有左轉的可能。

在前四次的移民：漳州人、泉州人、客家人、福州人的移民裡，後到移民不但容易依地區變成弱者，也容易依經濟關係變成被統治者——佃農。

在地理上看得很清楚，漳州人最先來，佔到嘉南平原山麓肥沃地帶；泉州人其次，發生漳泉鬥爭佔到海岸一帶。客家人第三，佔有山區丘陵地帶。福州人來的時候，農地已經差不多沒有了，於是變成都市小游民，執掌三刀——剪刀、菜刀、剔頭刀。

在農業時代裡，他們的境遇是一個比一個差。

在經濟地位上，後到移民通常的定居模式是先在已開發地區成為大租戶的佃農，然後再進入未開發地區變成自耕農或小租戶；更後到的移民成為佃農的機會就更大。而佃農在農業時代是政治變革或政治動亂的生力軍。

所以我們得到一個推論，後到移民由於在經濟結構裡的地位卑下，是容易左傾的！

一九四九年的外省人大移民，原來也能變成這樣。但兩個因素使他們與前幾次的移民不同。第一，他們是帶槍的移民；是以統治者身份過來的移民。其次是台灣的農業經濟到大戰前後已經呈現自足的、飽和的狀

態，這可以從日帝撤退前台灣的三大農產稻米、甘藷、甘蔗均創下至今難以逾越的高峰，以及農地開發在當時已經接近七百公尺極限這兩項紀錄看出來。在這種狀況下，外省人社會變成台灣經濟結構上的多餘物、寄生體，必須用政治力量，誇大軍隊及官僚機構人員編制及龐大的合理性，才能勉強的、「克難運動」式地暫時寄居下來。換句話說：外省人在經濟結構上是寄生的，在政治結構上卻成為統治階層。

可是，從一九七〇年代開始，情況就不一樣了！

工業化發生以後，同時發生幾種現象：
一、台灣人家族社會開始削弱、解體，被都市擊潰。

二、台灣人透過技術官僚，透過本土資本集中，逐漸擠身統治階層；打破了、中斷了外省人獨成一局的權力流動。

三、普通外省人，沒有特權背景的外省人，開始大量勞工化，進入經濟結構的底層裡面，由寄生團體變成個別的被剝削者。

我講了這麼多，是要證明在台灣一個參與與爆炸的時代將要來臨；由於社經結構改變，一方面用地方選舉安撫台灣人家族社會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一方面勞工化的外省人將形成一股右傾之外的動盪變數，新社會將不能容忍過去那種部份參與、地方性的參與和雞骨頭參與。選舉「陽謀」如果不在質和量上進行大修改，正當性將會大減，遭到大眾的唾棄。



公嗶知訊

本刊編輯部

「環境保護白皮書」 要出版了！

台灣地區第一本「環境保護白皮書」將於十月間出版，公佈國內各項公害防治工作施行情形及污染現況。預計今後每年三月左右出一個版本，逐年收集台灣地區公害防治及公害現況的相關資料。環境保護局局長莊進源表示：正式公佈這些數字，希望能對改善目前污染現況有所幫助。我們也期待「白皮書」出版，更希望它的資料、數據能確切指出台灣地區的污染現況，千萬不要隱惡揚善，或只是爲了要向國際表示我們也有在做環境保護工作而已。

新竹化工被勒令停工

衛生署日前對新竹化工廠附近環境影響及居民健康問題首次關切，對當地居民每十萬人口出現五百名癌症患者的奇高罹患率甚爲驚訝，這個數字約爲其它地區的十倍。雖然，環保局自去年十月就注意到新竹化工廠的污染問題，且連續用高速採樣器採樣三十次，有廿多次其煉焦排放之懸浮粒子過量。環保局曾協調工廠負責人改善，但未見工廠有任何行動，因此行政院衛生署於九月廿三日正式發文，建議省政府關閉新竹化工廠，以免該廠排放的黑烟繼續危害附近居民，新竹市政府在接到副本後也正準備從事執行工作。

王永慶的誠意何在？

台塑關係企業計劃在花蓮崇德興建水泥廠一事，最近在報端見到諸多爭議。關心環境保育的人士認爲，此舉將嚴重破壞太魯閣國家公園景觀及製造東部的污染。因此台塑關係企業董事長王永慶屢次透過記者在報紙上大談其以現代技術的開發，相信不致對環境造成傷害，並且揚言要在所屬工廠的工業廢水中養魚。在台塑多年來爲台灣製造了大量的環境污染後，很難得地我們終於聽到王董事長說出了一兩句尚有點良心的話。不過，這到底是王永慶在應付目前階段的輿論壓力呢？還是他真有決心、真有誠意，還得要看看往後王永慶的具體行動了。

污染彰化市區多年且一直受人詬病的彰化石化廠，該廠不知認真改善防污措施，卻只認真在彰化縣議會每次開會前，到處往縣議員處送禮。台塑高雄廠、仁武廠也曾引起不小的公害糾紛。至於新近建造的宜蘭龍德石化廠，似乎也只將彰化的污染擴建到宜蘭，其內有些部門員工上班還須戴防毒面具，至於廠外四周更是臭氣瀰漫，附近公寓一直乏人問津。多年來王永慶的財富王國多多少少是建基在台灣工人的血汗、和台灣人民生活環境的污染之上。我們希望他能夠多作回饋工作，不要再奢談開發營利了，下定決心、拿出誠意來，確實改善既有工廠的生產環境，則工人是幸，台灣人民是幸。

黨外縣長杯葛「台糖」

屏東縣長邱連輝為抗議台糖公司拒售大汽車廠預定地，憤而退出台糖蔗作會議，並指出：多年來屏東縣民受盡了台糖公司的污染「欺負」，諸如採收期間燃燒蔗園，灰燼滿天飛，妨害人車安全；六塊厝的養豬場成為農業公害，一天比一天嚴重，附近居民天天聞到臭豬屎味；屏東紙漿廠排放的臭氣、污水更嚴重破壞人民的生活環境，這些痛苦縣民長久以來都強忍下來，但台糖公司卻不顧地方發展，在估盡屏東人的便宜之後，不能知恩圖報，實在令人深感遺憾與失望。

環境影響評估法 胎死腹中

九月十六日行政院召開的一項審議會中將環境影響評估法草案「封殺」出局，包括經建會、經濟部、內政部的一些代表都表示，環境影響評估制度雖有必要建立，但國內對此一新興科技瞭解不足，不宜遽然立法，應暫時以「方案」方式實施。據一位參加會議的專家表示，發言的代表中把草案仔細看過一次的恐怕沒有幾人。既然如此，卻認為有必要建立，又極力反對立法，還說國內對此瞭解不足，這大概就是一般官場的典型太極拳作風。我們希望以研考會一位代表的發言提醒社會大眾，他說，環境評估工作「現在不做，以後會後悔。」

跪求市長解決 污染問題？

高雄市小港區居民於九月五日上午九時，向高市長許水德下跪，要求許市長取締中鋼公司設在鳳鼻頭垃圾掩埋場的嚴重空氣污染、及經濟部加工區設在大坪頂的垃圾掩埋場，許水德在親往巡視後，決定向經濟部交涉，促請儘快處理，否則將依法嚴加取締。據悉，上述兩個經濟部單位的掩埋場及垃圾場均因為處理不當及疏於管理，以致造成嚴重空氣污染，使附近四個里幾千戶的居民難以忍受。在現狀無法求得改善之下，居民竟然只有以最封建的求情方式要求解決，這實在足以反應廿世紀台灣所推行民主政治的成果。

工業廢水 嚴重污染農田

水利單位最近的統計指出：民國七十年，工業廢水污染農田達四萬七千公頃，廢水排洩戶高達三千五百多戶。由於取締及處分徒具形式，全年僅有五家污染工廠停工，農田灌溉水質勢將繼續受到嚴重污染。

據統計因水污染造成的農業損失，去年稻穀減產五百餘萬公斤，損害水利建造物如制水閘、給水門及抽水機等共一百六十座，損害灌溉渠道共廿三萬餘公尺，造成工程維護費的損失計一千三百餘萬元，部分受害的

重金屬廢水 污染嚴重！

台大農工系教授徐玉標的調查顯示：台灣許多農田土壤中銻、鉛、鉻、水銀等重金屬的含量均超過規定標準，污染地區以彰化、豐原、三重一帶最為嚴重，並有繼續惡化的趨勢。重金屬的污染來源主要是電鍍工廠，其除了影響農業生產造成農田廢耕，國外已有許多重金屬污染到食物鏈中，造成奇胎、畸型兒童等現象，均值得政府注意。尤其許多未登記的地下小工廠，完全沒有處理重金屬污水的觀念，污染防治單位根本也無從追蹤取締。

煉油廠排放毒氣

高雄煉油廠於八月廿五日至廿七日連續排放二氧化硫氣體，又連上陰雨天氣，產生亞硫酸氣，以致造成附近後勁地區六公頃餘蔬菜枯死。業經廿七位受害農民向有關單位檢舉，高雄市政府環保局、建設局、市農會、農業改良場、楠梓區公所及煉油廠等單位乃共同派人到現場會勘，結果證實枯死的蔬菜係受煉油廠所排毒氣致死，廠方決按受害農民損失合理賠償。

農田，全年沒有收成。

誰殺死阿奎諾？

■美玲

聯



流放美國數年後的菲律賓反馬可仕領袖艾奎諾 (Benigna Aquino)，相信倒馬可仕時機已到，返國進行政治活動，不料甫返抵國門，一下飛機即遭刺客在近距離槍殺，刺客亦於當場被軍警射殺。歷年的政治暗殺，當以這次最為戲劇化。

馬可仕總統指派五人小組就此事進行調查，小組並已公佈初步調查結果。然而，就如沒有人相信，太陽會改從西方升起一樣，馬可仕的報告在菲律賓以及全球都很難找到置信的人。艾奎諾下葬了，菲律賓國內的怒潮未已。

馬可仕報告到底說些什麼？人們為何不相信？疑點何在？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記者保羅·昆——澤治 (Paul Quinn-Judge) 在馬尼拉就此進行了細緻的調查，在九月七日該報上發表了一篇精采的內幕報導，詳列艾奎諾被刺案中的十數疑點，並引述菲律賓國內盛行的說法：刺客的後台老闆可能是最接近馬可仕的三位權貴，原因是三人均欲繼承傳已病重的馬可仕，艾奎諾返國將使他們登基的機會大打折扣。

官方報告

據昆——澤治的說法，馬可仕的報告是這樣的：

刺殺艾奎諾的羅蘭多·加爾曼 (Roldando Galman)，現年三十三歲，一個平庸的殺手，來自馬尼拉以北的省份魯法艾切哈 (Nueva Ecija)，是受僱刺殺艾奎諾的



每個獨裁者都醉心於權力的壟斷。——馬可仕的兒子宣誓為總統特別助理，時年21。

。後台若不是艾奎諾的政壇死敵，就是地下的菲律賓共產黨。

當時，政府正打算檢查流放後返國的艾奎諾是否持有合法的證件，而如果艾奎諾證明不全，就請他坐原機出國。（昆——澤治在這裏指出，艾奎諾不可能有合法的證件，因為菲律賓根本拒絕延長他已過期的護照。）

然而，政府裏沒有一個人知道艾奎諾坐的是哪一班飛機，只知道他將於八月二十一日抵達。民航安全指揮部（簡稱 Avescom）派了一個小組到每架抵達的飛機上，看是否有艾奎諾。（民安部是一個三十五人的特種部隊，專門對付劫機和維持機場的安全，

配備有一輛裝甲車和其他車輛。）這就使得刺客羅利（Roy, 羅蘭多的眼線）及其同謀掌握了安全檢查的規律，並佈下行刺的計劃。

艾奎諾乘坐的中華航空公司第八一一號班機，是安全人員當天上午查過的第八架抵達的飛機。這是主持行刺案初級調查的馬尼拉警察局長奧利伐斯（Prospero Olivas）少將的說法。他抱怨說，「為艾奎諾安排行程的人弄虛作假，這叫我們怎樣為安全作計劃？」

華航班機抵達後，航安處的三人小組上了飛機，認出了艾奎諾，帶領他下飛機。據政府說，三人身上都沒有帶武器。他們從連接飛機和機場大樓的筒形走道中走出來，但是沒有直接走進機場大樓，而是從筒形走道的一扇安全門走下樓梯到停機坪上。走到樓梯底的時候，躲在樓梯後的羅利衝出來，挨身到安全人員中間，在不足十八吋的距離內向著艾奎諾的左耳後方開槍。事後據說羅利奔向停在樓梯旁的航安處裝甲車，立即被附近的警衛射殺。

政府說，整個事件是一次大意不幸釀成的，安全單位措手不及。

十一大疑點

昆——澤治在當地進行調查後，舉出了下列疑點：

1. 刺客藏身處：由筒形走道的安全門下到停機坪的樓梯有如上下船那種樓梯，背後是空的。躲在底下的刺客不可能逃過飛機附

近的安全人員。

2. 武器藏處：殺艾奎諾用的是一枝史密斯及威遜·麥能點三五七口徑重型手槍，重二點四磅，長幾近一呎，是幾乎無處可藏的。可是，羅利似乎是將槍塞在襯衫底下，大搖大擺地來到機坪，他的藍襯衫長度邊到腰間，並未塞入褲子裏，而且裁剪是有腰身的。他還有點啤酒肚，實在沒有多少地方可以藏手槍。事後他仰面倒斃在停機坪上的照片中，他的襯衫捲到近乎胸間。

3. 如何混入機場：刺客混入機場持的是何種證明。事後立即拍攝的刺客照片，未出現任何身份證明。艾奎諾被殺的當天晚上，有幾位記者目擊警方着手搜集證物——彈殼，等等——其中一位查案者說並未出現任何身份證明。

4. 家屬被擋駕：艾奎諾族人及其政壇同道說，馬尼拉機場經理塔布那（Luis Taberna）批准艾奎諾的母親和反對派領袖羅勒爾（Salvador Laurel）到飛機門口迎接艾奎諾。然而，當他們抵達時，卻不准進入禁區內。當局為何反悔？

5. 陪同安全人員：帶領艾奎諾下飛機的三名安全人員真的未帶武器？政府以飛機上西方電視新聞記者拍攝的錄影帶為作此作證。事實上，錄影帶並未清楚顯示三人身上是否有槍，讓人看到的反而是，其中一人，可能是「迪默沙中士」，不欲被正面攝入鏡頭。

而如果三人的確未帶武器，理由又何在呢？政府在過去數月以來一直警告說，有人要殺艾奎諾。

6. 安全人員的下落：暗殺後數秒鐘內拍攝的照片全無三位安全人員的踪跡：譬如說，將艾奎諾拖入航安署裝甲車的既不是他們站在數尺之外持槍分指各個方位的數位軍警，也不是這三位先生。

7. 艾奎諾行踪：死無對證的刺客怎知道安全人員不是直接把艾奎諾帶進機場大樓，而是使用旁門的安全門下到停機坪？即使他已觀察了安全人員到前幾架飛機上檢查，但安全人員從未帶過任何人下飛機，艾奎諾是第一個。

8. 班機：安全人員到底曾否如此細心地檢查其他飛機，甚至是否有必要如此做，也有很大的疑問。

華航班機抵達前不久，一架法國航空公司的班機從曼谷飛抵。法航的乘客名單上有艾奎諾的名字，然據一位消息靈通人士說，對法航班機的檢查却馬虎得很。並未出動航安處裝甲車。

事實上，有跡象顯示，政府確切知道艾奎諾乘的是那一班飛機。

一位在馬尼拉機場已服務多年的人員說，官方攝影師和一個政府電視攝影隊在約早上十一點半就被通知在第八號機場開口守候，也就是華航班機後來停泊的開口。其時距離華航抵達的時間還有一個半小時。消息來源說，所有官方攝影師都被指派到八號開口，沒有人被派到其他開口。他們奉命守候在筒形走道機場大樓的一端。站在那裏是無法看到槍殺事件的。然而，發生槍擊後，攝影師們顯然是奔到機場大樓的窗前槍拍照

片。

消息說，是總統傳播媒介事務辦公室屬下的國家情報安全局（NISIA）官員提加斯（Vicente Tigas）上校通知官方攝影師到八號開口齊集的。艾奎諾被帶下飛機前，提加斯和機場經理塔布那曾走到機門，因此也許有可能看到槍殺事件。

9. 事發前的追蹤：政府事前曾致力打聽艾奎諾的行程。

艾奎諾抵達前三天，一個菲律賓有錢人一家到新加坡遊玩，發覺被兩個人跟踪，把他們給嚇壞了。他們認為，那大概是菲律賓特工。

原來，無獨有偶，這一家人和艾奎諾族人同姓。這家人覺得，他們之所以被跟踪，原因是有人懷疑他們是艾奎諾的先頭部隊。那天，艾奎諾可能是在新加坡，也可能是在隔壁的馬來西亞小鎮約何巴魯。

10. 子彈的方向：穿過艾奎諾頭部的子彈是由上往下走的。羅利身高五呎七吋（當局起先說他身高五呎四吋，其後改稱五呎七吋，這裏假設五呎七吋是正確的。）據艾奎諾家人說，艾奎諾高五呎九吋，而且當時穿的是有跟的靴，至少還要加三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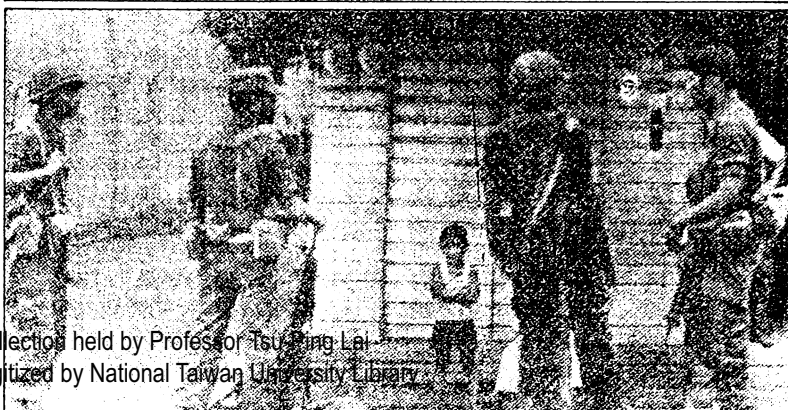
對此一個可能的解釋是，艾奎諾看到槍手衝着他而來，本能地彎腰躲避。不過，政府却沒有這樣說。

11. 警槍：一位航安處中士自豪地告訴記者，他的佩槍是「最新式的——史密斯及威遜點三五七口徑麥能」。這與羅利據稱使用的武器不謀而合。

三位帶領艾奎諾下飛機的安全人員事後迅即失蹤很難令人不生疑。三人理應一左一右一後地保護艾奎諾。單獨一個刺客怎會如此輕易衝前一槍就致艾奎諾於死地？

鑑於上述十一大疑點，如果羅利真的是藏身樓梯底，那肯定只有艾奎諾一個人被蒙在鼓裏。

下圖：政府軍在南部村落挨家挨戶搜索。
上圖：游擊隊在海上巡防、警戒。



誰殺死阿奎諾？

菲律賓一般人都相信殺艾奎諾的是馬可仕。消息較為靈通的政治觀察家，從地下的非共到馬可仕的支持者，則沒有那麼肯定，然也只是較一般人的看法對馬可仕略為仁慈而已。大多數觀察家均認為，馬可仕殺艾奎諾並無好處。

多數觀察家認為，艾奎諾回國時，國家並不在馬可仕的控制下。他們懷疑，當時馬可仕已身帶重病，甚而已病入膏肓，而由於他病重，就在艾奎諾返國前夕，同時陷入了某種危機，據這種盛行的說法，下令殺艾奎諾的是那些極欲繼承「王」位的馬可仕親信，而若當代最精明、最受擁戴的政治家艾奎諾回來，重振溫和反對派的雄風，這些可能繼承人將一無所得。

艾奎諾返國前就已公開說，他相信馬可仕氣數已盡。馬尼拉官方傳出的訊息，尤其是國防部長恩利爾（Juan Ponce Enrile）於八月二日發出的電報，要求艾奎諾將原定回國的日期押後三十天，成功地說服了艾奎諾有些事不對勁。艾奎諾答應了政府一半的要求：原定八月七日回國，現改為八月二十一日。「他說，只要馬可仕仍能全面控制大局，他就不認為有人敢動他。」他的遺孀哥拉末（Corazon Aquino）事後這樣說。

馬可仕健康欠佳以及最高層權力真空的傳言並未稍斂。這種疑慮幾無疑問，又加速了馬可仕各位親信的權力鬥爭，尤其是因為馬克仕本人仍未為接班的問題定出明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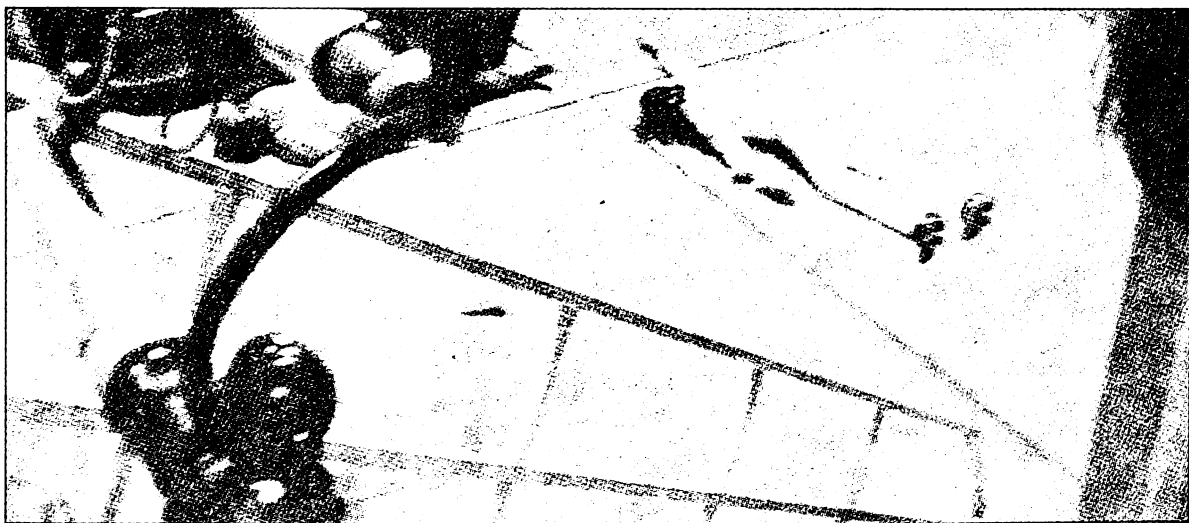
槍火下的戒嚴法——南部反馬可仕叛軍。



計劃。

因此，艾奎諾暗殺案的疑兇就被視為不出幾位最接近馬可仕的人。無論在親馬可仕還是反馬可仕觀察家眼中，嫌疑最大的三人是：馬可仕的表兄弟弗爾（Fabian Ver）將軍，馬可仕夫人伊美黛（Imelda），親信哥璜哥（Cojuang Co）。

弗爾現任三軍總參謀長兼國家情報安全



「我將回到我美麗的國度。」

局首腦，民航安全處就是他直接指揮的幾個軍事單位之一。直至數月前，與弗爾權力相若，在馬可仕面前獲得同等信任的還有一位高級官員和總統姻親——拉姆斯（Fidel Ramos）將軍，菲律賓維持內部安全的保安隊的統帥。不過，過去幾個月內，拉姆期的權力已被大為削減；保安隊部分單位已予解散，餘下的就歸弗爾總部統率。

同樣地，弗爾歷年來的政敵，國防部長恩利爾的權力亦已轉移到總參謀長手中。

權力被削的恩利爾與拉姆斯據稱會遞上辭呈。然而，據說馬可仕拒絕採取行動。

弗爾對強人戰術並不陌生。他主持的非律賓三軍安全單位，俗稱「失踪司令部」，屢次被教會和其他組織指責為手段殘酷。

外界獲悉，艾奎諾一直擔心，如果有人想殺他，主謀必定是弗爾。他返回馬尼拉前一天晚上，美國廣播公司（ABC）的羅利告訴他，主管機場安全的是弗爾時，「艾奎諾頓時面如死灰」，羅利說。

馬可仕夫人伊美黛一直否認有意繼承丈夫的權位。

不過沒有幾個觀察家相信她講的是真心話。她既是人力部長、馬拉市市長，又是馬可仕一旦逝世或喪失主政能力時暫時執政以便平穩地轉移權力的執行委員會的成員之一。

八月間，馬可仕夫人兩度對反對派領袖羅爾說的話，看作警告或威脅均無不可。羅爾說，八月二日及十五日，馬可仕夫人當着其他人的面前告訴他，如果艾奎諾回國，很可能被殺。艾奎諾夫人說，羅爾爾將這些話

傳給他丈夫。「馬可仕夫人對你很有客氣。」她說羅爾爾這樣對她丈夫說。

哥璜哥和艾奎諾是同鄉，而且是表兄弟。哥璜哥出身於全國最有錢的一個家族。有人說，他是馬可仕最屬意於繼承他的其中一個人選。他原來是艾奎諾的政敵。最近有人問艾奎諾一個家人，哥璜哥對艾奎諾感受如何，對方以一個字作答：「恨」。有關的揣測並指出，哥璜哥過去曾與政壇暴力結過緣。

去年，一位有影響力的親馬可仕政壇領袖帕雷茲（Emmanuel Pelaez）在一次暗殺中僥倖逃過大難。事後有人指出，當時，帕雷茲正和哥璜哥和國防部長恩利爾吵得

不可開交。幾個企圖行兇的人均在逃，亦從未有人公開過行刺的動機。自此以後，一般認為，哥璜哥已與恩利爾鬧翻，而與弗爾較前關係更密切。

就如多數高級官員，馬可仕夫人、弗爾、哥璜哥均未公開發表過有關艾奎諾被刺的評論。唯一置評的似乎是總理維拉達（Cesar Virata）。維拉達對路透社說，政府官員可能與暗殺案有關。

要解開這些謎團並不難，馬可仕政府這次真的是「衆望所歸」。然而，誰都知道，這不是何等不可能的事。

（取材自九月七日「基督教科學箴言報」）

貧富不均 是菲律賓動亂的根源。



國共兩黨與學生運動

John Israel 著 ● 魏銘 譯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北平爆發反美運動。

兩代之間的思想衝突

二十世紀中國史最重要的主題是——民族主義，中國學生政治態度的轉變必須透過民族主義來瞭解。大多數現代中國人所秉持的既非墨守傳統的民族主義，也非向外侵略擴張的民族主義，而是反帝國主義者的民族主義。在中國學生的心中，民族主義與反帝國主義的精神緊密的聯繫在一起，因此我們在討論學生運動時，所用的民族主義與反帝國主義精神是同樣的意思。

中國現代的民族主義是慢慢發展起來的。鴉片戰爭後的半個世紀，列強以蠶食之法侵奪中國的土地、利權。因而並沒有馬上激起中國人同仇敵愾的舉動。當時的士大夫階級大多相信一方面准許外夷在天朝的口岸享有特權，一方面仍保持中國古文化的完整，是可以並行不悖的。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的中日甲午戰爭震醒了渾渾噩噩、不曉世事的中日中國。日本是個貪婪而又囂張跋扈的新興帝國主義國家，英國蠶食了六十年的東西，日本卻想一口鯨吞而下。就在日本大肆侵略

中國之際，中國人也同時湧現了前所未有的、沛然莫之能禦的民族主義，令日本擴張主義者驚慌喪膽。日本在亞洲大陸上的每一侵略行為都激起中國反帝國主義精神的高漲。因而造成一九三一——一九四五年中、日間的慘烈衝突。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按捺不住反帝怒火的學生不願苟同老一輩的慧見（或者說是愚見）。某些國民黨官員認為，馬上抗日不啻自取滅亡，中國唯一的希望就是苦撐待變，爭取時間以厚植戰力。另有一些國民黨官員妄想與敵人和解，辯稱日本對中國領土的食慾不久就可饜足。他們的如意算盤是：在國民黨掃除地方勢力，撲滅共產黨，統一中國，建立了強固的政權後，先進的日本人就會重視中國，與中國共存共榮。第三派的人則認為解救中國要靠書本而不是靠槍桿子——一套現代的教育制度必須建立起來，但戰事一起，這個計畫必化為泡影，因此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避免武力對抗。以上這三種主張，在年輕的愛國學生看來，全是叛國的遁辭。

受中共的滲透。這些反日運動在藝術上的貢獻主要是，學生組成巡迴劇團上演抗日愛國的宣傳劇。抗戰八年，國共兩黨勢力範圍內的所有文學家都投入抗日的行列。學生也和作家一樣，成了善於運用群眾運動者的工具。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所有主要的示威都受黨派的操縱，一個由國民黨操縱，其餘則受中共操縱。中共建立政權後，青年與文學轉而為國家政策服務。

學生由反日到左傾

從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國民黨在青年政策上發生爭論，到一九三六年「民族解放先鋒隊」成立，學生運動逐步向左轉。我們只要把原由國民黨控制，後來被訓練部長戴季陶於一九二九年解散的「中國學生聯合會」與一九三六年五月成立而傾向中共的「中國學生救國聯合會」加以對比，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出這種左傾的劇烈轉變。戴季陶在廢掉不好領導但仍效忠國民黨的「中國學生聯合會」時，絕沒有料到七年後，「中國學生聯合會」竟然再組織起來，猛烈攻擊國民黨，令國民黨頭痛不已。

但是，若說年輕的一代很快就不承認南京政府，那就是過甚其詞了。青年學生是願為民族獻身的民族主義者，他們並不願對能夠統一國家、外禦強敵的有力政權放棄希望。國民黨的統一中國，雖然是名過於實，但已頗得人民好感。國民黨連年搞內戰、鎮壓群眾運動，不能根本改革中國社會，這些都令學生大失所望，但學生並沒有因此而承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北大大學生參加反內戰、反餓餓的示威遊行。

認國民政府。一九三一年秋天，激憤不已，到南京請願，要求對日本作戰的數千學生仍然是請南京政府領導全國的。只有少數的激進份子想把要求改變對外政策的運動轉化為內戰的武器。

國民黨在北伐前後一直以反帝國主義為號召，到了一九三一年國民黨明白表示不準備積極抵抗敵人時，青年才開始對國民黨反帝國主義的真心表示懷疑。對左派的煽動對日作戰，南京政府再一次以「白色恐怖」對

待，革命份子的聲浪果然就此壓制下去，但這種勝利僅是表面的。國民黨這種對內鎮壓、對外忍讓的政策，使共產黨的宣傳更為振振有詞。往後四年，在小心防範官方鎮壓的隱密行動下，愈來愈多的學生思想日趨左傾激進。

有些人誤把這個時期青年的不抵抗解釋為贊同現狀；其實一九三〇年代中期，那些不再活動的學生正是在對南京政府投無聲的不信任票，這個不信任票是他們在一九三一年激動地臥軌、請願時仍不願投出的。到了一九三六年，青年學生高聲疾呼全國各黨派聯合起來抗日，一九三一年時，他們只要求國民黨內相互傾軋的派系，捐棄前嫌，一致對外，現在他們不只要要求國民黨內部的團結，也要求國民黨與共產黨聯合抗日。

國民黨的失策

國民黨於一九二七年掌握政權，往後十年的歷史所反映的實是國民黨的失敗而非中共的成功。執政的國民黨沒有能力塑造出一種在和平時期有活力而又忠誠的青年運動遂為中共的勝利鋪好了道路。實際上，許多人相信「青年運動」與「忠誠」根本無法相容；一直到一九三八年，南京政府的政策都建立在一個前提上：「青年運動」既不需要也不值得重視。似乎學生要研究學問就不能有政治行動。國民黨的決策是：學校不再是培育革命份子的溫牀，而是培養技術上優秀，政治上聽話的公民的暖房。

但是，環境的動盪不安使這項計劃無法

施行。一直到一九三二年，內憂外患紛沓而至，行政、財政都不能穩定。一九三七年後，國家苦心經營的教育設施被戰爭連根拔除了。由官方詮釋的孫中山思想宣傳不力，也沒有建立一套架構作統一思想之用。於是青年學生紛紛轉趨包裝得很吸引人的馬克思主義。

蔣介石當權後，以統一者自任，而不以改革者自任。他把心思放在建立現代化的財政，鞏固武力及建設電報、公路、鐵路、航空。勞工的改善與土地的重新分配沒有能引起他的注意；他崇拜儒家思想，階級戰爭有違他的儒家思想。新生活運動是他想重振道德的唯一一次嘗試，但因既不能有助民生疾苦，又不能符合知識份子思想上的需要，推展並不順利。甚至他的成就也付出了過大的代價。他親眼見到他建起的公路、鐵路成了日本入侵的大道。他統治下最好的大學的畢業生成了中共軍隊的幹部，他許下的工業都市成了捕捉他自己的軍隊的陷阱。一九三〇年代的民族復興的夢在下一個十年卻轉為內戰的夢魘。

蔣氏不相信隨眾運動會有什麼力量。他受的是在下者要服從在上者的軍事教育，他所希望的社會是儒家崇尚的和諧無爭的社會，於是乎「統治者施令，民衆受命」就成了他對治者與被治者關係的看法。這個看法也可以解釋何以他念念不忘統一全國。「先安內，再攘外」的先後次序是不准改變的。

學生也想要一個統一的中國。他們為蔣氏的戰勝軍閥而歡呼，如果不是因為有外患

的侵凌，他們可能也不會反對蔣氏圍剿「赤匪」。但是「九一八」以後，青年大聲疾呼，要求馬上把侵略者驅逐出去，蔣氏卻訂了個長程計劃，想在消滅國內的敵人後，再建立一支現代軍隊來抵抗外敵。九十年來中國對外一向軟弱讓步，而內戰也毫不停歇的打了二十年，這一切使人認為蔣氏對國事輕重緩急的看法似乎有了偏差。

對國事的看法既有這樣的不同，衝突也就無法避免。每遇國難，學生都激憤地反對帝國主義，他們運用由歷次經驗鍛鍊出來的集體抗議技巧，表達反帝的熱情；蔣氏則要這些學生服從他的意志。一九三一年，他告訴請願的學生要救國只有兩個地方可去：回學校或參軍。他不能容忍共產黨在鄉間集結勢力，同樣也不允許年輕的民族主義者在城市的街道亂轉。

國民黨何以不能獲得學生支持

南京政府的政策本是想透過法律、說服和教育來斷絕青年與政治的關係，但東北危機一發生，青年就爆發了救國反帝的熱情，政府的政策遂告失靈。假如南京政府早先能夠讓學生政治領袖儘量活動，他們也許就比較不容易接受推翻政府的思想吧？以上這種假設也言之成理；但是，要優秀的學生不反叛，先就需要一套革命的計劃。「五四」運動的後繼者都有激進色彩，也被灌輸了喚醒中國民衆的使命感。只有搞階級鬥爭、掀起文化的狂飆，以武力來反擊帝國主義的政府

才能獲得他們的支持。再者，即使南京政府採取這些政策為綱領，也必然要被迫應付要求戰爭與社會革命的強大壓力。

可是，國民政府是以上海—南京地區為基礎的，它與通商口岸的中產階級結合，從事城市的現代化，而把鄉村的控制權放手給保守的地方勢力，在這樣的情況下，激進的青年運動根本無施展的餘地。執政黨採用的是另一套點滴改良的方法。一九三〇年代中期，國民黨收回部分曾被中共佔領的蘇維埃區，為了防止鄉民再受共產黨員鼓動，乃徵募學生從事鄉村的改革，也獲致某些成就，但因其目的並不在澈底改造舊有的政治、經濟結構，故而收效甚為有限。軍訓因為符合學生所不斷呼籲的備戰抗日就比較被學生接受。長江下游城市中，中學生頗熱衷當童子軍，這證明軍事編制頗能吸引中國青少年。若能假以時日，蔣氏可能已羅致可觀的中學生。

大學生既是進言規諫的學者，又是大膽反抗的個人主義者，更兼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衝勁十足，頑強不屈。學生只會追隨他們認為「進步」而且「革命」的政府。因為南京政權無法達到這些標準，南京政權的所作所為就都為學生所不喜。共產黨的紀律，學生表示歡迎，認為是「為救國而動員」，國民黨的法令卻被學生視為「法西斯黨的壓迫」而大加撻伐。

當「救國運動」令國民黨深感難以對付時，蔣氏指控「救國會」的主要發言人幫助共產黨，把他們關進牢裏。西安事變後，蔣

氏的聲望之所以達到巔峯，也正是「救國運動」的這股愛國熱潮促成的。中日戰爭延緩了國共兩黨作最後決戰的時機，也改變了權力的均勢。日本投降時，毛澤東集結的力量之大，是一九三七年七月時沒有人夢想得到的，而蔣氏卻不得不依賴無法支撐他的文武官員。

中共與學運

共產黨在中日戰後疾速地掌握政權後，大家很容易忘記他們早先曾在黑暗中摸索。國民黨因為怠忽職責而失去了學生領導權，中共卻頗遲疑了一會兒，才乘虛而入。中共也潛藏著對青年知識份子的不信任，雖然中共的懷疑是出於不同的原因。國民黨不信任學生有其實際上的考慮：國民黨領導人懷疑青年有激進思想，他們相信只有鎮壓學生運動才能控制激進思想。再者，他們很重視良好教育的年輕一代所能發展的長遠利益，他們希望這些青年能不沾政治，免得莽撞闖禍，為政治責任所累。

中共對學生又想爭取又不信賴的矛盾態度，有其實際上與理論上的理由。他們認為「小資產階級」的青年無法像馬克思主義者這個社會階級所應做的一樣，根據「客觀的」經濟條件來行動，無產階級的黨覺得依賴這樣的「小資產階級」青年是說不過去的。年輕的知識份子既難以掌握其動向，因而也就不可靠。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後，共產主義青年團中的學生頗多背棄組織者，這更証實了前述的懷疑，但是，農人與工人都沒

有能指導革命方向的學識與理想精神，基於這種政治上的考慮，無論如何，都必須羅致青年學生。為了吸收青年知識份子，就得掃除前述理論上的限制條件，於是，首先把學生定義為可以從中提煉出有用的無產階級成份的多階級複合體，然後，再提出這樣的理論：即使積習深重的資產階級思想、作風也可以透過思想改造轉化成無產階級的思想、作風。於是，就在學生深離國民黨越來越遠的時候，中共撇開主義上的顧慮把學生誘進欄內。

中共並非很快就得勢。在中共史書所稱的「第二次革命戰爭」（一九二七——一九三七）的十年中，中共黨史上是一片盲動冒進、艱苦歷練與犧牲慘重的黯淡紀錄。城市的基地失去了；曾經付出重大代價來發展、防衛的蘇維埃區也不得不放棄。被捕的高幹不是出賣同志，就是槍斃。共產主義青年團與其校園內同情者的聯繫完全被斬斷。當毛在一九三六年力請蔣氏共同抗日時，毛是居於懇求地位的。

然而，中共在荒野中的十年並沒有白耗。中共有在城市學校與農村的經驗，中共從中學到了東西。游擊戰爭在鄉間發展的時候，宣傳、群眾集會與遊行的技巧也在各城市中鍛鍊成功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在北平的示威控制得宜，比起五年前在南京示威時的嘈雜紛亂有了極大的改進。中共運用精純的操縱技術把戰後的學生運動塑造成能力卓越的第五縱隊，這種技術在戰後決定性的幾年裏，一直都在發展。與此同時，中共

在民衆中的形象轉好。國民黨的宣傳家非但不能使年輕的一代相信共產黨是叛匪，反而得費力去揭發中共所標榜的革命愛國精神。同時，國民黨也聽到自己被叫做「動搖份子」、「姑息份子」、「反動份子」。統治者與叛徒之間的分別因而模糊起來。

中日戰爭期間，共產黨的宣傳與國民黨的廣化使國民黨大失民心。戰爭初期支持政府的學生在看到執政黨不夠勇敢時即轉向中共。到了一九四五年，「共匪」已成了與國民黨爭取中國知識青年的忠誠的主要競爭者。

論到國共兩黨爭取激進知識青年的結果，很難不歸諸天命。也許自國民黨在一九二七年四月清共之時起，國民黨就註定了惡運。可能國民黨中的保守派得勢使國民黨無法有革命的號召力。也或許現代中國青年在心理上一直被驅使著去尋求一套「全盤解決」的意識型態，而這是孫中山的黨所無法供給的。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深為接踵而至的內憂外患所苦。面對這些困難，很可能沒有一個政府能做得令革命派的學生滿意。

中共在那些年裡沒有當權是幸運的事。中共針對國民政府最脆弱的地方大肆抨擊，密切注意學生的革命潛力，並且掌握了運用知識青年的老練技巧，終於贏得急切救國的青年人的忠誠。

譯自：美國史丹福大學，一九六六年出版的

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7 — 1937。

徘徊大陸知識界的

「怪影」

——對馬克思的「手稿」的爭論（三）

● 鄭學稼

中共統治三十多年的實況怎樣呢？他們有下面的答案：

「我國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直接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在現實社會中封建主義有着強大的影響。它們在心理、習慣、道德和傳統上對人還有巨大的束縛。所有這些異化現象都嚴重地妨礙人的作用的發揮。其表現為：政治上，官僚主義和特權完全顛倒了主人和公僕的關係，人民選出來為人民服務的僕人却成了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他們不是把人民看作主人，而是看成可以聽憑他們任意支配的工具和手段，把人置於人身依附地位。有的甚至不把人當人，視工人的生命如草芥。經濟上，勞動者與勞動產品的異化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勞動者不能決定、支配自己的勞動產品；還不能自由地選擇職業，聰明才智受到壓抑，強制的分工妨礙人們進行創造性的勞動；消費領域，看起來手中的貨幣可以自由支配，但商品的不足，支配的權力被限制在有限的範圍。思想上，『文化大革命』造神運動，人們使自己成了既可憐而又無價值的動物。人的世界不斷貶值，物的世界（包括權力）不斷增值。『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馬恩全集』第三卷第八四頁）。」

上述五人的意見，代表「北京之春」時期知識界要說的話。他們以「手稿」和討論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為掩護，揭露中共的暴政和斥責毛澤東。

五、擁鄧派的意見

這不是鄧小平派所能忍。我們知道：早在他們與「凡是派」鬥爭時，已退一步高揚『堅持四項原則』的牌子，表示他們不僅擁護馬列主義和共產黨專政，還要「毛澤東思想」。可是擁護馬克思主義，就不能否認王若水、阮銘、薛德震們的主張，因為他們的話多是根據青年馬克思的著作。

怎麼辦？便當得很。因為這是以前在蘇聯和東歐各國已發生過的問題，而且有了對策，那就是強調：青年馬克思的著作被資產階級理論家所曲解，並以之攻擊布爾什維主義。鄧派的理論家們，就抄襲那對策反擊批評者。於是，在討論「人性」和「人道主義」過程，連帶地發生青年期馬克思思想是否成熟的論戰。

依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一日「人民日報」載李連科的「近年來關於『馬克思主義和人道主義』的討論」，如此說：「『四人幫』粉碎以後，國內報刊上出現了不少談『人』的文章。但是，直接探討馬克思主義哲學和人道主義關係的文章，直到一九八〇年初才出現。」

大家知道：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六日『堅持四項原則』的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開幹部會議上做「關於目前形勢和任務的報告」，

誇稱平反一大批冤假錯案，使二百九十萬人得到平反，並指出：在「安定團結」原則下，「永遠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到三月二十三日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取得全勝的鄧派，通過「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十二條準則」，宣稱「堅持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專斷」，「不許搞『一言堂』、家長制」，「發揚黨內民主」，「嚴格實行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義』」。在這「指導民主」下，若干不明白鄧小平本意者，進入文革的禁地，討論「人道主義」。

「費爾巴哈認為人類異化是歷史上的反常和不幸，應給予道德的譴責。」

一九八〇年「復旦學報」第一期發表黃萬盛和尹繼佐的「試論革命人道主義在馬克思主義中的地位」，不同意「強調了人、人的價值、人的權利、人的解放」，「就是歷史唯心論」的觀點。他倆說：「沒有人的活動，還有什麼生產力、生產關係、上層建築可言呢？」「革命人道主義作為無產階級意識形態之一，同歷史唯物論一樣，把人的本質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這一論斷，作為自己的最根本出發點的。」由之他倆做這結論：「革命的人道主義是共產主義世界觀的組成部份。」這兒，把「人道主義」分為一般的和「革命的」是合于中共的需要。所謂「革命的人道主義」就是中共統治方式的別名。凡是中共政權的異己，都不能受「革命

的人道主義」的待遇。

約在同時，「百科知識」第一期發表邢賁思的「怎樣識別人道主義」。他不同意：「把凡是涉及到人、人性善惡的問題和觀點都叫做『人道主義』」，他更不同意：「馬克思主義也不過是人道主義發展史這根鏈條中的一個環節」。他以為：「人道主義有其特定的歷史含義和明顯的階級屬性，不能把某些貌似相同的思想、觀點都放到人道主義的範疇中去。」因為人道主義概念「是在資本主義的等價交換的關係形成之後才產生的。」他強調：「馬克思主義和人道主義是兩種根本不同的思想體系。」馬氏建立科學的唯物主義歷史觀，揚棄了用人的天性作為最高準繩的歷史唯心主義觀。

同年八月十五日「人民日報」發表汝信的「人道主義就是修正主義嗎？」斥責二十年來「一直把人道主義當作修正主義來批判，發動一次大規模討伐。」這場批判在理論上歪曲了馬克思主義的真實精神，在實踐上則導致了十分有害的惡果。他宣稱：「馬克思主義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就把人的解放，當作自己的最高目標。」他還說：「發現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不僅沒有取消或削弱馬克思的人道主義思想，反而使它建立在真正科學的基礎上而得到加強。」這等于說青年期馬克思思想和成熟期馬克思思想是一致的。

這篇論文，引起不少贊成和反對的文章。反對者周原冰在一九八一年一月十四日「解放日報」發表「人性和人道」，指出：馬克思確沒有否定人性和人道，可是「他顯然是把人性和人道同人的社會關係緊密聯繫的」，「不能用尚未成熟的青年馬克思的片言隻語，來明確和否定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


同年「學習與探索」雜誌第一期發表劉敏中的「關於人道主義的對話」指出：「薩特等人用馬克思早期著作否定其成熟期著作固然不對」，但也不應該「用馬克思成熟時期的著作，來否定馬克思早期的著作，因為這也是把兩者對立起來」。他主張：應該「看到兩個時期著作中理論、觀點的連續性。」

「人的全面發展是人道主義歷來追求的目標，因而成為它的基本標誌。」

同年「文藝研究」第三期發表陸梅林的「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指出「在一些討論人性和人道主義的文章裏，常常引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作為自己立論的根據」。例如「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質」，這確是馬克思說的，但這是當時「馬克思接受了而不久就批判和揚棄了的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哲學思想」；後來恩格斯聲明：「早在一八四五年前

日據下台灣史年表

● 葉榮鐘 編
● 李南衡 編註

清光緒 21 年至 22 年，日明治 28 年至 29 年，西元 1895 ~ 1896 年									年代	
12. 14.	11. 18.	11. 1	10. 31.	10. 28.	10. 23.	10. 21.	10. 19.	10. 13.	日期	台 灣 史 事
<p>日艦多艘攻打狗（高雄）砲台。日陸戰隊登岸襲擊，三面夾攻台南，勢極危。</p> <p>台灣民主國防衛南部之首領劉永福（乘英船喬裝）逃走廈門。</p> <p>近衛師團山口枝隊台南入城。「台灣民主國」亡。</p> <p>日本旅順丸載清軍俘虜五千人送往金門島。</p> <p>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宮歿於台南，秘不發喪。11. 5 發喪，詔令國葬。</p> <p>日軍攻恒春，次日佔領。</p> <p>日軍自澳底登陸至佔領恒春，計死四、六〇〇人。</p> <p>發佈中國人渡台管制條例。</p> <p>發佈台灣、澎湖居民遷回祖國內地條規。</p> <p>內務省衛生局長後藤新平提出關於台灣阿片制度之意見</p>									日期	日 本 史 事
									日期	中 國 史 事
12. 14.	11. 19.	11. 12.	11. 9.	10. 21.	10. 20.	10. 11.	日期			
<p>孫中山先生倫敦蒙難，10. 23 獲釋。</p> <p>清廷創設鐵路總公司，命盛宣懷督辦該公司事務。</p> <p>清俄改訂東清鐵路密約，決定東三省鐵路與西伯利亞鐵路接軌。</p> <p>甘肅回亂平。</p> <p>命盛宣懷選擇股商，設立總董，招集股本，合力興辦銀行。</p> <p>德皇決定取得膠州灣。</p> <p>德國要求清廷租借膠州灣五十年。</p> <p>日本人之上海紡績設立。</p>									日期	世 界 史 事

清光緒21年至22年，日明治28年至29年，西元1895 ~ 1896年							年代					
1 1	1 1	1 1	1 1	1 1	12 31.	12 30.	12 23.	日期				
<p>書於台灣事務局總裁伊藤博文。 台灣總督府內設台語講習所，使一般官吏學習台語。 宜蘭義軍領袖林大北，林李成率眾蜂起，襲擊頂雙溪、瑞芳等地。 夜半義軍數百攻台北城南門。 • 台灣雕刻家黃土水生於台北萬華。 義軍領袖陳秋菊（台北）、胡阿錦（新竹）蜂起反攻台北城。深坑、士林、枋橋（板橋）、錫口（南港）、金包里等地義民蜂起，北部大為騷擾。 總督府暨諸官衙將雇員以上之公務人員編成「備急隊」給與銃器彈藥以防義軍之襲擊。1.18.備急隊撤銷。 另股義軍二三百人，來攻台北城東門及南門與日軍守備兵交火。 任後備步兵第四聯隊長後藤之厚為台北城守備。 義軍數百蜂起士林蘆芝山岩殺死學務部員擄取道明等六</p>							台	灣	史	事		
2 29.	2 4.	1	1	1 28.	1 28.	1 21.	1 17.	1 12.	1 8.	1 7.	1 3.	日期
<p>人。 日軍出城擊退台北南門外之義兵，台灣總督樺山親自登城牆觀陣地。 英水師上陸保護英國領事。 為防義軍偷襲總督府增加哨兵，封鎖後門只留東門出入。 安藤少佐之討伐隊由瑞芳出發佔領頂雙溪。 混成第七旅搭乘佐倉號由基隆駛蘇澳登岸。 混成第七旅擊破林李成、林大北之義軍佔領礁溪。 後藤大佐燒毀義軍領袖陳秋菊所居之烏月庄。 台北城門夜間全部閉鎖只留西門及北門准許通行。 混成第七旅自1.13.出師以來殺戮義軍約達一千五百人。 2.16.殺戮人數達二四五四人，另憲兵部殺三十七人。 發佈鴉片令。 日人鼓台北李春生動六等。 台中起經彰化、嘉義、台南、鳳山至打狗公路完成。 日軍為搜查民間武器，命搜查部隊順便調查戶口是為台</p>							台	灣	史	事		
<p>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p>							3 30.	日期				
<p>灣戶口調查之嚆矢。3.27.大甲溪以南搜查結束。 法律六三號公佈與台灣總督發佈與法律有同等效果之律令。 註：台灣總督府以日本據台不久，百事草創之際，抗日軍出沒無常，地方治安不靖，台灣距離帝都頗遠，兩地交通不便，政事欲一一經過議會贊同殊非容易，且台灣與日本本土風俗懸殊等為由，宜另訂法制，以收統治實效，乃向議會提出「施行於台灣之法律案」，一八九六年三月三十日以法律第六十三號公佈「關於施行台灣之法律由」，自四月一日施行，世稱「六三法令」，原訂施行三年，但總督府食髓知味，一再延期，台灣先民一再反對此法令。因此法令變成日本據台統治之重要法源，且使日本總</p>							台	灣	史	事		
							日期					
							督在台灣掌握絕對之獨裁權。	台	灣	史	事	

溫暖流過我欲泣的心

在愛荷華訪陳映真

本刊駐美特派員
蘇濟維



……來到愛荷華，最深刻的感受，是我理解到在世界上極大多數的地方，作家、藝術家和新聞記者、教授、學生永遠是政治迫害最先最快的犧牲者。許多第三世界的作家告訴我他們文學同仁受到政治迫害的故事。文藝上表達的自由，在全世界範圍內受到粗暴的限制與摧殘。

在海外，很多人關心陳映真訪問美國的消息。但是除了若干中文報紙報導了陳映真在八月底於紐澤西參加了「台灣文學研究會」的講話和一些情況後，一直沒有再進一步的消息。記者幾經打聽，才知道陳映真從八月三十日就住進愛荷華市的「五月花公寓」，開始了國際寫作計劃（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簡稱 IWP）裡的生活。

記者徵得陳映真的同意，在九月中旬的一天，專程到愛荷華去訪問他。以下是訪談中比較精要的部份——

問：我們都知道在過去幾年間，你會數度被邀來美訪問，都沒有得到批准。這次你順利出來，大家都很高興。一方面爲了你能出來高興，一方面也爲了政府開明的舉措高興。但人們還是好奇，爲什麼這回你能順利出境？

陳：我只能說，我感覺到政府當中的確有人想把事情做好；做得更合理、有效和正確。此外爲了這次我的出境，許多人盡了他們的善意。依時間先後，胡秋原先生、鄭稼先生、沈君山先生、許良雄先生、余英時先生、林毓生先生、莊因先生、劉紹銘先生

、李歐梵先生、白先勇先生、鄭愁予先生、張系國先生、周應龍先生和黃天福先生，都會出面關心我出境的事。對於他們的友情和善意，銘感極深。我要在這兒謝謝這些先生們。

我看到另一個美國

問：來美後對於美國有什麼印象？

陳：除了上紐澤西，順道到紐約一趟——只逗留半天——我只到芝加哥和內布拉斯加州的奧瑪哈城。這以後就住進這「偏遠」的愛荷華城，每天關在房裡看書，找別國的作家談論。我還沒有正式開始旅行。所以談印象肯定是還太早了。但是，即使這一點旅行經驗，也還有這些初步印象：美國確實是一個遼闊、豐饒、強盛的國家；美國是一個真實地由龐大的中產階級組成的國家。但在紐約坐了一趟地下鐵，眼見到「另外一個美國」：貧困、疲乏、力竭、茫然的黑人、波多黎各人、下層華人、東方人和墨西哥人；組成另外一個美國。美國不是高樓大廈構成的。估計百分之八五以上，美國是田園式的大樹、平原、玩具似的平房、草地、野鹿、

松鼠和野鴨的美國……

問：你參加過「台灣文學研究會」。能不能談談會議中的情況？

陳：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類似的會議。我報告的題目是「變動中的台灣社會和當前台灣文學中的一些問題」，內容是我在出國前那篇講演的一點兒擴大。此外，出席宣讀論文的有洪銘水的「陳映真小說中的寫實與浪漫」；黃娟的「再談『亞細亞的孤兒』」，杜國清的「笠詩刊與台灣小說初探」，許達然的「（日據前）台灣文學中的社會輿情」，謝里法的「日據時期台灣畫家與文學家的關係」、陳芳明的「日據時期台灣左翼運動與文學運動」和葉芸芸的「戰後初期台灣小說初探」。

對於我，幾乎每一篇報告都引起興趣。這個研究會很值得發展下去，由不同意見的人從不同角度去探究台灣文學，共同積累一些研究的成果。

在國內，這種談論恐怕不太可能

問：大家都知道與會的一些人在政治上同你有不同意見……

陳：與會前，我做了一點調查（笑）。料想陳芳明先生、謝里法先生與我的不同比較顯著一點。但會議開下來，大家都很民主、理智。那種感覺真好。大家都很能聆聽對方的觀點，交換意見。學術上的民主風格，這是我一生中頭一次經驗。我估計，在國內，這種談論恐怕不太可能。後來我把這種體

驗告訴朋友。朋友說，在海外，這種情形也不多見。不論如何，我寶貴這次的體驗。因此，我希望研究會中諸君子尊重自己和對方在哲學與政治上的歧異，却各自在各自的學研工作上認真，勤勞地工作，共同爲了豐富台灣文學的研究而努力。

問：H.M.是個挺有名的會，但在台灣，一般人還不熟悉，你能不能爲大家介紹一下？

陳：首先是邀請的問題。有些作家是H.M.自己挑選的；有些是別的國家主動推荐的，有的是駐在各國的美國新聞處（press）推荐的。還有一些是各國政府或其文協推荐的。除了第一種，據聶華苓女士說，都要經過H.M.本身同意才行。

在公的方面，各國作家有交流活動。召開各地區文學研討會——例如南美文學、中東歐文學、西歐文學、亞洲文學、非洲文學和中國文學討論會，由各國作家報告各該國的文學概況。此外，就是這些作家和美國作家間的交流。參加美國當地的文藝活動，參觀美國一些農場、工廠，在美國旅遊也是H.M.的活動之一。

除此以外，作家可以自由搞各自想搞的事：閱讀、寫作、或者只是喝酒、睡覺……

但依我個人看，H.M.最大的價值，在讓世界各地從事文學工作的人們，在這兒互相了解對方的文學工作和對方文學創作環境，和對方的文學傳統與精神。在台灣，作家不理解許多與我們有共同命運的民族與國家的作家與文學生活。在這兒却是一個活生生

的機會，讓作家彼此溝通與討論。使作家通過個人的接觸，理解別的民族與國家的心靈。

愛與正義超越了偏見與仇恨

其次，H.M.表現了文學藝術爲人類和平與團結的性質。在一次非洲文學討論會上，一位以色列籍訪問女詩人在會上宣讀了她的兩首詩。一首描寫在戰場上瀕死的以色列士兵，忽然領悟到在這一場以色列·阿拉伯戰爭中，俄製坦克、美製飛彈和軍火，法製噴射戰機在殺戮著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而兩方的軍人，只不過是世界各國軍火商人的「玩具兵」，而感到對戰爭的憎恨。第二首描寫了一位在戰地上瀕死的阿拉伯士兵，向他故鄉的愛人寫訣別的信，告訴她他是多麼厭惡戰爭，夢想著民族間的和平與正義，夢想著回到愛人的懷抱……引起了在座埃及作家、巴勒斯坦詩人和伊拉克聽衆熱烈的掌聲，場面至爲感人。文學對人道主義、愛和正義的關心，超越了政治、偏見和仇恨，在全場雷動的掌聲中，四海兄弟的崇高理念，溫暖的流過我欲泣的心中。

問：談一談至今爲止，你來H.M.的感覺好嗎？

陳：最深刻的感受，是我理解到在世界極大多數的地方，作家、藝術家和新聞記者、教授、學生永遠是政治迫害最先、最快的犧牲者。許多第三世界的作家告訴我他們文學同仁受到政治迫害的故事。文藝上表達

的自由，在全世界範圍內受到粗暴的限制與摧殘。去年來 H.M.S. 的菲律賓作家回去不久就被逮捕，目前是軟禁狀態。

有許多作家也是屢次申請出境不准，這是來 H.M.S. 第一次獲准出境的。有一位土耳其作家一直上飛機那天才拿到護照。

問：這樣看來，你不是唯一受到限制出境的作家了。

陳：是啊（笑），而且，嚴格地說，一九六八年我被捕，並不是因為我在文學上的活動。在細節比較上，我發現自己還比他們若干人「幸運」。我為此高興，也為這世界性的現實感到悲憤。多麼複雜的心情！

每年，H.M.S. 都有若干被邀的作家，因為他們政府不放心，不能來。今年是一位蘇聯作家，一位波蘭作家，和一位捷克作家不能來。為他們預訂的房間，安靜而沈默地鎖著，形成每天我們眼中難堪的悲憤與譴責。我真高興兩個台灣作家的房間經常生動而有生氣的開關關……（笑）。

第三世界文化正迅速解體

問：你一向注意第三世界文學，要大家關心甚至學習第三世界的文學。這一次你和第三世界作家們共同生活，有什麼心得嗎？

陳：到目前為止，我只和一部分作家談過，還沒有全接觸。對東歐作家，我也很有興趣，可是還沒有開始接觸。但是初步有些強烈的感受。

第一，第三世界文化的解體比我想像的還嚴重。大部份的非洲國家和南美國家，當

西方殖民者來時，自己的土著文化很落後——有的只有石器時代稍後——從十六、七世紀開始，他們形成一個由消失中的土著文明和西方文明「並存」，而實際是土著文明消亡過程的文化結構。菲律賓的民族主義，鄉土作家要花極大的力氣教育自己和讀者：塔加羅（Tagalog）語（而不是英語）才是菲律賓實語。有一位菲律賓作家說，貧窮的菲律賓人民每天吃熱狗，喝可口可樂，聽美國流行音樂，跳美國熱舞，說英語……。我們一塊去美國商店買東西，他苦笑著對我說，這超級市場、購物中心、琳瑯滿目的東西，有一大部分我耳熟能詳。在菲律賓，從早到晚，我們消費和美國同樣廠牌的東西！

相形之下，我們老祖宗為我們留下一套自己的語言、文字和文化，是多麼可以感謝！沒有這些，民族認同就沒有依歸啊……。

文學應有民族風格

第二，文學上爭論的焦點，我們和第三世界一樣。在印度、菲律賓、非洲和南美，西化（即過去殖民地影響）問題，比我們還嚴重。用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寫作，成名快，受到西方學院「承認」也快；用母語寫，讀者文盲多，方言多，是一個艱苦的鬥爭。他們每一個國家，有認為文學為「宇宙性藝術」，不必有民族特點；認為文學要有一「美學上的精緻性」，不要為政治運動吶喊的西化派和買辦文學派。但是，同樣也有主張文學為廣大苦難同胞，文學應有民族風格，文學應該干涉生活，為反抗帝國主義和封建

主義，為民族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真正獨立而奮鬥的「鄉土」派。但是相形之下，第三世界很多國家西方化的勢力，這比其在台灣要大的多。這是因為歷史上舊殖民主義的強大遺留，也是新殖民主義強大影響的結果吧。殖民主義對歷史、文化、心靈……的殘害性影響，他們是比我們嚴重得多。

另外，還有一個共同點（笑）。西化派總是指責鄉土派為「共產黨！」我親眼看見一個埃及作家（他主張文學的唯美主義，英文說的呱呱叫），在非洲文學討論會上，當眾指控目前被關在埃及監獄中的文學同事為「共產黨！」（笑）當年余光中、彭歌，一直到今天的一些人，也指責鄉土文學是「共產黨」。他們真是相像！（笑）

相形之下，我們文學上的問題，和整個第三世界有很大的共同點。在這共同點的感受中，我也「慶幸」我們有比他們更完整的文化和語言傳統。正是這傳統，使我們歷經日本五十年統治而不會被日本同化。此外，過去歷史上殖民主義在心靈、語言、文化、文學的影響和支配性，比起我們第三世界的朋友要輕得多。為此，我又慶幸（為了自己），又悲哀（為了他們和我們整個第三世界）。我們真該好好珍惜自己，更努力去理解第三世界和他的文學，更努力地文學上做出成績來。

第三，我覺得第三世界文學家們，他們的歷史、思想的焦點很明白。他們關心社會、民族、祖國的前途。他們關心人的命運，關心人應有的尊嚴。從他們的談話和作品中

，他們是向外看人和人的命運的。

相形之下，台灣作家是向內看的。他只看到自己的感情和心理流動。不客氣的說，我們的很多文學，沒有歷史、社會、人生活等思考的焦點。從台灣出來，我自然有一種衛護台灣的感情。相形之下，為台灣文學的發展，真是焦急啊！

我還是這樣主張，要研究第三世界的文學——她的歷史、運動、作品和理論，並從中汲取豐富的啓示和滋養。

有自己的思想， 才有自尊與持重

問：作為一個被邀請的作家，你怎麼看待 HWP 這樣難得的機會？你期望如何來從中得到益處？對以後有機會被邀的人，你有什麼建議？

陳：這是個好問題。第一，我把這個機會當做開展自己認識和胸襟視野的好機會。我幸好自己有些外文能力，能夠深入的和別人溝通，相互學習。有些作家英文不行，就要抓 HWP 中國同事來當翻譯。不然整天在這兒作夢，喝洋酒過癮、裝瘋、混日子……太可惜了。

第二，更覺謙虛、謹慎的重要。來這兒的作家，他固然不認識你的大名，你同樣的也不知道別人的「重要性」。千萬不要自我中心，老以為自己是世界級大作家，應該全世界都認識你，把自己丟開，懷著熱心、好奇去認識別人——別人的看法、信念、問題和痛苦，以及別人力量的泉源。看看別人同他

們的讀者、社會、生活與人民是處在什麼樣的關係。看看別人在寫什麼？為誰寫？為什麼寫……

第三，自己要有思想、文化上的深度，才有從這深度來的自尊和持重，才能有能力及取別人在文化和思想上的啓示。否則不但三個月糊糊塗塗的混過去，還在不知不覺中鬧出許多笑話來。

第四，來 HWP 絕不表示自己在文學藝術上的某種「光榮」或「成就」。它只是個國際性交流機會，絕不增加你原所沒有的文學上的「光榮」，絲毫不足以傲同人。它最重大的意義，是國際文學工作者間增進彼此理解和善意，互相激勉、互相學習的機會。而這機會，只有善於「利用」的人，才能真真正得到它的惠益。

問：後頭還有二個月，你有什麼計劃嗎？

陳：我得更快的做好有系統的對第三世界和東歐作家的訪談與討論。有些書和刊物要讀。此外，我要看看「另外的美國」——貧民區、黑人區、少數民族、Conter-Curtis 組織（例如最近的反核組織）……等等。

有幾個大學會安排演講，我以為這演講愈少愈好。我不是學者，在講台上沒有什麼可貢獻。不過如果是必要而不可推辭的演講，我要儘力做好準備，不羞辱聽眾的知識，也不使台灣作家的名蒙羞。真是苦事啊……（笑）。

我同他說，你受苦了

問：對了，大陸作家來了幾位？談過嗎？印象怎樣？

陳：他們一共來了三位，老劇作家吳祖光。中年女作家茹志鵑和她的女兒——當代在大陸據說頗受注目的青年作家王安憶。

一般印象是他（她）們很坦率，樸直。吳祖光從五十年代走反右時就被打下去，一直到七〇年下半年才起來。茹志鵑在文革中也打了下去。王是文革後期「插隊」過的一代。同他（她）們比，我吃過的一點「苦」，就不算什麼了。（笑）另外蕭乾和他的夫人文潔若也在此應大學部的邀請留一個月。他也是個「老右派」；我同他說，你受苦了。他笑嘻嘻的拍我的肩膀：「彼此彼此，鍛鍊嘛！」（笑）。吳祖光的反應也差不多。

談他們的文學吧。我花了預計以外的時間讀他們的作品。我覺得如果中共再「放」個五十年，而且「放」得更寬——據我了解，目前中共對文學題材決不是完全沒有「禁區」的——大陸的文學創作成績一定會超過我們。這使我內心焦急的不得了。從台灣出來的嘛，特別希望不輸給人家（笑）。我想起有些人說台灣文學已經如何的了不起了。說這話的人，如果是出於情感，沒有什麼說的。然而，這種自負的態度，是會妨礙台灣文學進步的。一個文學如果短少對生活、歷史、人和思想的焦點，那怕是語言上的，「技巧」上再怎麼精雕細琢，都只是一堆廢紙。

國民黨作家辜負了
做為一個中國作家的任務

我想，我們台灣文學也該「放」一「放」了。（笑）讓作家更自由的去想、去讀書、去寫！開放幾個「禁區」吧。現實上一些問題，要鼓勵作家敢於研究、敢寫出來。我和第三世界作家談過，發現他們與中國作家一樣，沒有一個作家是蓄意與政府作對的。他們只與不公、不法、殘暴作對罷了。他們基本上是愛國者，關心祖國和人民的命運的。來到美國，我特別為我能在台灣自己發表「鈴鐺花」和「山路」感到驕傲。這使我可以對大陸作家說：我們也挺「放」的。敏感的題材，我們也照樣可以碰。比起中共黨員作家，如劉賓雁、白樺、茹志鵲、吳祖光：；台灣的國民黨作家，不但辜負了他的黨，也辜負了做為一個中國作家的任務。在愛國主義和忠於國民黨理念的原則上，台灣的黨員作家應該通過傑出的作品，負起批評和團結的責任，為台灣文學的「放」，起帶頭作用。

至於問到他們政策上會不會再收？他們說，「應該不會吧……」，「如果會就糟了」，「收了幾十年，文學界死氣沉沉。一放，你看，只這幾年，出了多少作家，寫了多少作品……」。我聽著，心中有股悲憤。二岸的中國作家，幾十年來，多麼渴望著表現的自由啊……。

問：謝謝你。今天你講的，全可以發表嗎？

陳：噢（打起信心）。沒什麼嘛，講得全是實話嘛！（笑）

搶回過去三十年虛擲的光陰

現在請你閱讀這些詩人的詩集，他們為你也為詩搶回三十年虛擲的光陰

從七〇年代開始，現代主義在文學、詩、繪畫、音樂等各國陣地敗退下來。新詩大論戰後，為現實主義的、中國風格的、干涉生活的文學藝術，準備好認識的條件。 — 陳映真

- 林華州 / 澳南悲歌 / 定價80元
- 詹 瀨 / 土地，請站起來說話 / 定價80元
- 廖莫白 / 戶口名簿 / 定價80元 三冊190元

與蔣勳詩集合購四冊 245元，遠流出版社郵撥189456號。

〈聯經出版〉

王曉波
張純 合著

定價：一五〇元

韓非思想的歷史研究

王曉波 / 著

定價：一五〇元

本書係作者多年研究之結晶，內容豐富，論證嚴密，為研究韓非思想之重要參考書。全書共分八章，由作者親自撰寫，內容詳實，論證嚴密，為研究韓非思想之重要參考書。全書共分八章，由作者親自撰寫，內容詳實，論證嚴密，為研究韓非思想之重要參考書。